語言文化

3 1761 12028661 2

港式廣府話研究

次文化堂・現象文化

吳昊

II

_HK

Presented to

The Richard Charles Lee
Canada-Hong Kong Library

利銘澤典成

by

劉天賜 先生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IES

天賜兄斧正

次文化

現象文化

時代見証

吳

8/94

Digitized by the Internet Archive
in 2024 with funding from
University of Toronto

https://archive.org/details/31761120286612

次文化香港學叢書

現象文化系列之十二

俗文化語言（II）

吳昊著

次文化堂出版

RICHARD CHARLES LEE
CANADA HONG KONG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ies
130 St. George Street
8th Floor
Toronto Ontario Canada M5S 1A5

——次文化現象文化系列⑫

俗文化語言(II)

作　　者：吳　昊

社　　長：彭志銘

發 行 人：黃世豪

出版顧問：馬傑偉

發行經理：鄭偉龍

編　　輯：馬適之

助理編輯：陳喜萍

封面設計：原秋白

出　　版：次文化有限公司

地　　址：九龍彌敦道 612—618 號
好望角大廈 10 樓 1009 室

電　　話：7805625

印　　刷：友聲國際印刷有限公司

總 經 銷：利源書報社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1994 年 4 月初版

書　　號：SCB165

ISBN：962-7420-05-22B

定　　價：HK$60

©一九九四年 版權爲次文化有限公司所有，嚴禁作全部或局部翻印、複印、轉載或其他用途。

＊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裝釘錯誤，請寄回本公司更換。

《香港話大系》宣言

香港俗話，過去的不斷湮沒，現在的又不斷增加，眞是浩如煙海，其天地之大、堂奧之深，非要作長時間收集、整理和研究，還動用大量人力物力，不能有顯赫成果。

查香港俗語出處，源廣流闊，簡直百川滙海，絕對字字有所本，可能來自：

（１）古代漢語；
（２）廣東地區方言（例如客家話）；
（３）外省語（例如上海話）；
（４）外國語（例如英語）；
（５）書面語；
（６）歌謠（例如童謠、民歌）；
（７）背語（即行頭話、術語）；
（８）格言、諺語；
（９）俏皮話（例如歇後語）；
（10）口頭禪；
（11）穢語（俗稱「粗口」）；
（12）江湖切口（例如黑社會暗語）；
（13）佛道眞言；
（14）生活文娛詞彙；
（15）地名及人名等。

次文化堂勇敢地踏上第一步，陸續出版一系列研究香港俗語的書籍，更呼籲各界文化友好、前輩老師一起在遼闊的俗話境地上耕耘，羣策羣力，衆志成城，支持我們，讓《香港話大系》能包羅萬有，對過去的發掘鉤沉，對現在的網羅保留，能一本一本的出版下去，謝謝！

前　言：龍種與跳蚤

香港俗話，多姿多采，它承繼粵語俗話的寶庫，亦能大量開創自己的空間，只可惜在過去甚少有學者著書立說，窮源竟委，以致很多俗話失去了出處，甚至淹沒不爲人知。

清朝錢大昭撰《邇言》，沈濤爲之序說：「豈知街談巷語，亦字字有所本，世之人習焉不察。」

沒錯，俗話者應是字字有所本源才對。

世人認爲廣東及香港俗語，無字可寫，無文可讀，無書可據，實在大錯特錯。其天地之大、堂奧之深，非要作長時間研究，不能有甚麼成果。字源錯綜複雜，但趣味盎然，本人力微智弱，初步探源，亦有所發現關於廣東及香港俗話出處有來自：

古代漢語、中國各地方言、洋爲中用的外國語、各行各業的隱語、黑社會背語，甚至佛偈禪話和地名、人名等……

簡直不能一一舉例闡明，就舉有關地名、人名產生的俗話爲例，舊時香港人一談及某某人「孭鑊」，就會贈他一句「害死亞堅」。這亞堅究竟是誰？

原來他就是香港開埠初期的警務處長威廉・堅（中區街道「堅道」以他爲名），他到任時香港盜賊如毛，有一次竟連港督官邸都被小偷光顧，亞堅就被港督責難，認爲辦事不力，差點「燉冬菇」，這就是「害死亞堅」一詞來源了。

此所以，香港的俗話天地是妙趣無窮的，它橫得文字學、民俗學、掌故軼聞、歷史文化、人物地理的範疇，你可以嚴肅的處

理，大做學問，但又可以作談笑的資料，領悟點人情世故。

我與次文化堂出版人彭志銘兄已經極盡努力，耕耘於遼闊的香港俗話荒地上，實在力量有限，錯誤難免……但所出版之書，目的是拋磚引玉，希望獲得前輩反應和加以斧正，最重要者，請向我們提供更多的線索，網羅更多的香港俗話……。

海涅的詩句：「我播下的是龍種，收穫的卻是跳蚤。」

眞的如此，我們是萬大不願意的，我們要把詩句改爲：「我播下的是蚤種，收穫的卻是恐龍。」

希望羣策羣力，我們的香港俗文化語言系列能夠一本一本的出版下去，我只是開始，也希望有志者能背負起這個沉重得使人窒息的包袱，努力下去。

吳昊　序於香江　1994.3.

目錄

恭喜發財 …… 3
金梳 …… 5
萬歲 …… 6
打齋鶴 …… 8
火麒麟 …… 9
鞋桶砂 …… 10
燒壞瓦 …… 11
倒亂磚頭 …… 12
肇慶荷包 …… 13
亞六捉蛤 …… 14
水瓜打狗 …… 15
阿超採耳 …… 16
盲佬貼符 …… 18
市橋蠟燭 …… 19
火燒旗杆 …… 20
阿先 …… 21
黃腥醫眼 …… 22
放路溪錢 …… 23
佛山孝子 …… 24
亞聾送殯 …… 26
年晚煎堆 …… 28
牛嚡牡丹 …… 29
冇掩雞籠 …… 31
蛋家雞見水 …… 32

蛋家雞 …… 33
蛋家婆打仔 …… 35
艇婆 …… 36
神枱貓屎 …… 37
老鼠跌落天秤 …… 38
周先生講書 …… 39
風吹雞蛋殼 …… 40
二叔公耕田 …… 41
東莞佬猜枚 …… 42
亞蘭嫁亞瑞 …… 43
老周旺船 …… 44
亞崩咬狗蝨 …… 46
屎艇扒第一 …… 47
秀才手巾 …… 48
閻羅王揸攤 …… 49
大花面抹眼淚 …… 50
冇鼻佬戴眼鏡 …… 51
缸瓦船打老虎 …… 52
駝背佬上樓梯 …… 53
鹹蝦撐 …… 54
笳喇蘇 …… 56
鄉里 …… 57
亞燦 …… 58
豬頭丙 …… 60

壽頭 …… 61
苦瓜乾 …… 62
風頭蠹 …… 63
老坑・老姆婆 …… 64
食屎狗 …… 65
煙屎佬 …… 66
十三點 …… 68
衰牌 …… 69
躝屍赶路 …… 70
醜怪 …… 71
墨魚 …… 72
混吉 …… 73
作死・作賤 …… 74
坳胡 …… 75
拉柴 …… 77
薯鈍 …… 78
你講嘢呀 …… 80
捉黃腳雞 …… 81
鬼馬 …… 82
單丁 …… 83
硬頸 …… 84
嬲 …… 85
嫖口嫖面 …… 86
日哦夜哦 …… 87

依依哦哦 …… 88
水皮 …… 89
滑口 …… 90
有本事 …… 91
唔中用 …… 92
牙擦擦 …… 93
奀 …… 94
溝女 …… 95
敲竹杠 …… 97
搭撒 …… 99
反斗 …… 101
靚溜 …… 102
冇厘神氣 …… 103
架勢 …… 104
姣 …… 105
蠻雷 …… 106
蠢蠹 …… 108
詐假意 …… 109
叻 …… 110
精叻 …… 111
吹牛皮 …… 112
哨牙 …… 114
發朗揆 …… 115
眼睩睩 …… 116

眼瞓瞓 …… 117
單料銅煲 …… 118
鬼雞 …… 119
拋生藕 …… 120
石罅米 …… 121
搞笑 …… 122
咯口水 …… 123
講手 …… 124
磨爛蓆 …… 125
收科 …… 126
神棍 …… 127
頂櫳 …… 128
搵外快 …… 130
秘撈 …… 131
開刀 …… 132
金裝 …… 133
解纜 …… 134
硬淨 …… 135
攞 …… 136
朱義盛 …… 138
一鑊粥 …… 139
擺烏龍 …… 140
暈酡酡 …… 142
食大圍 …… 143

大雜會 …… 144
爆棚 …… 146
矇查查 …… 148
啱啱線 …… 149
赤柱 …… 150
打斧頭 …… 151
新澤西 …… 153
走後門 …… 154
正斗 …… 155
過癮 …… 156
屈蛇 …… 157
水爲財 …… 159
制水 …… 160
濕滯 …… 162
密質質 …… 163
行貨 …… 164
冚家 …… 165
冚辦爛 …… 167
油水 …… 169
介口 …… 170
標青 …… 171
雨潎潎 …… 173
好抵 …… 174
第一把交椅 …… 175

天字第一號…… 177
頂趾鞋…… 178
黑…… 180
擇駛…… 182
花樣…… 184
頭先…… 185
打倒褪…… 186
直頭…… 187
終歸…… 188
聚財…… 189
十零…… 190
死好…… 191
矜貴…… 192
冇符…… 193
符弗…… 194
攞膽…… 195
大鑊…… 196
山卡喇…… 197
金叵羅…… 198
魚腩…… 199
餓鬼投胎…… 200
滾水澆腳…… 201
吊起嚟賣…… 202
照田雞…… 203

祭五臟廟…… 205
嗹嗹帝…… 206
趁墟咁早…… 207
趕住趁墟…… 209
濕浙浙…… 210
流嘢…… 211
流電…… 212
成個…… 213
桅…… 214
乜…… 215
乜東東…… 217
參考書目…… 219
作者簡介…… 221

俗文化語言・II

恭喜發財

作爲本書第一篇，先來個吉利語吧！

「恭喜，恭喜，恭喜發財！」

「恭喜發財！萬事勝意！」這是中國人過年時必講的吉利語。

講完恭喜發財之後，回心一想：「呢句拜年吉利語，古時唔覺有，究竟始於何時？」

嘩，簡直給它考起也。

我曾經看過一篇文章，它推斷「恭喜發財」發源自廣州十三行，這處的商人專與洋人交往，賺錢無數，每日掛在唇邊就是「錢」字，所以連帶新春拜年，都要互道「恭喜發財」。直到很晚近，此語才北傳也。

該文所引用資料，是中國通A. C. HUNTER一八八二年發表《番鬼在廣州》一書，記錄了十三行華商拜年時，劈頭第一句就是「恭喜發財」了。

亨特描寫當時拜年情形：「在新年的第二日或第三日，你會突然聽到在商館外邊有了走在轎子前面僕役腳步聲，這是由四名穿着一色天青制服的轎夫抬着，其中坐着是一位行商，他的名片早已預先由一個僕人送到……你要到門口迎接你的客人，他一面走進來一面向你拱起雙手，低低的躬身並向你祝賀着：『KUNG-HE-FAT-TSAI』！」

這位亨特先生自幼在馬六甲一間書院學習中文，一八二五年二月經過一百二十五日的旅程，從紐約來到了廣州，參加了美國人在廣州開辦旗昌洋行，先作店員，其後成爲股東，一八四二年退休回國，著《番鬼在廣州》，其中有一節這樣說：「有一種每年一度的風俗，使我們在廣州的人非常高興熟悉了的，乃是那種在每年新年前幾天，由那些整年同我們生意往來最多的行商或絲商送來的『金梳』CUMSHAW。這種『金梳』包括最好的茶葉，盛在有裝飾的漆盒內，以及五彩絲繡的南京緞、披巾、最好的夏布，還有許多乾果，如蜜餞金橘、南京黑棗、荔枝乾之類……商行裏的年輕行員，照例將這些禮物由船上帶回家去，半作禮品半作出售，這樣每年總可以獲得幾百元的額外收入呢。」

書中所記之「金梳」，是個來歷很隱晦難究俗話，在這裏似乎是指華人向洋人送禮，或官吏向外人索賄的通稱也。

金梳

清末，洋人在廣州十三行拜年，一講到送禮便有叫「金梳」（CUMSHAW）的俗語，其來歷甚爲晦隱難究。

清代的華人向洋人送禮，或官吏向外人索賄，都通稱「金梳」，演變到凡是禮物茶資堂金皆可稱爲「金梳」，甚至乞丐向水兵討錢也口稱「大班，金梳金梳！」

「金梳」這俗話，直至戰後香港的艇家（特別接駁洋水兵上岸的），都有講哽。一般認爲這「金梳」，係來自鹹水英文COME SHORE，那些艇家講得不正，變爲「金梳」了。

不過，中國通HERBERT A.GILES一八八六年著《A GLOSSARY OF REFERENCE ON SUBJECTS CONNECTED WITH THE FAR EAST》錄有CUMSHAW一字，其解釋如此：「任何一種禮物。語出廈門話『感謝』之音譯，乃中國乞丐向洋人討錢時說的。」如果照這個解釋，「金梳，金梳」就即係「多謝，多謝」的意思也。

這「金梳」又有相當多的變奏，例如「金梳茶」（華人贈給洋人的名貴茶葉）、「金梳艇」（接駁洋人上岸的舢舨艇）、「哈囉，金梳」（向洋人兜搭生意）、「金梳，幾毫子！」（向洋人乞錢）等等。

萬歲

「共和國萬歲……民主萬歲，自由萬歲！」

一九八九年六月二十八日，吾爾開希錄象與錄音透過香港傳播媒介，傳開去，傳到世界各地去，他向大家肯定自己生存和脫險，還冷靜而有力的爲民主自由呼喚着萬歲。

沒錯，「萬歲」，本《俗文化語言》有使命重新闡釋它的意義，因爲它反映了恆久以來封建與民主之間的矛盾。

「萬歲」，永遠存在之意，最早時係屬於臣下對君主祝賀之辭。《事物紀原》卷一：「戰國時，秦王見藺相如奉璧，田單僞約降燕，馮諼焚孟嘗君債券，左右及民皆呼萬歲。蓋七國時，衆所喜慶於君者，皆呼萬歲。秦漢以來，臣下對見於君，拜恩慶賀，率以爲常。」這段話指出，早在戰國時代，某些封建主因得民心，於是「民稱萬歲」也。

秦漢以後，臣子朝見國君，拜恩慶賀，也常常呼喊「萬歲」，逐漸成爲一種禮節，爲了表示對皇帝尊敬，便成爲帝王代稱了。不過，其時民間亦愛用「萬歲」互相祝賀，只相等於「萬壽無疆」、「年年有今日，歲歲有今朝」之意，而皇帝老子也不干涉，容許着「萬歲」平民化，不過好景不常……

雖然漢武帝曾想把「萬歲」攫爲己有，不許民間亂用，但是人們並不全照他意旨，一到高興，互相道賀時還是歡呼「萬歲」。

到了宋朝，「萬歲」喪失了民主。如果有大臣被呼爲「萬歲」，立刻犯禁，身受重罰。以忠臣聞名的寇準有一次出巡，路上遇到狂人迎馬高呼「萬歲」，其政敵得知後，便向皇帝告發，以致寇準被貶官也。

可見，自從宋朝開始，「萬歲」一詞成了皇帝專用名詞，如果誰再隨意歡呼「萬歲」，就會有殺身之禍。

到明朝以後，規定更加嚴格，簡直到了登峯造極地步。

清王朝被推翻後，「萬歲」一詞才回到民間：「中華人民共和國萬歲，民主萬歲，自由萬歲！」

不過，中共政權曾一度壟斷「萬歲」，據西南財經大學出版社《文革笑料集》載：「中國古代有『三呼萬歲』……『文革』中有不絕於耳的『萬歲』，在三呼的基礎上翻了若干倍。有一首歌叫《萬歲毛主席》，全曲共三段，每段唱八個『萬歲』……加起來一共是二十四個『萬歲』……」嘿，封建迂腐得難以想像也。

瘋狂的年代，連郵票上，也印上「毛主席萬歲」的字句。

打齋鶴

「打齋鶴——導人升仙。」

趣怪香港話竟連動物都不放過，但想眞點，此「打齋鶴」究竟係死物還是動物，似乎有點混淆不清也。

先說「打齋」，舊時香港係沿廣東習俗，人死之後，其家人必爲之「打齋」超度。七七四十九日，除了第四個「七」和第六個「七」不必打齋之外，其餘都要。

打齋云者，是請幾位大師在死者靈前唸經做法事之謂。據說，這樣打齋之後，死者就算在陽間有甚麼不可赦宥之大罪，在陰間也不致打落十八層地獄……

打齋之家，門外高豎幡竿，竿上有用紙和竹篾紮成的白鶴。據說此鶴可以引導亡魂升到仙界去的，此之謂「打齋鶴」。

騎鶴升仙之說，《幼學故事瓊林》：「腰纏十萬貫，騎鶴上揚州，謂仙人而兼富貴。」白居易也吟過「曾陪鶴馭兩三仙」，羅隱也有「且憑鶴駕尋滄海」等妙句，都表明鶴乃升仙之「坐駕」也。凡是引導人習染不良嗜好，諸如「嫖、賭、飲、吹（吹鴉片）」，都說是「打齋鶴」——「導人升仙」其實係害死你咁解。

火麒麟

「佢乜都啱嘅，嗜好多多，正一係火麒麟——周身癮。」

哈，哈，麒麟，傳說中的動物，趣怪香港話一樣唔放過，一講到酒肉男女，嫖賭飲吹乜都好，就贈畀佢一句「火麒麟」。

中國的麒麟和龍鳳一樣，是沒有人見過的。洋人世紀初的非洲之旅，見一種像鹿一樣的巨獸，頸和前腳都很長，頭顱高出地上十多呎，歡喜吃樹木的嫩葉，就叫牠GIRAFFE，而日本人就譯作「麒麟」，其實只是「長頸鹿」罷了。

好了，「火麒麟」又怎樣？

香港舊時很興出會，一遇大時節、神誕、英皇加冕等，便會舉行會景巡行，有花車、有舞龍、有八音、有煙花，好不熱鬧……

不可少的，就是這隻「火麒麟」了，它是紙紮舖的精巧紮作，用竹條紮成一個骨架，再糊上紗紙，四隻蹄配上四個輪子，人牽着它，就發出詩人杜甫所形容的「車轔轔」的聲音，在道上走過。這「麒麟」的頭尾四肢都不時噴出五光十色的煙火，蔚爲奇觀也。其實，它身上藏有很多火藥引，一經點燃，就變作「火麒麟」了。要知道，「引」與「癮」同音，「周身癮（嗜好）」就是這樣來的。

鞋桶砂

「鞋桶砂——戽清至得安樂。」

舊時趣怪香港話愛譏笑敗家仔爲「鞋桶砂」，如今久已遺忘，但有必要發掘出來與大家分享的。

從前未興洋鞋（俗稱「鬼鞋」），我們香港人所穿都是布面氈底的「唐鞋」，其時最流行的牌子就係廣州出品之「天官孖梁」牌布鞋了。

好了，甚麼叫「鞋桶」？

但凡容器都叫「桶」的，例如「水桶」、「櫃桶」（即「抽屜」）等，而鞋身容納你的腳兒的地方就是「鞋桶」了。

舊時之城鄉，市政不講，道路不修，沙塵滾滾，「唐鞋」不像「鬼鞋」（因「鬼鞋」用皮做），走起路來很易磨損，砂石就很易侵進鞋桶，使你的腳受罪，寸步難行，「戽之爲快」也。

順帶一談這個「戽」（音「富」），饒秉才等編著《廣州話方言詞典》收錄「戽被」一辭：「戽被，蹬被子，指小孩睡覺時把被子蹬掉。」

「戽被」之外，也可「戽水」，總之但凡講到褪掉或傾出等，趣怪香港話就叫做「戽」，而敗家仔所謂「戽晒成副身家」，亦係此「戽」字。所以，二世祖之流，就被譏之爲「鞋桶砂——戽清至得安樂」也。

燒壞瓦

「燒壞瓦——唔入疊。」

舊時趣怪香港話好興一口氣講：「正一係倒亂磚頭燒壞瓦。」

瓦跟磚頭，都是古老建築物的主要材料，磚造牆壁，瓦造屋蓋，磚是出於磚窰，瓦是出於瓦窰，同時要經過燒煉，所以常常「磚瓦」並稱的。

瓦片有好有劣，如中國宮殿的紅牆綠瓦之瓦，當然矜貴，至於秦甎漢瓦之瓦，不獨古色古香，且足爲金石家考據的資料也。

瓦跟磚一樣，也要整齊劃一，如果丟在窰裏燒煉的時候，偶一不愼，把它燒壞，變得非驢非馬，不倫不類，跟那些完整的瓦片無法相同，一疊一疊的放置一處時，自然顯出其壞處而須從這瓦疊裏拏出來作廢，因而「燒」壞瓦，有「唔入疊」之意——「疊」字，廣州話讀「踏」——即無法加入一疊疊既齊且整的瓦片裏。

女人選擇男人，無一合意，就是「倒亂磚頭——冇個啱」，男人選擇女人，覺得對方距離標準太遠，有如「籮底橙——揀唔上手」，這就是「燒壞瓦——唔入疊」了。

倒亂磚頭

爲何「倒亂磚頭」會「冇個啱」呢？

今之香港建築，唔興用磚頭，故此連舊時的趣怪俗話「倒亂磚頭」都給人遺忘了。

磚頭，魯班師傅教落，蓋房子必需之材料，有青磚，有紅磚，青磚蓋造的房子，比較紅磚蓋造的爲矜貴。

從前，如果你有一間「青磚石腳油桶耳」的大屋，就足以誇示你的家闊，那些「過水磨」的青磚，砌得齊齊整整，磚和磚之間的灰線，平均正直，充分表現出一種建築美感也。

青磚紅磚之外，還有一種「大泥磚」，鄉下人做村屋的材料。青磚和紅磚都是在洪爐般的磚窰燒出來，但大泥磚卻無需磚窰，只要在田裏把泥掘起，放在一只「日」字樣的木框裏，放在太陽下曬乾就行。俗語叫開罪顧客的夥計做「大泥磚」——注腳是「塞門口」也。

好了，再講「過水磨」青磚，要建築整齊，必須個個大小如一，不得一大一小，或一個平滑，一個凹凸。因此砌磚時要十分仔細，不然的話，隆然倒下，全都打崩，無一完整。故曰：倒亂磚頭者，冇個啱（沒一個合）也。

此語引伸到男女找對象，總是揀來揀去，揀不到合意的，這就叫做「倒亂磚頭」了。

肇慶荷包

「肇慶荷包——馱衰人。」

香港人好風水，頗迷信，賭馬之日忌買書及遇師姑等，舊時之「八卦婆」者流，更時常罵其媳婦：「正一肇慶荷包——馱衰我個仔！」

這「肇慶荷包」留下兩個疑問。

其一，爲甚麼但凡小錢袋就叫荷包？

《紅樓夢》第十七回：「（寶玉）因忙把衣解了，從裏面衣襟上將所繫的荷包解了下來。」

或者，荷包之爲物，因爲是裝錢的，而舊時之錢幣頗像一小片初生的荷葉，因有「荷錢」之名。趙長卿《朝中措・首夏》詞：「荷錢浮翠點前溪，梅雨日長時。」

既然「荷」與「錢」扯上關係，裝錢的小錢包就叫做「荷包」了。在清朝時代，官場愛贈荷包，婚嫁亦愛贈荷包，象徵着做官的「陞官發財」，新婚的則「長命富貴」和「添丁發財」，屬非常好意頭也。

其二，爲甚麼肇慶荷包馱衰人？

嘿，翻遍整部《肇慶府誌》都沒有論及這肇慶荷包，也許當地出產荷包易爛，漏去錢財，所以，「馱衰人」吧！

亞六捉蛤

「亞六捉蛤——局住」。

此乃久已遺忘之趣怪俗語，在此有必要鉤沉一下。

亞六何許人，不得而知，總之鄉下佬一名，晚上到田間捉田雞煲粥宵夜。

田雞也者，俗稱「蛤蟆」。

鄉下人捉蛤簡直易如反掌，他們提着盞火水燈在田間走動，只要聞得有「閣閣」聲，就知道這蛤的蹤迹了，便拿燈靠近一照，而蛤最畏火光，立刻閉目，動也不動，捉蛤者便手到擒來，輕而易舉。但傳說的亞六不知其中道理，恐怕隻蛤詐戇，一於搵個大湯碗反轉，蓋下去，把牠「局住」不放，動用兩隻手去捉，非常忙亂，從此成爲笑柄了。

所以，「亞六捉蛤」，其注腳就是「局住」——出於無奈，迫不得已也。

順帶一談「局住」起源。羅翽雲先生著《客方言・釋言》：「迫人有所爲曰局，局無迫義，字當爲尷，《說文》尷，迫也……（尷者）巨鳩，去鳩二切，案客語言局者，即尷之轉音也。」

「被迫」就叫做「局住」，原來係客家話，而此「局」又係古字「尷」的轉音。如今香港全面城市化，這種捉蛤活動早已消失，亞六亦被忘記了。

水瓜打狗

「水瓜打狗係乜意思？」

現在到街市買菜，很少見有水瓜賣。舊時香港空地較多，三層的樓宇天台較寬，家家戶戶用竹搭個水瓜棚種植水瓜，一來可遮蔭乘涼，二來可以有水瓜作蔬菜。

水瓜是青綠色，長形，約一尺，持着像木槌。而討厭的狗在給你麻煩的時候，你就順手拿起水瓜敲打狗頭，但水瓜質很脆弱，不堪一擊，就會折斷而成爲兩橛，一橛斷掉，另一橛還在手中。

所以，「水瓜打狗——唔見一橛」。但凡言人之賭輸錢、生意蝕本，損失一半，都可以慨嘆曰：「唉，正式係水瓜打狗也。」

順帶一提，「唔見一橛」之「橛」字，係好古老漢語。《爾雅義疏》解作：「豎木，設於門中……」《說文》指出：「一曰門捆也。」

意思同指一物，即豎立在地上的短木，俾人入門之後用以縛牛馬者。後來，「橛」才解作一半。

《元刊雜劇三十種・西蜀夢》：「燒殘半橛柴，支起九鼎鑊，把那廝四肢梢一節節鋼刀剉。」這裏的「半橛柴」用例，與如今語法一樣也。

阿超採耳

「阿超採耳——慢慢你就知。」

趣怪香港話「阿超採耳」似乎冇人再記得，因爲「採耳」早已不再流行。

從前，「採耳」是剃頭師傅附帶的必要工作，剪髮剃鬚完畢之後，就拿出另外一副器具，有小型剃刀，有耳挖，有小鉗，有耳掃，聚精會神的一挖一夾，把耳朵裏骯髒之物（俗稱「耳屎」）清除出來。受採耳的客人，給他一挖一夾又一掃，怪舒服的。

因爲剃頭師傅的功夫好，若干人竟上了這種癮頭，「飛髮」必採耳，大有非「採」不樂之慨。自從衛生知識普遍之後，「採耳」之舉被認爲不合衛生，恐防發生傳染性的耳病，久而久之，人人拒絕採耳，這功夫也就式微。

據說式微之前，有個剃頭佬叫做阿超者，手勢笨拙，每次替人採耳，定必準備一張特別加長的「橋櫈」，採耳的時候，就叫你改坐在長櫈之上，你若問何以要坐長櫈，他就說：「慢慢你就知。」

原來阿超採耳，每採一下，其痛非常，受採者本能地坐開一點點，這樣坐開坐開……當坐到長櫈的盡頭，他的工作告終，你痛完之後才恍然大悟：「係嘅，阿超採耳眞係慢慢你就知！」

以前，街邊的理髮檔，是附設採耳服務的。反觀現今的髮型師，已不懂這門「手藝」了。

盲佬貼符

近年，香港精神偏向懷舊，連帶世紀初塘西風月都成爲趣談樂事，一些反映妓女文化之趣怪俗話也就捲土重來，例如「盲佬貼符」便是了。

唉，世紀初香港社會民智未開，治病鎮邪之符籙盛行於世，街頭巷尾，無不見其蹤迹。可能盲佬家中鬧鬼，便拿了一道符貼在牆上，只因爲「冇眼睇」，倒轉來貼，於是開眼人見到，立刻呱呱叫：「盲佬貼符，倒貼呀！」

沒錯，「貼」除解作「黏貼」，亦解作「津貼」、「幫補」之義。處此大男人主義時代，男人畀錢女人，天經地義，此謂「津貼」；而女人畀錢男人，咁就係反常，此謂「倒貼」也。「倒貼」一詞，最初流行於妓女界。妓女操的皮肉生涯，不論張三李四，只要有錢，就可以上牀。但她也得有一點精神安慰，所以只要積下一點皮肉錢的時候，便找個小白臉來受用一下。倒貼風氣流行甚速，從妓女而擴張到姬妾到寡婦等……

「倒貼」最早最聞名的，就是那給賣油郎獨佔了去的花魁女。語云：「賭錢包贏，天下營生第一，嫖妓倒貼，人間樂事無雙。」難怪賣油郎羨煞好多男人也。

市橋蠟燭

「市橋蠟燭——假細心。」

但凡譏人扮成很熨貼，「無微不至」的樣子，實則「口不對心」，一切都是假的，就會贈句「市橋蠟燭——假細心」了。

蠟燭，中國很古已有，負責夜裏照明之用，而詩人在燭光底下又會詩興大發，於是《唐詩三百首》裏，爲你琅琅上口的，就有甚麼「蠟燭有心還惜別」、「日暮漢宮傳蠟燭」、「蠟炬成灰淚始乾」等。

好了，「市橋蠟燭」有乜蠱惑？

市橋是廣州附近的大鄉鎮，地屬番禺縣，無甚物產出名，尤其所產之蠟燭更成爲被取笑對象也。

要知道，蠟燭係以耐用爲佳，不一兩分鐘便點完的就是劣貨。中國蠟燭的特點：蠟燭芯是以棉花包裹着竹條爲之，外面蘸上厚厚一層紅色油蠟，只要把尖端的油蠟用小刀切去一兩分，露出棉花芯來，這蠟燭就造好了。偏偏市橋的製造商總是偷工減料，把棉花芯做得粗大，只蘸薄薄的一層紅油蠟，再使露出的棉芯尖端弄得細小，造成「假細心」騙人，用者買回家之後點上，嘿，很快就燃畢，這時才知道上當也。

火燒旗杆

「六合彩金多寶，二千幾萬元，如果中咗……嘩，火燒旗杆——長嘆咯！」此乃香港人渴求發達之心態。

沒錯，言人之大把世界有排嘆，就叫做「火燒旗杆」，亦係取其神韻之趣怪俗語也。

先講舊時旗杆有乜用處，並非標榜甚麼國家民族徽號，而係用來光宗耀祖的。原來大清皇帝開科取士，凡是中選的，就光采地回到家鄉，在大宗祠的前面，高高的豎起一對旗杆，一左一右，直插上天，倒也十分壯觀。

這種旗杆，又叫「闈杆」，原因是從前叫試院做「闈」，會試叫「春闈」，鄉試叫「秋闈」，中選而回去光宗耀祖，在祠堂外所豎起的旗杆就順理成章稱「闈杆」了。

試幻想一下，突然旗杆着火，煙火沖霄，及時救熄，這旗杆已燒得一片焦黑，像一條長長的木炭，所以「火燒旗杆」的結果就是「長炭」了。廣東人愛叫舒舒服服的過日子做「嘆世界」，或簡單叫「嘆」，「嘆」和「炭」同音，「長炭」就係「長嘆」也。

「火燒旗杆」的相反，就叫「火燒燈芯」，因爲燈芯燃後變灰，「冇炭（嘆）」，言人之捱苦冇好日子過也。

阿先

「先生」拆開來叫，早在漢朝時代已經出現，這種省稱是保持至今，北京話則作「先」，廣州話則作「生」（變音「腥」）。

南方，一般男人通稱「阿生」，而北方，一般男人通稱「阿先」，眞係相映成趣也。

《辭海》謂：「先，先生的簡稱。」

《史記・袁盎晁錯列傳》：「學申商刑名于軹張恢先所。」此張恢先即張恢先生。軹即是地名。

清朝王士禛撰《香祖筆記》卷十一：「今人稱先生，古人亦有止稱先者。漢梅福曰：『叔孫先非不忠也。』師古注：『先，猶言先生。』又『鄧先好奇計』及『張談先』之類。後世中宮（太監）稱士大夫曰先生，亦有所本。」

《香祖筆記》講得相當清楚，「先生」早就拆開叫，而宮廷的太監愛稱士大夫做「先生」的。傳到落民間，各行各業的人物都可稱先生，例如「喃嘸先生」、「說書先生」等。

《紅樓夢》第六十二回：「兩位女先兒，要彈詞上壽。」女先，就是彈詞說書的女先生了。

黃腥醫眼

繼續談「先生」可省稱「生」（俗叫「腥」）。

舊時趣怪香港話有句：「黃腥醫眼——有凸」。

嘿，嘿，此「黃腥」並非「黃先生」，而係「黃綠醫生」。

廣東人形容那些庸才，「讀壞書」之流，或「半桶水」之輩，一律叫做「黃黃瘀瘀」。

在過去中國醫界裏，因爲沒有一種好的醫師教育，如果能夠在一所私人設立的「乜乜中醫專門學校」畢業出來，便是「名醫」了。有些，既非祖傳，亦非進過「專門學校」，只有在書攤上找幾本《湯頭歌訣》、《本草綱目》之類，瀏覽一番，便大着膽子，「懸壺濟世」了。

人們就形容這種「三指殺人」（靠三隻指頭把脈）的庸醫，叫作「黃黃綠綠」，其意思等如「黃黃瘀瘀」，簡稱「黃綠」，再拖上「醫生」這條尾巴。

傳說，某黃綠醫生以眼科「著名」，患者的眼睛，一經治療，不但不能夠恢復原狀，反而使之凸起。

俗話，凡是過度者就叫「有凸」，例如花錢過度，已超自己財產以上，我們就稱之爲「黃腥醫眼——有凸」。

放路溪錢

「嘩，個女仔靚到飛起，簡直係放路溪錢——引死人呀！」

趣怪香港話又一鉅獻，「放路溪錢」，有乜典故，何解「引死人」？

「溪錢」，香港人以此稱呼陰間的紙錢，長方形的粗紙，每張刺上三行共九個孔，據說焚化了在地府可當作零錢用，所以冥鏹（即俗話「元寶」）是酆都的「大牛」，而溪錢卻是「碎銀」。

「白楊衰草，紙錢數串，麥飯一盂」就是形容這個死去的人，身後淒涼的情景。

好了，人死出喪，沿途先行散發紙錢，那副棺材則跟在後尾，算是替死人施捨錢財給攔路冤鬼的意思，無論大小出喪，情形都是如此，所差者，有錢人家放的紙錢是用五顏六色的紙，鑿成金錢樣的，而貧窮之家，則將就點用普通溪錢罷了。

此沿途散發溪錢，就叫做「放路」，而紙錢的作用，就是指引死人，避開冤鬼的阻攔，故此「放路溪錢」是含有指引死人的意思。但廣東話的「引」，可解作「引誘」的「引」；而「死人」兩字，又可解作「要命」的意思；「引死人」便是「引誘到要命」也。對於男人，美女當前，不禁慨嘆：「眞係放路溪錢！」

佛山孝子

「佛山孝子——似層層。」

此句趣怪香港話說來是有一段古的。

廣東葬俗傳統，人死最怕身後蕭條，於是便有「職業孝子」出現，專門代客擔幡買水。

據說始創者係清末廣東佛山人阿昆，因爲做得迫眞，生意其門如市，竟成專業。此位阿昆「演技」十足，出殯時淚流滿面，鼻涕長掛兩行，在喪家親人攙扶之下，一直在孝幃裏面號啕大哭，喊得呼天搶地，好像死了親生父母般悲痛，眞係做到「似層層」也。

扮假孝子係有秘訣，在披蔴帶孝時，預先在頭頂處放置一條濕水毛巾，每隔一陣子便舉手輕輕按一下濕巾，水便點點滴滴的流落面上，遠看簡直可以亂眞；至於鼻涕，就更考功夫，先用口含着舊時女人梳頭用之「刨花膠」，間中運氣把膠吸上鼻孔，慢慢這一串膠就吊在鼻孔下面，看起來與鼻涕無異。

唉，所謂「假孝子」源出佛山，世人就用「佛山孝子」來形容那些假仁假義扮孝順之徒，但隨着葬俗變革，出殯遊街成絕響之後，「佛山孝子」行業當然要式微了。

孝子擔幡買水時，常因嚎哭或傷心過度，隨時暈倒，身旁總有人攙扶的。至於「扮演」孝子者，更會演戲做足，因爲暈了，不用再呼天搶地，浪費氣力也。

亞聾送殯

「亞聾送殯——唔聽佢枝死人笛。」

忠言逆耳，拒絕聽別人意見，「吓，你講嘢呀？」此種「睬佢都嘥氣」心態，趣怪香港話就叫做「亞聾送殯」了。

亞聾，香港人愛稱兩耳失聰者爲「聾耳陳」，譏人「撞聾」就叫做「借咗聾耳陳隻耳」，如果要簡單稱呼，就是「亞聾」了。亞聾送殯有乜特色，要詳細描寫一下了。

舊時香港人做喪事非常講排場，務求做到「生榮死哀」，爲了想多點親戚朋友前來祭輓，便廣發訃聞，並且在報紙登出廣告，務求死人消息獲得「一雷天下響」的效果。

親友收得訃聞，是需要送禮的，叫做「奠儀」，而且隆重其事，做得不夠厚就會丟自己的面。而這種「奠儀」，可以幫補喪家殯葬所花的龐大費用……

不過，富有人家無須受戚友厚賻者，則在訃聞底頁的一端書「鼎惠懇辭」或「只領花圈輓聯」，人家就不會送現金做奠儀了。

好了，亞聾登場了，第一聾就是聾於訃聞，借意慳回一筆奠儀：「吓，佢死咗？我點解唔知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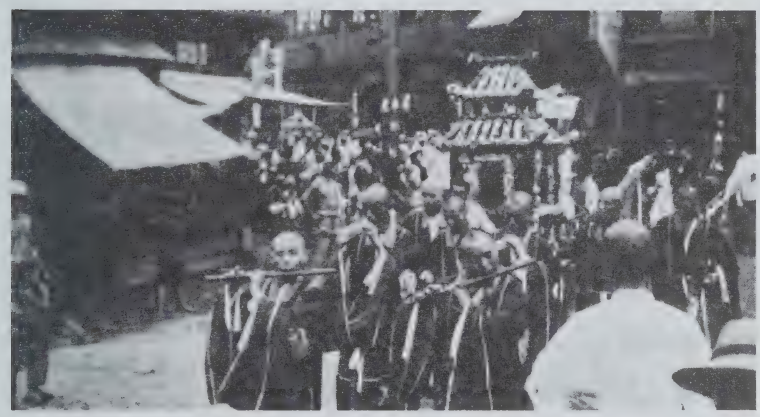
傳說，這個亞聾既廣交遊，又有錢財，於是「打荷包」式的訃聞便向他的家裏送，但是他老是扮聾：「吓……吓……」

人們告訴他：「已經出殯了，還是去一趟吧！」這便拉着

亞聾去送殯……

唉，舊時香港出殯好講排場，喪主備辦儀仗遊街，而親友亦辦儀仗致祭，人龍浩浩蕩蕩，幾百幾千人在街上遊行亦屬常事。

而且，儀仗隊最不可少者就是奏樂的樂隊，而樂器最主要者就是鼓和笛，所以出殯樂隊就俗稱「吹打佬」——吹笛和打鼓也。



好了，在路上，跟孝子辦喪事的人，曉得亞聾有錢，應該幫忙一下，就婉婉曲曲的提高了聲音對亞聾訴說一遍。

第二聾又再登場了，亞聾一言不發，好像在細心去聽他的話一樣，等到那人說完，他卻發問：「吓，又眞係奇上加奇，點解今日送殯我聽唔到吹打佬吹笛嘅？」

言下之意謂：「既然聽唔到笛聲，剛才那人所說之話亦沒有入耳也」。這一招連消帶打，的確厲害。

亞聾這孤寒財主就借聾慳了很多錢，而「唔聽佢支死人笛」就成爲佳話也。

年晚煎堆

「年晚煎堆——人有我有。」

每當挨年近晚，都有人講「年晚煎堆」。

舊時香港人過農曆新年最爲熱鬧，而假期又較今時的長，可以盡情快活，拚命狂歡。過年之前，最重要活動就係辦「年貨」，一來爲了「過節」，二來爲了「送節」。

沒錯，「送節」，拜年時是得向親戚送禮的，特別係老細——唔送禮巴結，嘿……

舊時辦「年貨」，大約是油器、糖果、時花、字畫等。油器是「送節」必要東西，包括煎堆、糖環、油角、芋蝦、米通、炒米餅……這些，其中當然首推煎堆爲第一把交椅，因爲「送節」而冇個煎堆，一定會俾人睇衰也。

所以，廣東煎堆有名貴出品者，專爲送禮用的，就是「九江煎堆」了。但對於那些「朝種樹，晚剚板」的打工仔來說，就要替荷包打算，而歲晚已近，幸虧煎堆也有廉價品。如用爆穀糖膠做餡者，如中空無物像個洩氣皮球者，買了循例送過去，「人有我有」，了卻一宗公案也。

這「年晚煎堆」後來又拿來形容那些寡佬急於結婚，好醜不分，胡亂娶個老婆回家，總之人有我有可也。

牛噍牡丹

「牛噍牡丹——唔知花定草。」

當我們譏笑那些人分不開珍貴和粗賤，甚且食而不知其味者，就稱之爲「牛噍牡丹」（此「噍」讀如「趙」，解作大嚼。）

這牡丹是中國江南特有的花品，屬毛茛科的花卉，高一公尺有多，花瓣有單有重，顏色有紅有紫，也有白。古時沒這稱謂，統叫芍藥，又叫木芍藥，後來才專叫牡丹，而且喧賓奪主，世人品評曰：「牡丹花主，芍藥花相。」

據周濂溪先生說：「牡丹，花之富貴者也，自李唐來，世人甚愛牡丹……」

不過，最早不識貨而牛噍牡丹者，首推武則天了。

原來，其時流行着武則天怒貶牡丹的傳說。某天，這武后在長安遊後苑時，看到百花俱開，惟獨牡丹遲放，十分震怒，立刻下詔，就把牡丹貶到洛陽。豈料，一到洛陽，立刻盛開，花繁色豔，足壓羣葩，竟令到洛陽「春城無處不飛花」，種牡丹，賞牡丹，竟成一時之風尚。

「洛陽牡丹甲天下」，唐宋時代的洛陽，花市盛行，每當春暖花開，那些豪門貴族就舉行花卉比賽。

於是牡丹成爲競賽的主要花卉，誰家的品種新奇，大家就爭着去觀賞和購買。

武則天死後，唐宮恢復種植牡丹。

公元七四四年的春天，興慶宮沉香亭前，牡丹盛開，唐明皇摟着楊貴妃歡宴牡丹花下，命詩人李白進《清平調》詠花，供梨園子弟演唱。

李白奉詔，即興揮筆，寫了如此名句：「名花傾國兩相歡，常得君王帶笑看，解釋春風無限恨，沉香亭北倚欄干。」

以牡丹比喻美人，由此而起也。

自此，那些「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風流」之句，眞係傾巢而出。

好了，譏笑世間賤男人娶得賢妻而不知係寶貴，就稱之「牛嚼牡丹」也。

唉，眞有點不公平，牛永遠被喻爲粗魯、無品味、愚昧等……當把牡丹送到這牛的口，牠一定不懂得這是「花中之王」、「富貴之花」，總之當草一樣吞下肚子。所以，「牛嚼牡丹——不知花定草」也。

冇掩雞籠

「唉，呢個女眞係冇掩雞籠——自出自入。」

沒錯，趣怪香港話「冇掩雞籠」尚未全面淘汰，因爲間中仍聞長輩說及，他們看不慣後生仔女唔黐家，早出夜歸，自出自入，忍無可忍就會贈一句「冇掩雞籠」也。

戰後香港食物價格高漲，柴米都非常昂貴，更遑論往街市買一隻雞了，所以好多住戶人家都會在樓宇裏養小雞，養大之後就宰來吃，而且每屆大時大節才會殺雞。

所以，舊時的香港都市奇景，一幢樓宇，房間裏會有人用雞籠養雞，連帶住牀位的亦一樣養雞——將雞籠放置在牀下底。

試想一下，雞隻永遠困囿於雞籠之內，實在非常難受，多麼渴求雞籠「冇掩」呀。

或問：「乜嘢叫做冇掩？」

「掩」，係掩蔽的「掩」，廣州話一講到籠蓋，就稱之爲「蓋掩」。

廣州話特色，經常會將動詞轉化爲名詞，「掩」只係其一，例如動詞「煲」字，亦可變爲煮食器皿之名詞也。

好了，試幻想一下，突然雞籠的「蓋掩」不翼而飛，那些雞隻可就樂死了，恢復自由，當然自出自入。

蛋家雞見水

「佢靚又點啫？已經嫁咗人咯，直情係蛋家雞見水喇！」

沒錯，舊時有句趣怪香港話「蛋家雞見水——唔得飲」，何解？

首先要講乜嘢叫「蛋家」，古時南蠻之一種，「蛋」字無定形，或作「蜑」，或作「但」。韓愈文所謂「林蠻洞蜑」，柳宗元文所謂「胡夷蛋蠻」即是。其實，這種民族在漢初已經爲人所知了，《淮南子》云：「使但呼竿，使氐厭竅。」那個「但」就是指「蛋民」。

蛋民多以舟爲家，昔亦稱「龍戶」，又因舟居而曲膝，故俗稱「曲蹄」。既然出海以捕魚爲生，食物集中於海產，但吃得多生厭，「如果有雞食就好了！」

所以聰明的蛋戶就想出了一個好辦法：做個竹籠，安置在船尾，雞就養在籠中，臨着水面。蛋家的雞是以肥嫩著名的，因爲牠們所食以魚蝦爲多而又終年被關不放的緣故。這倒害苦了那些雞，整天被懸掛在水上面，眼看着滔滔碧水，卻一滴不能到口。

「蛋家雞見水」就係比喻那種可望而不可即的情形，亦專指男人眼看女人而不能弄到手。

蛋家雞

蛋家人用特別的方法養雞，所以就有蛋家雞，但今篇要講的「雞」係指蛋家妓女……

在昔日，蛋戶是被視爲賤族，不容陸居的，到民國才得解放和享有國民權利。

據說蛋戶分爲四種：捕魚爲業者稱「魚蛋」，取蠔者稱「蠔蛋」，伐山採木者稱「木蛋」，採珠者稱「鳥蛋」，統稱「蛋家佬」、「蛋家婆」和「蛋家妹」。

蛋家妹還有別的名稱，屈大均《廣東新語》云：「其女大者曰魚姊，小者曰蜆妹。」這倒也頗爲別緻，但因爲出身「賤族」，往往爲了生活被逼在舟上賣淫，於是就淪爲「蛋家雞」（又稱「水雞」）。

《餘墨偶談》云：「海上蛋戶之爲海娼者，人呼之爲鹹水妹。」沒錯，蛋家雞又叫「鹹水妹」。

鹹水，當然指居於海上之義。不過，據日本學者研究，這「鹹水妹」三字實係英語HANDSOME MAIS音譯，所謂「美女」而已。

大戰前後，香港灣仔、筲箕灣、香港仔等地，鹹水妹最爲活躍，專做外國水兵生意，也接本地嫖客，幾毫子便有交易，唉，眞係人間慘事！

由早期到現今，艇戶的生活條件，從來沒有改善過，艇上的行當，一眼睇晒，所以打電話和淡水供應，還是依賴陸上。

有時，他們會利用特殊環境謀生，如賣粥，因而有「艇仔粥」之出現。

蛋家婆打仔

「蛋家婆打仔——驚你飛得上灘？」

開埠前，香港有很多蛋家人聚水而居，所以香港俗話中亦有以「蛋家」爲題材的，例如「蛋家雞見水」、「蛋家婆打仔」等。

前文已介紹過，所謂「蛋」本作「但」，或作「蜑」（又可寫作「蜒」），二而一，一而二，甚麼「蜑人」、「蛋戶」，都是現在所稱的「蛋家」而已。

蛋本是南蠻之一種，以舟楫爲家，以打魚爲業，自唐朝以來，廣東福建近海一帶地方，都住着他們，明朝曾在廣東設立過一個「河泊司」加以管制。所謂之「管制」其實係執行律例，嚴禁蛋家到陸上居住，因爲他們被視作「賤民」，不能跟普通人一樣的待遇。

「打仔」，乃家教之一種。而管教仔女向來落在母親的身上，所以廣東有句俗話稱凡是壞孩子，就係「有爺生，冇嫲教」，可見亞媽教仔係幾咁重要的。

好了，陸上亞媽打仔，那頑皮仔掙扎脫身，一溜煙逃出門去，走個沒影沒蹤。但蛋家婆打仔就唔同了，頑皮仔只能由艇頭逃到艇尾，「我睇你飛得去邊？」所以，但凡言人之無法脫離別人魔掌，這就叫「蛋家婆打仔」了。

艇婆

「嘩，係你話嗰婆娘靚啫，你睇佢黑黑實實咁，十足個艇婆咁鬼樣呀！」

舊時趣怪香港話但凡譏笑女性之醜而黑，就會贈她一個「艇婆」之稱號，現在仍間中得聞此侮辱語也。

所謂「艇婆」其實又係指「蛋家婆」（或「蛋家妹」），以前是備受歧視的，因爲這種女性一生居於艇上，與烈日海水爲伍，飽受風霜，容易衰老，皮膚又弄得黝黑粗劣，於是此「艇婆」就成爲「醜妹」之代名詞了。

「蛋家」的「蛋」，原字係「蜑」，讀如「但」，不過香港人愛讀如「鄧」。最早專業採珠，因爲古代香港大埔海域盛產珍珠，所以早就有蛋家聚居於此。

宋代蔡絛《鐵圍山叢談》：「凡採珠必蜑人，號曰蜑白，丁爲蜑丁……常業捕魚，生皆居海艇中。」

清代屈大均《廣東新語》這樣寫道：「凡其女大者曰魚姊，小曰蜆妹，魚大而蜆小，故姊曰魚而妹曰蜆云……蛋婦女皆嗜生魚能泅泳……（蛋家賊）其婦女亦能跳盪力鬥，把舵司篙，追奔逐利……」

可見此等艇婆相當唔簡單也。

神枱貓屎

「個老嘢鬼咁鹹濕，摸手摸腳，仲想……」某風塵女子雖然下海伴舞，也不抹煞姐兒愛俏心理，見得個滿臉于思的老頭子，妄想親她的嘴，不禁哼出一句：「正式神枱貓屎！」沒錯，神枱（或台）貓屎，「腥夾臭」之外，還「神憎鬼厭」也。

舊時我們香港人信仰諸天神佛，尤以「大慈大悲觀世音菩薩」、「忠義仁勇關聖帝君」、「北方眞武玄天上帝」、「都天致富財帛星君」、「護國救民天后元君」……普遍崇拜。不但要上廟進香，誠心叩拜，並且在自己居住的屋子，特別安設一座「神樓」，香煙繚繞，點起長明燈，頗有莊嚴崇高的氣象。

諸天神佛的神位，就是擺在神樓的正中，自己祖先的「乜門堂上歷代祖先」及神主牌就放在旁邊。沒有神樓設備，才特備一張桌子，供奉神位和祖先位，這桌子就叫「神枱」。

不管神樓還是神枱，總之就係神聖不可侵犯之地（所以還有句趣怪香港話「升你上神枱」）。而那不懂性的貓，竟跳上神枱拉屎，還胡亂在香爐爬灰，把「臭屎密冚」。這樣，就不但爲供奉着的諸天神佛的神所憎，同時也爲「乜門堂上歷代祖先」的鬼所厭，假如是眞有神和鬼的話。

老鼠跌落天秤

利用動物形象炮製趣怪生猛俗話，除「神枱貓屎」以外，還有「老鼠跌落天秤」喱。

廣東人雖討厭老鼠，但不像外國人認爲係黑死病的媒介那樣憎惡（雖然有句「過街老鼠——人人喊打」），所以有人會捕捉老鼠來煲燒酒吃，也有人用剛出世的小鼠浸酒，若果是田鼠更佳，因爲田鼠多吃穀米的；更把牠作爲臘鴨一樣炮製，臘成鼠乾。還有等聰明之士，編成一個「老鼠嫁女」的故事，給大衆傳說。

舊時人家多用金銀做貨幣，所以家家戶戶都置有天秤，稱下那些財寶夠唔夠斤兩，所以只有珍貴東西才有資格放落天秤，從來沒人想拏來稱老鼠的。

好了，夜深了，老鼠出來活動，偶一不愼從樑上掉下來，剛好跌在天秤的盤子上，那時誰都做着美夢，沒有人去理它。於是，「老鼠跌落天秤」，就是「自己稱自己」了。

人雖然不會跌落天秤，但比該老鼠自戀一百倍，總愛炫耀自己怎樣有本領，怎樣會賺錢，做生意如何谷宣傳，明明是殘花，偏說很香，明明是水酒，偏說很辣，非常誇張。無疑，又是老鼠一頭也。

周先生講書

「周先生講書——總之有景轟。」

「景轟」，據饒秉才著《廣州話方言詞典》的解釋：「①意外的阻梗……②曖昧事。」

嘿，這「周先生講書」所提到的「景轟」就是屬於第二個解釋，指有許多不可告人之事，特別帶有桃色氣氛的，例如某打工女在寫字樓與人竊竊私語：「嘩，老細同嗰個靚女秘書有景轟呀！」

好了，周先生登場了。

這周先生是舊時鄉間老學究，屬於封建道德維護者，他在鄉間設校開課，而生徒有男亦有女，既然其時風氣保守，周先生在講壇上就要少不得扮到自己是好人的模範，一言一動，都要合乎禮，因之，講解到「男女居室人之大倫」等古語，就籠統滑過。

頑皮學生當然追問。

周先生避而不答，每次都含糊其辭：「唏，總之有景轟喇，不足外人道也。」

久而久之傳開去，「周先生講書」也就成爲趣怪俗話了。

風吹雞蛋殼

何解「風吹雞蛋殼，財散人安樂」？

趣怪香港話係繼承好多生鬼粵諺的，諸如「田雞過河」、「二叔公割禾」等，如果唔知始末，必然給考起。

中國農業社會，雞蛋係蛋類中最矜貴者，甚麼鴨蛋、鵝蛋、皮蛋、鹹蛋之類，都係冇得比的。

所以，女孩子那張又嫩又滑的臉龐，就拿「剝殼雞鬻①」來比擬，形容它有吹彈得破的脆弱，輕輕一碰也會破裂起來，雞蛋是值錢的，竟然給吹得顛三倒四，零星落索……

全部打壞了，正式「財散人安樂」也。 未成

口袋裏有一個錢的人，總想找個地方去花掉它，否則心裏便像一種事情沒有辦妥似的，所以巧取豪奪得來的一萬幾千，就要嫖賭飲吹做到齊全，非把金錢散盡，永不肯安靜下來。然而，待到「財散人安樂」的時候，人就被迫安靜下來了。

粵諺有時講求押韻，所以有「殼」和「樂」之字音，雞蛋值錢，雞蛋殼不會值錢，理論上風吹雞蛋殼不會破財，意思混淆就因爲多加了個「殼」字也。

注：①鬻，讀如「春」，是卵、蛋之意；雞鬻，雞蛋也。

二叔公耕田

「二叔公耕田——聽殃。」

趣怪香港話以此最費解。通常譏人「二叔公耕田」，是指一個人的行爲越軌，終於招致災殃，好比「衰咗至收科」之意，屬應有此報，自招滅亡也。

現在香港地極少人會務農爲生，更遑論會耕田種秧，聞說目前新界雖有產米，但那些米多數拿來餵雞，簡直何等的諷刺……

話說從前有個二叔公，通常老人家才有資格叫「二叔公」的，做了一生農夫，雖年紀老邁，依然努力耕田，鄉中子姪勸他安坐家中享吓清福，但二叔公不從，堅持自己係老而不頹，勤力到底，做個好榜樣，還說道：「田已耕好，由我親自插秧！」

嘿，秧苗何等之多，一籮籮的，非二叔公可以抬得起，於是子姪們就說：「不如你到田邊等候，我們拿秧來給你！」

二叔公亦知自己力氣不繼，只好坐在田邊等候。

廣府話愛將「等候」講作「聽候」，有時又簡稱「聽」，「聽秧」就是「聽候秧苗」。

而「秧」與「殃」同音，於是變成「聽殃」——等住災殃降臨。顯然是那些子弟譏笑老人家「有自唔在」，抵死也。

東莞佬猜枚

香港潮流興猜枚，而且越猜越是古靈精怪，亦離正統越遠。既然咁多古怪枚，有冇見識過「東莞佬猜枚」？

未講東莞佬，先講猜枚之道。

猜枚，又叫「枚戰」，是香港人鬥酒時最愛玩耍的。猜枚的方法，表面上是運用五個指頭跟一個拳頭，但心力眼力聲音都要灌注在五指一拳之上。例如：我出三指，你出五指，我叫七是輸，你叫八是贏，看似簡單，實際上頗難捉摸。善枚戰的，指頭變化無窮，不善枚戰的，出指時心思眼力都鈍，容易給對方抓住弱點。

正統枚戰要有回數，「三拳兩勝」，才有酒飲，香港人嫌唔夠痛快，認爲會「引死乞兒，餓死自己」，得個猜字，而冇乜酒落肚，所以索性「一拳搞掂」，枚戰變了「酒戰」也。好了，東莞佬登場，操其鄉音，伸其五指：「開晒！」東莞話之「開晒」，係講成「害晒」。

所以舊時之趣怪香港話有此一句：「東莞佬猜枚——害晒」。

例如某賭仔借下大耳窿錢，還極唔完，搞到家人四出奔走替他籌款，此君就正式係東莞佬猜枚，害晒全家也。

亞蘭嫁亞瑞

「累鬥累，亞蘭嫁亞瑞。」

「累累贅贅，亞蘭嫁亞瑞。」

趣怪香港話每談到纏結不清的人際關係，互相牽累、鬥害等，就稱爲「亞蘭嫁亞瑞」了。

此俗話之出處有兩種推測。

其一推測，亞蘭是指蘭花，亞瑞是指瑞香花。這兩種花都有不比尋常的香氣，如擺在一起，香氣互奪，因而失色也。

清朝屈大均《廣東新語》有講瑞香花之「奪香」：「瑞香，冬月盛開如雪，名雪花。刈以爲薪，雜山蘭、芎藭之屬燒之，比屋皆香……雜衆花中，衆花往往無香，皆爲所奪……」

蘭花（「亞蘭」）與瑞香（「亞瑞」）當柴薪一起燒時，便會互相奪香，「累鬥累」也。

其二推測，亞蘭是民間傳說中的花木蘭，亞瑞是《西廂記》的張君瑞。君瑞只愛娉婷婀娜的崔鶯鶯，決不會愛那個巾幗鬚眉的花木蘭，而花木蘭這個「男人婆」，也決不會揀上這個白面書生；所以，如果成爲事實，就是錯點鴛鴦譜，無論在亞蘭或亞瑞，都覺得係阻手阻腳，「累累贅贅」了。

哪一個解釋比較貼切，且讓讀者諸君決定吧。

老周旺船

「老周旺船——唔啱又反轉。」

趣怪香港話好多時係有人物有故事的，不過，隨着近年趨向高科技大都會發展，較舊一點的傳說就會煙消雲散，「老周旺船」就是其中一例。

舊時香港人每譏笑男女關係兒戲，所謂「好就糖黐豆，唔好就水溝油」，便會贈句「老周旺船」，背後意思是「唔啱又反轉」，「唔啱」即係不合，而「唔啱又反轉」就是意指「不合意就掉轉來」。例如男女相悅，如膠似漆，豈料反目無情，一掉轉就成爲陌路人，此種情景就叫做「老周旺船」也。

首先搞清楚乜嘢叫做「旺船」？

原來，舊時香港之水上人家如果做好一艘新船，就要舉行下水禮，而此儀式就叫做「旺船」了，因爲他們以船爲家，當然令它興旺就最是重要。

西方下水禮，大家一定見過，就是舉起一瓶香檳向船頭一擊，瓶碎了，船就徐徐進水。但香港舊式下水禮就複雜得多，要做法事，祭天祭海，而最重要就係請出個「喃巫先生」主持，於是老周就登場了。

這位老周剛好滿師，幾想獨挑大樑，做番一場好法事，威震神道界。

既然第一次出馬，就想用足精神去替事主作法，於是「上

足電」（吸足鴉片）。那日來到海灘，見到新船用杉木支撐着，放置於水邊，他就聚精會神的作法了……

豈料，他一邊作法，潮水一邊就漲起，杉木就給水流沖倒，船就翻到水裏。

未幾，那隻新船便漸漸沒到水裏，船底朝天，慘，慘……

老周看見這樣情形，吃驚非小，但他表面仍極鎮靜，爲了掩飾他的法術不靈，急忙衝口而出的高聲唸道：「天靈靈……唔啱又反轉……」

嘿，那船又眞的翻轉，船面朝天。此事傳開終於成爲俗話也。

亞崩咬狗蝨

「亞崩咬狗蝨——唔死一排慌。」哈，哈，舊時香港衛生甚差，居住環境不潔，各類蝨蟘傾巢而出，甚麼貓蝨、狗蝨、頭蝨、木蝨、三角蝨等，嘩，好痕好痕好痕……

至於狗蝨之爲物，是出乎衆蝨之上的，因爲牠有最細小而扁平的身體，而又牙尖嘴利，善於跳躍。當牠跳在你的皮膚上面，用力吮吸你的血液時，你是毫不察覺的；等到你感到痛癢時，正要用手拏牠，牠就會翻一個十萬八千里的筋斗，逃得無影無蹤了。

有人因爲牠具有相當本領，把牠訓練成功，到處表演狗蝨戲，觀衆在放大鏡下可以見牠跳舞、拉車……聽那位狗蝨戲班主指揮，因爲這班主的兩條手臂專供牠們吸血，換得指揮牠們的演戲賺錢的權利。

唉，這種狗蝨（或跳蝨）戲，早已失傳了。

好了，亞崩出場。他爲甚麼叫亞崩？因爲他是崩牙佬。他會學一般人的方法捉狗蝨，就是當覺痕癢，眼睛往癢處窺視，嘿，見到了，便把食指伸到舌頭上蘸一點「口水」，跟着捺下去，狗蝨就膠在「口水」裏，然後送進舌頭上，門牙一咬，送掉牠的性命。偏偏亞崩沒有門牙，結果咬牠不死，但狗蝨已嚇得半死——正式「唔死一排慌」也。

屎艇扒第一

「好叻咩，屎艇扒第一之嘛！」

「順風屎艇——臭名遠播！」

嘿，趣怪香港話好譏人爲「屎艇」，例如質劣者竟大獲全勝，此人就屬於屎艇扒第一了。

何解有一種艇會叫做「屎艇」？

這要由香港倒糞業說起也。

戰前收音機於晚間十一時播畢，夜空沉寂一陣之後，家家戶戶響起一種聲音：「拍！拍！拍！（乃拍門聲）……倒塔（乃倒屎婆聲）！」此起彼落，竟成都市奏鳴曲。

跟着，街街巷巷臭氣熏天，擾攘至凌晨三時，始曲終人散。

這些糞便是值錢的，因爲可以運返國內農村做肥田料。所以，夜香婆把一桶桶的糞便傾倒進糞車上，然後運到西環海旁，該處已有特別設計的艇，用以載運糞便進內地去的，此艇就名爲「屎艇」也。

由於此艇滿載而歸，航行速度就特別慢，任何艇都比它爲快，如果屎艇竟能扒第一，實屬搞笑，乃係廖化作先鋒。而且，這隻在海上航行的屎艇，若遇順風，臭氣就會傳得很遠，歷久不散，於是就有「順風屎艇」之俗話，意思是說這個人臭名遠播也。

秀才手巾

關於賭博之趣怪俗語，印象中從未談過，如今屬第一次也。

「秀才手巾——包輸。」

嘩，非常攞景，賭仔定必視之爲厭惡性俗語也。

何解「秀才手巾」等如「包輸」？

首先要講「秀才」，中國自有科舉制度之後，便有秀才。唐朝考試，所分的科目就有「秀才」、「進士」等等；宋朝，凡是參加考試的，都稱爲秀才；明朝和清朝，凡是入縣學的學員們，都稱爲秀才。亦即是說，秀才多到氾濫，到後來只要讀過吓書，便有資格稱自己做「秀才」了。

秀才既然是個讀書人，雖非眞能讀萬卷書，但也都整日留在書齋裏埋頭埋腦的「死刨」，這種人物常常給人家看作博學多才，如果手頭無書，偶有翻查，甚爲不便，因之，當他出街時都要攜書在手。

不過，當時還不曾發明「書籃」或「書包」這類東西，攜書卷出外，實在有點麻煩，於是利用一條他們日常所用的大手帕（廣東話稱「手巾」），將書包裹着出街。「書」與「輸」同音，「包書」就變了「包輸」也。

閻羅王揸攤

「呢件嘢大減價，三千元！」

「嘿，閻羅王揸攤——鬼買！」

既然港人好賭，「閻羅王揸攤」勉強與賭有關，值得一提。

閻羅王是掌管地獄之神，略稱閻王，亦作閻摩、琰魔。他是冥界十王之一。《羣書拾唾》云：「釋氏所謂十王者，一曰秦廣王，二曰初江王，三曰宋帝王，四曰五官王，五曰閻摩王，六曰變成王，七曰泰山王，八曰平等王，九曰都市王，十曰五道轉輪王。」

閻羅王在十王中之所以特別得名之故，大概因爲他最鐵面無私，一個到了陰間的鬼魂被解到這五殿閻羅王面前，大都很少有生路了。所以閻羅王在十王之中最有權威，最受畏懼。因而隋朝的猛將韓擒虎說道：「生爲上柱國，死作閻羅王，死亦足矣。」（見《隋書》）

不知怎地，閻羅王突然宣布開賭，親自「揸攤」（即開番攤做莊），一般小鬼自然紛紛前來「埋」了（「埋」係賭錢下注之意）。陰間不比澳門，可以渡海賭一鋪。要到陰間去賭，除非送上性命做鬼。所以，閻羅王揸攤，搵鬼「埋」。「埋」又與「買」同音，由此而變作「鬼買」（或「搵鬼買」），即無人敢過問也。

大花面抹眼淚

粵劇文化帶給趣怪香港話，「大花面抹眼淚——離行離列。」（這裏，「列」讀作「勒」音。）

粵劇之中有所謂「大花面」和「二花面」，他們都是塗得紅黃錯雜，黑白相交的臉譜。

「大花面」幹嘛要抹眼淚？舞台上，他們根本是假情假義，哪裏會來的眼淚？然而，其中難保戲假情眞，因而掉下淚來的。

既然落淚，大花面照例應用袖子詐假的向臉上一抹，竟然假戲眞做，眞的向臉上一抹，嘿，慘得很，先前塗得好好的臉譜，竟給弄得一塌胡塗，馬上變成一個「畫壞鍾馗」了。台下觀衆難保笑個人仰馬翻。

因爲這個理由，表演大花面抹眼淚就要「離行離列」，右手舉起袖子，左手拈着袖口，在距離臉孔約莫一尺左右的前面，一左一右的盪了兩下便算。

所以，「大花面抹眼淚——離行離列。」

用來解釋人際關係：例一，初戀男女拖手仔，一遇熟人迎面而來，便立刻分開手，還有點面紅，這便行得離行離列了。例二，老夫少妻走在一起，貌合神離，甚至同牀異夢，也都採取「大花面抹眼淚」政策，睡得離行離列也。

另外，指一個人做事沒有分寸、行爲過分、一切不依常規的「離譜」事宜，皆可稱爲「離行離列」也。

冇鼻佬戴眼鏡

「乜嘢叫做冇鼻佬戴眼鏡？」

哈，哈，問得好。

「冇鼻佬戴眼鏡——你緊佢唔緊。」

例如你朋友賴債唔還，你老細遲遲唔肯加薪，追又唔係，惟有嘆一句：「正式係冇鼻佬戴眼鏡也。」

「冇鼻佬」，何解會有人冇鼻？

唉，實在係人間醜事，上世紀廣州和香港性病橫行，花柳梅毒痲瘋在醫學上未能控制，此等惡毒的性病菌腐蝕身體，於是手指、耳朵、鼻子都會腐爛而垮掉……

冇鼻佬失掉了鼻子，而眼睛又有毛病，惟有戴上眼鏡，可惜，眼鏡要有鼻樑承住，否則戴不穩跌下來。唉，你想它「緊」（夾緊鼻樑），它偏不「緊」（沒鼻樑可夾），所以「冇鼻佬戴眼鏡——你緊佢唔緊」。

一八四五年，香港設立性病醫院，希望控制性病蔓延；一八五七年，香港政府通過第一條有關性病的法例，那就是「檢驗性病傳染病條例」；一八七二年頒布禁娼條例，名爲「保護中國婦女及取締娼妓條例」。可見其時風流病簡直係洪水猛獸，冇鼻佬大行其道也。

缸瓦船打老虎

「缸瓦船打老虎——盡地一煲。」

俗語中論趣怪生猛而充滿動感者，非此莫屬。

當下定決心，孤注一擲，盡此賭上一鋪，我們就形容之爲「缸瓦船打老虎」了。

甚麼是缸瓦船？何解船上出現老虎？好值得研究一下。

缸瓦（舊時有人寫作「𥑮瓦」），屬粗製濫造之陶器，價錢便宜，唯獨石灣出品最精美。清朝李調元輯《粵東筆記》有「石灣𥑮瓦」條：「南海之石灣善陶，凡廣州陶器皆出石灣，尤精𥑮瓦，其爲金魚大𥑮者……所盛則水清，試之盡然，諺曰：石灣𥑮瓦勝於天下。」

佛山一帶貨運，以水道最爲方便，運載缸瓦貨品的舢舨叫做「竹排」，是平底的，甲板用竹搭平和擴闊，以便裝得更多的缸瓦。這種小船不怕淺灘，而且十分輕便，隨着河流，無遠不至，甚麼「山窿山罅」都去得到……

嘿，老虎來了，原來舊時廣東一帶都有老虎出沒，稱「華南虎」是也。

當缸瓦船途經「蠻荒」，突然殺出一頭老虎撲上船來……嘩，船夫手無寸鐵，生死關頭，順手拿起茶煲、藥煲、牛耳煲，盡數掟向老虎，直至最後一煲爲止，此乃「盡地一煲」也。

駝背佬上樓梯

「駝背佬上樓梯——中中地。」

趣怪香港話有時亦都相當「人物化」，例如「西南二伯父」、「鹽倉土地」、「佛山孝子」等，有形象，有故事，非常傳神兼抵死也。

「駝背佬上樓梯」，又係取其神韻，要知道駝背之人（俗稱「阿駝」），背向後彎，胸膈下俯，頭向前彎，遇到上樓梯時，因平衡問題，頭卻好像舂米一般，「舂下舂下」的，但也不是舂得很低，因此說是「舂舂地」。「舂」和「中」同音，轉爲「中中地」——意思就係指既不上，又不下，而屬於中等的。

甲問：「你個仔讀書成績點呀？」

乙答：「駝背佬上樓梯！」

甲就會立刻明白：「哦，中中地，麻麻地咁嘅意思也。」

沒錯，關於駝背佬俗話，香港人都算抵死，還創造出「駝背佬拉纜」及「駝背佬舞關刀」，皆指一味我們常吃的菜式，就係「粉絲蝦米煲節瓜」。蝦米彎曲，形似阿駝，配上粉絲就變成「駝背佬拉纜」，配上節瓜條子，就好像舞刀一樣，所以就有「駝背佬舞關刀」也。

鹹蝦撐

「澳門班鹹蝦撐好惡死，小心！」

嘿，「鹹蝦撐」乜嘢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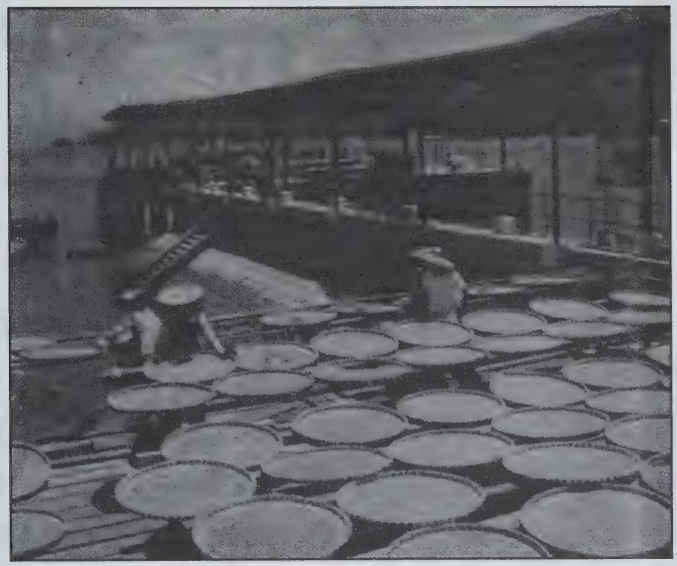
此乃澳門傳入香港之趣怪俗話，這是指舊時澳門的葡萄牙混血兒而言的，因爲澳門開埠比香港更早，葡萄牙海員與中國婦女幾度春風生下來的混血兒，他們沒有社會地位，在經濟困頓環境下長大，往往不務正業，行同流氓，恃勢行兇……

「鹹蝦」就是「蝦醬」，他們平日最愛用中山縣出產的低價蝦醬煎PAN CAKE來吃。

洋人吃的「薄煎餅」（PAN CAKE），舊時是沒有劃一譯名的。例如一九〇九年上海出版的《造洋飯書》後面的英文索引：「PAN CAKE，蛋衣。」但該書內文記有這種餅的製法，而名稱卻又叫「面落餅」：

「面落餅，二杯牛奶，有奶皮在上三個打好的雞蛋，一小匙鹽，加白麵拌成厚粥，一匙一匙倒於洋鐵器內，烘。」

好了，PAN CAKE，省港澳人士愛稱之爲「薄𪜈」，用蝦醬煎的，就是「鹹蝦薄𪜈」。澳門居民就縮減個「薄」字，創「鹹蝦撐」此一搞笑諢號，贈給他們，以洩心頭之憤，而此語亦帶一定程度之侮辱性也。



馬灣碼頭旁，曾是一個曬蝦羔的場地。

蝦羔也是馬灣的特產之一。

笳喇蘇

「好信唔信，竟然信佢，佢乜來頭呀？笳喇蘇一名則嘛！」

沒錯，趣怪香港話譏人之寂寂無名或平凡過平凡者，就會稱之爲「陳亞九」、「老土怪」、「茄喱啡」、「人一個」等，但最特別的就是「笳喇蘇」了，而這「笳」音近KAR的喉嚨發音。

嘩，「笳喇蘇」，有何來源？眞係考起所有專家，不過，丁惟汾先生《俚語證古・形貌》提出一項很有趣的線索：

「答拉蘇，支離疏也，醜類惡也。形狀鬆懈，謂之答拉蘇，答拉爲支離（古音上讀多下讀洛）之雙聲音轉，蘇字當作疏。《莊子・人間世》，有支離疏頤隱於臍，肩高於頂，會撮指天，五管在上，兩髀爲脇。按，支離疏，爲醜惡類（古音讀蘇）之音轉……」

我相信趣怪香港話這「笳喇蘇」係來自這古老方言「答拉蘇」的，丁先生認爲官人之「形狀鬆懈」（猶如「爛泥」），《莊子》記載爲「支離疏」，此怪人肩高於頂，五官向天，兩髀爲脇，非常醜樣兼老土。

古時醜惡的「惡」讀如「蘇」，而「蘇」字音近「疏」；「支」古音係「多」，「離」古音爲「洛」；支離疏，便讀成「多洛蘇」，轉音爲「答拉蘇」——成爲「笳喇蘇」之老祖宗也。

鄉里

「唔識英文移民美加，簡直大鄉里出城。」

「嘩，乜你着到咁鄉里㗎！」

雖然香港係超級現代化大都會，但趣怪俗話「鄉里」仍未消失，而且每譏人「老土」，就稱之爲「大鄉里」，甚至諷刺地贈句：「你鄉下出嚟㗎？」

唉，「鄉里」，其實舊時中原方言，意謂「同鄉人」，並無諷刺成分。例如《懷香記》：「方才你們有個鄉里，隨王將軍出征，差來公幹的，說韓參謀水戰，落江溺死。」

例如《朱子語類》：「鄉里李欲才云：『譬如一面鏡，先來照者。』」

例如《水滸傳》：「楊志笑道：『原來是自家鄉里。俺在江湖上，多聞師兄大名……』」

輾轉傳到本世紀香港，這城市現代化得太快了，「鄉里」就被拿來譏笑老土者落後了，而由大陸落來香港的人就經常被叫做「鄉里」。

但七十年代末期，「鄉里」這俗話曾給「表哥」取代，蓋因當時甚流行一個推銷手提錄音機的電視廣告，標榜慳電，乃由鄉音男子說道：「表妹，返鄉下嗰陣記住帶聲寶牌錄音機畀表哥呀，唔駛換電都換到手軟呀！」

進入八十年代，此「表哥」又老化爲「表叔」也。

亞燦

我哋香港人點解會叫由大陸落嚟嘅新移民做「亞燦」或者「燦哥」？又點解唔會叫佢地做「亞炳」或者「炳哥」呢？唔通新移民好多人名叫亞燦？

如果大家唔係咁善忘的話，「亞燦」呢個趣怪香港話，係電視文化所賜也。

記得電視長篇劇《網中人》在一九七九年十月一日起首播，因爲好戲，收視率佳，角色就深入人心。其中廖偉雄飾演周潤發之弟弟，係個新移民，姓程名燦，人們經常叫佢做亞燦，在劇中係個悲喜劇人物……

《網中人》，本臭皮匠亦編寫過幾集劇本，亦曾設計好些小節描寫亞燦（代表新移民）之愚昧惹笑，例如亞燦去酒樓見工做洗碗，向經理提出要六千元薪金（時爲七九年，經理級薪金就會有六千元）……

又例如亞燦睇電視，睇到收台見到英女皇，就同佢揮手，然後感嘆曰：「乜咁就冇咗！」

又例如亞燦貪錢與人打賭，連吞四十隻漢堡包落肚。

就這樣，亞燦走紅，而大陸新移民卻多了個花名，紛紛被呼「亞燦」或者「燦哥」。

「既然有搞笑意味，呢個人物個名就要帶點滑稽性。」當時監製與劇審在替劇中人起名字，反覆的討論着。

「廣東俗語有『鹹蝦燥』，呢個『燥』字有待考慮。」首先這樣決定。

「哈……哈……我想起做大戲……『喳撐篤撐』，幾有趣呀……佢姓程呀，『程燥程燥』咁聲幾有喜劇效果呀。」終於有所發現。

程燥就這樣誕生，「程燥」走紅之後，大陸新移民就多了個花名，講下講下，就變成了趣怪香港話。

演活「亞燥」的廖偉雄，自己也多了個花名，圈內外人都多叫他做亞燥，而亞燥這個形象竟進軍電影，印象中最少都有三部戲，《亞燥正傳》、《亞燥當差》和《亞燥有難》。

由於「亞燥」一詞，帶有諷刺揶揄內地而來的無知「外來人」的意味，所以，經過一輪經濟開放後的今天，富強起來的大陸人，反譏香港人爲「港燥」，這算是一次文化大反擊吧。

「亞燥」這趣怪香港話，創於一九七九年，距今十五年，大可以稱得上「亞燥十五周年紀念」也。

豬頭丙

「死豬頭丙，打得少呀！」

「嗰個豬頭丙咋，你當係寶呀？」

嘿，香港人但凡罵人樣衰、愚蠢、呆鈍，就會譏之爲「豬嘜」、「豬頭嘜」、「豬精」、「死豬」、「臭豬」，而近十多年更興叫「豬頭丙」。

唉，做豬又眞係幾慘，糟肥等劄之外，還被人拿來做侮辱性代名詞，眞可憐。好了，回想一下，「豬頭丙」怎樣得名，何解沒有「豬頭甲」和「豬頭乙」呢？我認爲，這句「豬頭丙」就是來自外江佬的罵人俗語「豬頭三」。

吳漢癡主編《切口大詞典》記錄娼妓暗語：「豬頭三，笨憨無用之人也。」

胡祖德著《滬諺外編》如此收錄：「豬頭三，滬人罵初來上海之名詞，其源蓋出於豬頭三牲一語，歇後語，則爲牲。牲生諧音。謂其不熟上海者也，今次爲罵人普通之資料。」

原來上海人罵初來之陌生人做「豬頭三」，係取「豬頭三牲」之意，「牲」與「（陌）生」同音，譏笑那些初來甫到的老土怪，到後來才變成「笨憨無用」之代名詞。

好了，「豬頭三」的「三」，相等於甲乙丙的「丙」（排行第三），順理成章變出個「豬頭丙」了。

壽頭

「佢成個壽頭咁樣，梗係俾人搵笨喇！」

「喂，唔該醒目啲得唔得，壽頭壽腦咁！」

趣怪香港話譏人之愚蠢，笨蛋一名，就會形容爲「壽頭壽腦」，而這位仁兄便名叫「壽頭」了，有時又叫「壽仔」，總之，「壽」字當頭，異常趣怪也。

照計「壽」係好嘢嚟嘅，君不見「福祿壽」是並論的嗎？據《莊子・盜跖》：「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如今觀點，能夠活到六十已經心滿意足了。

不過，「壽」何解淪爲愚蠢代名詞，相信鮮爲人知。

偶然翻閱陸澹安編著《小說詞語匯釋》，赫然見到有「壽頭」一條：「壽頭（壽頭模子），不通世故、不懂人情的人。（吳語）……」

嘿，這「壽頭」原來係中國南方吳語。晚清小說《官場現形記》第八回：「仇五科道：『這種壽頭，不弄他兩個弄誰？』」而吳語的「壽頭」有時又叫作「壽頭模子」的，例見《文明小史》第五十五回：「有個壽頭模子，要買一隻鑽石戒指，一隻金打簧表，你可有些路道？」除「壽頭」外，趣怪香港話還有「壽仔」和「亞壽」。

苦瓜乾

「睇佢個衰樣吖，苦瓜乾咁嘅面口！」

「唉，眞係苦瓜煲鴨——苦過咄咄也！」

舊時香港世界艱難，人人面色難睇，叫做「苦瓜乾面口」，生活就「苦過咄咄」了。

用苦瓜形容「困苦」、「悽苦」等實在很貼切。不過，苦瓜乃係舶來品，如果沒有從蘇門答臘引進中國，就不會有今日此趣怪香港話了。

據明代費信撰《星槎勝覽》：「蘇門答臘一等瓜，皮若荔枝，臭如爛蒜，剖開如囊，味如茶苦，係三保太監鄭和所攜歸。」由此可見，苦瓜最早稱作「蘇門答臘一等瓜」，其後別名多多，如甚麼「錦荔枝」、「癩葡萄」、「菩達」（童謠《月光光》：「……紫薑辣，買菩達，菩達苦……」）等。

倒是廣東人吃得苦，最先將苦瓜入饌，特別「苦瓜煲（炆）鴨」一味菜演變爲俗話「苦過咄咄」（廣東人稱鴨爲「咄咄」）。

最厲害還是炮製一味「苦瓜乾」，將苦瓜曬乾，再用來煲水，這「苦瓜乾水」便苦得來解渴消暑。還有，曬乾了的苦瓜，樣子更加難看，容貌乾枯皺皮，好得人驚。但這「苦瓜乾」甚且列爲藥用，是著名苦茶「廿四味」中一味也。

風頭躉

「嘩，嗰位陳公子出咗名風頭躉，有乜慈善晚會梗見佢把握機會大出風頭㗎！」

沒錯，趣怪香港話譏人之好出風頭，就叫他做「風頭躉」了。不過，這「出風頭」卻係外省俗話，據胡祖德著《滬諺外編》：

「『出風頭』：出其所長，以炫耀於人，因而得美滿之讚譽以自鳴得意者。例如：妖姬豔女，明裝麗服，招搖過市，途人矚目。以及夜入劇場，翩然下降，光豔照人，一座皆驚。他如偉人演說，全場鼓掌；文士屬稿，一時紙貴；狎客豪舉，千金不吝；名優獻技，四座傾倒，亦皆『出風頭』之謂也。滬人士所極願自出，而深妒他人之大出。」

《滬諺外編》用很趣怪方法列舉上海人士之好出風頭——也許這就是舊時所謂的「海派」作風了，特別最後一句評語：滬人士愛自己出風頭，而又深妒別人之大出風頭。

好了，五十年代香港，因大量上海人士南來，亦習染「先敬羅衣後敬人」之價值觀念，就算怎窮，也要弄套西裝出風頭；趣怪香港話譏人坐慣監者曰「監躉」，出慣茅招者曰「茅躉」，而出慣風頭者，當然順理成章叫做「風頭躉」也。

老坑・老姘婆

「呢個老坑，正一鹹濕鬼嚟㗎！」

「喂，老姘婆，唔好喺度呃神騙鬼呀！」嘿，趣怪香港話如用侮辱字眼形容老人家，男的就稱之爲「老坑」，女的就叫做「老姘婆」，帶着相當不敬之意味。

歷史上第一個稱「老坑」者，並無侮辱，而係受尊敬的道家仙人彭祖，他活了八百餘歲。這彭祖，據《莊子・逍遙遊》篇，姓籛名鏗，其時孔子就愛稱他「老彭」、「老鏗」。「鏗」與「坑」同音，可能就這樣相沿下來。

「老坑」，有說來自「老慳」，係用來譏諷儉嗇之輩，典出《南史》：「劉秀之儉慊，常被呼爲老慳。」

沒錯，趣怪香港話但凡譏人之老不死及儉財刻薄就一律稱之爲「老坑」。

那麼「老姘婆」又怎樣？

《東莞縣誌》記曰：「老婦之無行而騙惑者，曰老姘婆，按《晉書・武十三王傳》箝姆，尼僧尤爲親暱……《通俗篇》女之老者能以甘言悅人，故字從甘，其音讀曰箝……」解得很清楚，初時「姘」係指淫亂的女尼，後來通稱花言巧語（甘言）的老女人，落到南方東莞一帶，就變化爲「老姘婆」了。

食屎狗

「食屎狗，打得少呀！」

幾年前香港賣座電影《監獄風雲》發掘了一個早被遺忘之趣怪俗話，這是用來形容最賤格之人——就是「食屎狗」了。

狗吃屎，只有中國人才有此看法，因爲狗在外國人眼中是身嬌玉貴的（又怎會吃屎？），由此反映出不同文化對動物有不同的觀點。

這「食屎狗」在舊時的俗文學裏經常提到，先看《金瓶梅詞話》，第八十六回：「王婆子道：『無麼，無麼，你看麼！我說這淫婦，死了你爹，原守着住，只當狗改不了吃屎，就弄穄兒來了。』」這「狗改不了吃屎」，比喻壞人改不了做壞事的本性也。

《醒世姻緣傳》第七十九回：「你家裏放着一個又標緻，又齊整，又明眉大眼，又高樑鼻相的個正頭妻，這裏又有一個描不成畫不就的個小娘子，狗攬三堆屎，你又尋將我來待怎麼？」嘿，這「狗攬三堆屎」係比喻人之貪佔無厭也。

現代中共小說亦頗多「食屎狗」用例，石英《火漫銀灘》：「這種人是狗走天下吃屎，改不了他的本性。」柳杞《長城煙塵》：「狗行千里吃屎，狼行千里吃肉呵！狗總是狗，狼總是狼呵！」

煙屎佬

上世紀鴉片文化帶給香港頗多趣怪俗話，其中之一就係「煙屎佬」也。

譏人之皮黃骨瘦面色焦黑者，就稱他爲「煙屎佬」；譏人之牙齒污垢黃黑者，就稱「煙屎牙」；譏人之語氣陰陽怪誕，就稱「煙屎喉」（或「煙屎腔」）等。總之煙屎煙屎煙屎……

首先要講乜嘢叫做「煙屎」，原來鴉片越抽價錢越貴，又窮又要抽鴉片者，只有幫襯「二煙」了。所謂「二煙」，就是收集已吸過的鴉片煙渣，用來翻煲而成，即係「食人口水尾」，價錢當然平很多。清光緒版《嶺南雜事詩》有云：「更有傷心二煙館，拾人餘唾當瓊漿。」（注云：煙渣翻熬謂之二煙。）

講得好聽，就叫做「二煙」，講得唔好聽，就叫做「煙屎」。吸食「煙屎」者，被稱爲「煙屎佬」，吸得多，面色更焦黑，煙癮更深，不易戒除，而且有所忌諱，唔敢話俾人知，因爲有失人格也。

做咗煙屎佬，花名多多，又叫「煙劑」，又叫「煙精」，舊時廣州南音有《煙精自嘆》、《煙精嘆五更》等。唉，煙屎佬生命的「四部曲」：第一，千金散盡；第二，變賣產業；第三，窮途末路；第四，一命嗚呼。所以，往往後悔莫及，落得個長嗟短嘆也。

鴉片，令中國苦難了多個世紀。
從圖片可看到清代、民國及六十年代三個時期的中國人，還是趨之若鶩地吞雲吐霧。

這是一張戒白粉、鴉片的抗毒藥片廣告。能在報紙上刊登廣告，其毒禍是可想而知的利害矣。

還有，這是一包金裝鴉片煙膏。

十三點

「佢十三點，SHORT㗎！」

「冇啲少女矜持，成個十三點咁！」

「佢花名叫做十三點小姐，你仲唔諗到佢係點嘅樣？」

沒錯，五六十年代趣怪香港話最愛稱那些性格「癲癲地」（如今講法「SHORT SHORT地」）之人做「十三點」，而且不限於女性，男人一樣「十三點」也。

「十三點」是上海市井俚語，因爲解放之後大量上海人南移，才變成了趣怪香港話。

「十三點」初時意謂「敲亂鐘」，原來舊時的時鳴鐘（廣州話叫「時辰鐘」），每逢一小時便報時一次，例如下午四時，鐘擺便會「噹，噹，噹，噹」的敲響四下，五點就敲五下，至多係十二點，也不過敲十二下，但居然敲出十三響，難道有十三點不成？當然係出了問題，正如俗話所講「煲壞漿糊——黐黐地」是也。

未懂用個「SHORT」字之前，用「喪」字形容乃最貼切，最傳神，「呢條友喪喪地嘅」就係「迭格十三點」。

不過，「十三點」性格多數沒有惡意，也並非矯飾，只是「癲癲地」——又稱「神化」、「癲得」、「八卦」等。

衰牌

香港人在吵架鬥嘴時，總愛辱罵對方爲「衰人」、「衰神」、「衰公」、「衰佬」、「衰婆」等，但突然會爆出一句：「死衰牌，打得你少呀！」

「衰牌」？嘩，有個「牌」字嗰，一定同打麻雀有關，咁就錯了。此趣怪香港話與打麻雀無關，而係源自舊時之塘西花月也。

塘西飲客在酒樓開筵擺席，飛箋召妓，當然一擲千金，闊少所爲。那些酒樓和妓寨都會給客人優待，無須現錢「埋單」，喜歡客人賒賬，博取變爲熟客，到了時節（端午、中秋、冬節及舊曆年）才派單客人清找。

而酒樓方面，爲尊敬飲客擺花酒，照例將客人的姓氏寫在一個「飲者留名」的牌子上，讓其他飲客得知：「嘩，亞七七少一連幾晚喺度開筵召妓，眞係威水呀！」

唉，這些「七七少」好多時都係失匙夾萬，一遇時節要清數時，便自動消失，讓酒樓妓寨屢討不清，這種人就叫做「鼻折」大少（「鼻折」諧音，「避節」，是妓女譏笑飲客的名詞）。於是，酒樓無可奈何，只好將賴賬客人的姓名，長留牌下，分明係對之侮辱，「過完節仲唔找數」。此「牌」，塘西老舉非常鄙視，於是大罵人客：「正式衰牌！」

躝屍趷路

「哼，好即刻同我躝屍趷路呀！」趣怪香港話要喝罵別人滾蛋時，就會毫不客氣的叫他「躝屍趷路」了。

傳統廣州話稱「爬行」做「躝」，在地上爬行就叫「躝地下」，嬰兒爬行就叫「躝牛牛」。不過，今之字典沒有收錄「躝」，於是各家各法，大寫其借音字，例如吳漢癡著《切口大詞典》（上海東陸圖書公司一九二四年版）「粵妓之切口」則寫成「躝屍」，其解釋曰：「罵人滾蛋也。」

其實，「躝」字早已有之，始見《玉篇》：「躝，天安切，踰也。」（踰者，牆上爬過去之意。）

而「趷路」的「趷」也是古字。《說文》：「趷，直行也。」《玉篇》也載：「行貌，其迄切。」所以，「趷路」的意思就係「在路上直行」咁解。不過，流傳爲廣州話後，「趷」多了一重解釋，就是「站起」（「趷起身」）或者「豎高」（「趷高條尾」），令到這個動詞更加顯得生猛也。

「躝屍趷路」的整個意象是須要幻想一下的：鄉下村夫深夜趕路，腳下給異物絆倒，睇眞下，嗚嘩，是死屍呀，立刻爬過屍體（「躝屍」），站起身（「趷起」），狼狽逃遁（「趷路」），嚇個三魂唔見七魄。

這是陰毒而趣怪的詛咒語。

醜怪

「嘩，佢個樣好醜怪呀！」

香港話「醜怪」近日比較少講，因爲被新興之「異相」、「核突」、「老土」、「樣衰」等語所代替也。

不過，作爲趣怪香港話之鉤沉錄，「醜怪」依然值得一談，因爲係古老之漢語，好多文豪畫家輩都曾用過此語辭。

「醜怪」，歐陽修撰《新五代史・晉臣桑維翰傳》如是說：「桑維翰，字國僑，河南人也。爲人醜怪，身短而面長，常臨鑑以自奇曰：『七尺之身，不如一尺之面。』」這眞的很不公平，面孔咁細，但映衰晒成個七尺之軀，看來此桑維翰其貌極醜怪也。

「醜怪」未必講人，還可以形容藝術作品，宋代之畫家米芾品評慧普寺某書法家提杜甫之詩：「筆筆如蒸餅……醜怪難狀。」所謂「蒸餅」即饅頭，米芾譏其書法惡劣，好難頂，字字如饅頭——粗且俗也。

「醜怪」也可以形容山川風景，南宋的范成大著《范石湖詩集》有此說：「峽山江濱，亂石萬狀，極其醜怪，不可形容，舉非世間諸所石之比……」

由此可見，「醜怪」這形容詞用途係好廣也。

墨魚

「嘩，你搵我笨，當我係墨魚呀！」

「佢出咗名大墨魚，唔俾人詬至係奇！」

香港話有好多詼諧詞語，例如搵人笨就叫做「撚水魚」，香港人除了愛用「水魚」形容笨蛋之外，也會譏之爲「墨魚」也。

我們少時熟悉的一個民間神話，墨魚所以滿肚子墨汁，是因爲《西遊記》的唐三藏某次取經渡海，弄濕了行囊，便在沙灘上曬經書，不識字的墨魚到來偷吃，結果滿肚都是墨汁。我們就笑牠：「多麼愚蠢呀！」

還有，「墨魚自蔽」這個典故，早在宋朝已經出現。

宋朝林昉著《田間書》的「墨魚自蔽」條：「海有蟲，拳然而生者，謂之墨魚，其腹有墨，游於水，則以墨蔽其身，故捕者往往迹墨而漁之。噫！彼所自蔽者，乃所以自禍也歟！」

沒錯，墨魚的生態很易把握，因爲它遇到危險或被追捕時，便噴出墨一般的液體，使身邊的水烏黑一片，掩人耳目，藉此脫身。不過，捕者只要追隨水中墨迹，仍然可以順利把牠捉到。所以，「墨魚自蔽」和鴕鳥政策一樣愚昧，我們戲言人之蠢笨，就稱他爲「墨魚」或「大墨魚」了。

混吉

趣怪香港話有時又與吃的文化扯上關係，而「混吉」係最佳一例也。

乜嘢叫「混吉」？

凡一切講來或做來似層層，但實在卻是虛無縹緲或臨時唔做，一律叫做「混吉」，我們時常會聽到售貨員好唔客氣咁講：「揀三揀四，揀完又唔買，正一混吉！」

「混吉」又如何與吃的有關？原來舊時的小型飯店，只要顧客光臨就免費奉送一碗清湯，飯店每天所售雞鴨鵝豬牛肉，都是在這一鍋水裏弄熟的，因此湯裏總會留點肉味，然後落重味精，就是一味「清湯」了。因爲是「清」的，乜都冇，即係空空如也，港人對「空」字沒好感，認爲與「凶」同音，凡「空」都要改稱「吉」，這便有「吉水」之稱謂出現。

那時，窮到冇飯開之人，進入飯店，一屁股坐下，夥計捧來一碗「吉水」，他便一口氣喝掉，乘店員不覺急急遁去，因爲這「吉水」是免費的，對這種混一點「吉水」喝的窮漢，小飯店不能追究他收錢的，夥計就稱這種混騙行爲「混吉」。

唉，想一下，其時香港生活艱難，竟連清湯都甘之如飴，實在係人間悲劇也。

作死・作賤

「你作死嘞，學人出嚟滾！」

嘿，趣怪香港話言人之自找死路，就叫做「作死」，這所謂「自找死路」未必眞的「死」，只是作賤自己，令自己沉淪，亦都算「作死」也。

據胡竹安編著《水滸詞典》：「作死……吳語（如蘇州、上海、嘉興）罵人時有此語，如：『讓伊去作死。』」

《水滸傳》二十七回：「這賊配軍卻不是作死，倒來戲弄老娘。」

《魯齋郎》一折：「你這弟子孩兒作死也！」

《西遊記》十七回：「你個作死的孽畜！」

香港俗話向來係方言大混雜，將「作死」吸納過來，不足爲怪。

其實，「作死」與「作賤」，意義相距不遠，而《水滸詞典》有收錄，認爲係晉陝方言，常見於俗文學裏……

《繆襦記》十四出：「好作賤！可惜殺個五花馬來，動也不動。」

《醒世姻緣傳》二十一回：「其里老什排都曉得大尹與他做主，不敢上門作賤。」

由此可見，香港俗話係中國方言大拼盤，簡直來自五湖四海，非常誇張也。

坳胡

記得小時候經常被大人恐嚇：「唔好哭呀，否則坳胡來嘞！」

嘩，一聽到「坳胡」，小嘴就扁不起來，立刻收聲，唔敢哭也。

「坳胡」究竟係乜嘢怪物咁得人驚？

有好長一段時間，香港人已遺忘「坳胡」這俗語，更不會拿來唬嚇小兒。不過，大約是一九八五年林子祥所唱的《丫嗚婆》，重新使「坳胡」流行了一陣子。

「坳胡婆」，醜怪女人，因爲「坳胡」本身已經係怪物，而「坳胡婆」當然係好人有限，林子祥歌詞所指係老婆大人也。

老婆者，惡嘢，一見就怕怕，形容得貼切。還記得，有「坳胡公」，所指唔係人間賤丈夫，而係那些無良的拐子佬，專拐帶兒童，其時大人又會恐嚇你：「咁百厭，鬼唔望你俾坳胡公拉咗！」

咁多「坳胡」，好得人驚。不過，想深一層，亦幾頭痛，這趣怪香港話，正式文字寫法如何，究竟係「坳胡」？「坳胡」？或是「丫嗚」？還是「咬烏」？

我堅持係「坳胡」，因爲它來源於古代漢語，此二字最早見於《南史》（唐李延壽撰）。

《南史》列傳第三十如是說：「劉胡，南陽湟陽人也，本以其面坳黑似胡，故名坳胡，及長單名胡焉。出身郡將，稍至隊主，討伐諸蠻，往無不捷。蠻甚畏憚之。明帝即位，除越騎校尉。蠻畏之，小兒啼哭，語之『劉胡來』便止。」

嘿，記載得好清楚。

有個漢朝大將軍叫做劉胡，因爲皮膚坳黑，所以叫做「坳胡」。蠻人非常害怕大將軍之武功，每遇小兒扭計啼哭，就索性拿這個惡人來唬嚇孩子們：

「劉胡來嘞！」

「坳胡來嘞！」

「坳胡婆來嘞！」

「坳胡公來嘞！」

由此得見，「坳胡」不算是甚麼怪物，只是個貌陋的黑炭頭將軍，後來才渲染成爲鬼怪。

《南史》所保留的珍貴資料，亦反映出廣東俗話係有好源遠流長之中原文化傳統也。

拉柴

「嘩，警察殺到嚟，雙方火併，大隻青一時間走唔切，連中兩槍，當堂拉柴！」某江湖人物事後憶敍警匪槍戰時之慘烈場面。

沒錯，從槍戰帶出俗話「拉柴」，雖是轉折了點，但既生猛而粗鄙之感覺活現。所以，今次我要談「拉柴」也。

但凡講到人死，粗鄙香港話就叫做「拉柴」，究竟有甚麼出處？嘿，相信絕對難到任何俗話專家。

偶然翻閱一九五三年香港出版的《社會黑幕》雜誌，竟然有所發現，裏面有署名「水銀生」之作者，在《黑話大成》專欄裏寫道：

「洪門中人，以柴、草二字乃指清朝之官兵而言，如擒獲清廷之官，則曰『拉柴』，凡有擒獲回來，必處以死刑者，後人以死曰拉柴者，義乃本此。若殺得一個清廷之兵，則曰『割草』。後來各地草澤英雄，以『拉柴』、『割草』爲擄人之黑話者，亦起源於洪門之隱語，蓋若輩以富貴人家爲對象，等於洪門兄弟之以亡清官吏爲對象一般也。」

處決之前，必然會打餐死。

所以「拉柴」之前，就是「打柴」也。

薯鈍

「佢IQ低，好鬼薯鈍㗎！」

這趣怪香港話「薯鈍」有好多變調：

「嘩，乜你成個大番薯咁㗎！」

「喂，你仲有冇薯啲呀！」

但凡資質笨拙，思想行動不靈敏的人，香港俗話就稱之爲「薯鈍」或「大番薯」，何解？可能，現代觀念視番薯爲賤物，沾滿泥土，其貌不揚，順引拿來罵人蠢拙可也。

不過，在往昔番薯（初名「甘薯」）評價甚高，不像現在的受到賤視。

番薯原籍南美洲，西班牙人把它引進歐洲，發覺其產量高，食味好，廣種耐瘠，是極佳之保豐補歉的備荒作物，於是在統治菲律賓時便廣爲種植，而且嚴禁甘薯外傳。

明代僑居呂宋的福建人陳振龍，經過精心謀畫，在一五九三年回國時，把薯藤秘密地纏繞在航船的纜繩上，表面塗上汚泥，巧妙地躲過了殖民者的檢查，順利通過關卡，航行七天安全到達福建，立刻大量種植。

明末江南大水災，人民缺糧，徐光啓發起種番薯救災。從此以後，番薯與災難結下不解緣，香港人愛稱吃番薯爲「捱番薯」，就係因爲經歷過淪陷時期之饑荒災難也。

不過，追源俗話之來頭，嘿，未有番薯傳入，卻已有「薯

鈍」——但寫作「鉇鈍」。

「薯」係植物，「鈍」係鐵器，相映成趣。

西漢初成書的《淮南子・齊俗訓》記曰：「古者……其衣致暖而無文，其兵戈鉇而無刃……」高誘注：「楚人謂刃頓爲鉇。」莊逵吉疏云：「頓即鈍字」。

沒錯，「鉇鈍」（「薯鈍」的前身）屬古漢語中的楚方言，所謂「鉇」就係兵器的「頓」，而「頓」與「鈍」相通，於是「鉇」等如「鈍」，兩字是同等的意思，其時是不會相連起來應用的。

但漢之後，「鉇鈍」這雙聲同義詞也就出現，雖然用例很少見。

《三國志・吳書・薛綜傳》載薛綜上疏《諫親征公孫淵表》：「今遼東戎貊小國，無城池之固，備禦之朮，器械鉇鈍，犬羊無政，往必禽克，誠如明詔。」

其時「鉇鈍」係指器械，尚未指人也。

近年，香港人將「薯鈍」或「鉇鈍」唸作爲「遲鈍」，除「遲」音與「薯」、「鉇」近音變調外，「遲」更帶有緩慢之意，正正表現了凡事慢半拍之人的行爲也。

你講嘢呀？

「喂，呢度禁止吸煙㗎！」

「吓，你講嘢呀？」

唉，末世趣怪香港話，近年開始流行此一句：「你講嘢呀？」

當你提出意見，對方不但不感忠言逆耳，且非常不尊敬地質疑你是否在講話，很大侮辱成分也。其實這反映了末世港人心態，中英關係惡劣於是人人站出來講話和提意見，呱呱嘈的，但似乎當權者懶得理會：「吓，你講嘢呀？」

唉，香港人快要逼到發癲了。

其實，「講話」(香港俗話「講嘢」)，以前是意思積極的。

《說文》：「講，和解也。」段注：「紛糾者，解釋之曰講。」

《說文》：「說，釋也。」段注：「說釋即悅懌……說釋者，開解之意，故爲喜悅。」

《說文》：「話，會合善言也。」

所以，自古以來「講話」就是講和諧、講協調、講喜悅、講善言。

現在時移勢易，講好嘢冇人信，「話之佢講乜」，一於唔聽：「吓，你講嘢呀？」

更絕還有一句：「你呼吸呀？」

捉黃腳雞

三級香港話「捉黃腳雞」，冇乜人會再講，可能此種千門伎倆已經過時，又或者今之偷情場所保安極佳，所謂「姦夫」者不易被捉到隻「黃腳」也。

沒錯，江湖人物施用美人計然後布局「捉姦」，廣東俗話就叫做「捉黃腳雞」。不過，疑問來了，究竟黃腳雞係乜嘢雞？答案係：「公雞。」

此典故係出自廣東的農村。農民養雞，專養雌雞而不喜養雄雞，因雌雞可以生雞蛋，價值好高，況且雄雞骨硬肉少。

如想劏雞拜神，當然先宰雄雞。如何捉雄雞？雞羣在每天剛亮便放出門外，要捉時便撒把穀在門口，雞羣便會搶着的回來爭食。但雄雞機靈善走，不易捕捉，但牠的特色是好色，當與一羣雌雞走在一起時，顧不得啄食穀米，逐去追逐正在啄食的雌雞交配，直撲上雌雞背上，一口啄着雌雞的項羽，作勢要交配……

此際，正係捕捉雄雞的最佳機會。那急色鬼再無防範，猝然伸手抓住牠的雞腳，每能手到擒來。

雄雞的雙腳呈深蛋黃色，而雌雞和閹雞的腳雖然也是黃色，但淺色得多。

「捉黃腳雞」一詞就是這樣來的，而且十分傳神。

鬼馬

六十年代趣怪香港話非常流行「鬼馬」二字，例如「鬼馬歌王」、「鬼馬大盜」、「鬼馬智多星」之類，但凡講到人性之蠱惑詭秘，其時就一律稱「鬼馬」也。

「鬼馬」，相信很多研究方言的人都想找到它的出處，但能把握的資料可說絕無僅有。

偶翻《番禺縣續誌》，見有「鬼脈」一條：「方言，關以東趙魏之間謂黠或曰鬼，郭注謂鬼脈也。廣州謂黠慧者曰鬼馬，蓋脈之轉音也。」

這縣誌肯定一點，「鬼馬」是從古語「鬼脈」轉音出來的。

再追查《揚子・方言》卷一，論秦楚等國地域時，提到自關而東趙魏之間的山嶺，就叫它做「黠」或「鬼」，而郭璞注：「言鬼衈也。」

「衈」，即「脈」、「脉」的古體。「鬼脈」，其意係指「隱秘難測之山脈」。

「鬼」乃「隱秘難測」之意思，可見於《韓非子・八經》：「故明主之行制也天，其用人也鬼，天則不非，鬼則不知……」

所謂「用人也鬼」者，即指用城府甚深和隱秘難測的人去執行任務，不要被人一眼看穿，套句今日俗話：「沉底大鱷是也。」

單丁

「吓，乜你單丁一個咋，你老婆呢？」

「離婚之後，要適應單丁生活囉！」沒錯，趣怪香港話每談及「孤單者」、「獨個兒」就會稱之爲「單丁」（或「單丁一個」）。

「單丁」，字面解得通，「單」是獨一，「丁」係人，「單丁」就係「人一個」（又稱「打單泡」）也。

不過，唔講你唔知，「單丁」又係中國古老方言所遺留下來的。

例見宋黃庭堅《送密老住五峯》詩：「去與青山作主人，不負法呂老禪將。」任淵注：「倚遇禪師三十年單丁住法昌山。」嘿，三十年單丁一人獨居高山，能夠捱得起此種自閉生涯，確係不簡單也。

通俗小說如《金瓶梅》亦有「單丁」，第五十二回：「你敢笑和尚沒丈母，我就單丁擺布不起你這小淫婦兒？你休笑譙，我半邊俏還動的。」

在《金瓶梅》裏，「單丁」還有一個變奏，就是「單徑」，「沒有其他枝葉。引伸爲其他子女累贅。【例】第九十回：『俺衙內老爺身邊，兒花女花沒有，好不單徑。』」

硬頸

「呢條友硬頸慣，一於暴力對待！」

「硬頸」就係固執之意，頸硬就會「斬崩刀」，令別人奈佢唔何也。

「硬頸」係有好古老典故，直追漢朝時代。

話說東漢光武帝時，董宣擔任洛陽令，爲人正直，不畏強權。光武帝的姊姊湖陽公主縱容家奴胡作非爲，有一次她的家奴行兇殺人，董宣把他殺了。湖陽公主便向光武帝哭訴，光武帝不由分說要處死董宣。

而董宣對光武帝表示不應縱容家奴殺人，漠視國法，說罷氣極便要撞柱自殺……

衆宦官強扯着董宣，不讓他自殺，光武帝命他向公主叩頭謝罪。董宣認爲自己沒有犯任何錯誤，不肯向公主叩頭。光武帝爲了使湖陽公主好下台，命人強硬按董宣下跪叩頭，而董宣用雙手死撐着地面，硬是不肯低頭。光武帝沒奈他何，但又覺得他沒錯，只好下命令曰：「強項令出去！」並且賜錢三十萬給他，以示獎勵。

我相信，「強項」落到廣州話就變成「硬頸」，字義都非常脗合。

「硬頸」發展到趣怪香港話，還有「死牛一面頸」也。

嬲

「唔好嬲喇，最多請妳睇戲！」

「嘿，當我冇到，唔嬲就瓦燒！」

香港人生活節奏快速，人際關係變化莫測，脾氣如天氣，同樣陣風陣雨的，經常因暴躁而發怒，趣怪俗話就叫做「發嬲」，極怒就叫做「嬲到火燒心」。

嘩，此「嬲」字咁刁鑽，如何來源？

早在《說文》已有錄：「嬲，有所恨痛也……今汝南人有所恨言大嬲。」

段氏注曰：「恨者，怨也。痛者，病也。」

當非常「恨痛」，就叫「大嬲」，現今香港人亦會咁講：「嘩，唔得了呀，佢發晒大嬲呀！」而據羅翽雲著《客方言・釋言》，此古「嬲」字後來省作「惱」字：「惡曰嬲……省作惱字，亦爲懊，《廣韻》懊，惱也。惱者，愛之反，不愛則惡，惡則有所恨，恨者，怨也，義實相貫，今語謂所憎惡曰惱，讀平聲。」

沒錯，如果唔識寫原來之「嬲」字，寫成「惱」字，仍然講得通也。

我認爲原先「嬲」從「女」部，可能因爲女人易發嬲，有時又作刁蠻嬌俏語氣：

「嬲死你呀，咁耐都唔打電話俾我嘅！」

嫖口嫖面

打工仔經常這樣嘆氣曰：「遲到十分鐘，女強人已經黑口黑面，眞係好難搵食也。」

小男人嘆氣曰：「家中黃面婆好難服侍，成日黑口黑面對我！」

嘩，趣怪香港話一講到「黑口黑面」，就發明咗好多代名詞，諸如「黑面神」、「玄壇咁面口」，甚而「黑天鵝」（取「入黑就哦」之意）等。

不過，原裝黑口黑面嘅「黑」字，應該寫成「嫖」，咁就鮮爲人知也。

《說文》：「嫖，怒也。」

《說文解字注》解釋得更清楚：「按此字，《廣韻》，烏黠切，嫉怒也……《玉篇》，莫勒切，奴也，奴者，怒之誤。」

沒錯，這些古老的字書都有記載「嫖」字，而且解釋一致，都係「怒」義，最特別之處，該字從「女」從「黑」，分明係暗示女人容易慍怒，非常形象化。「嫖口嫖面」，女人含怒的嘴，女人帶慍的臉……

「做乜嫖起塊面啫，最多我錯囉！」小男人最懂施展的一招。

於是，就慣了，這「黑天鵝」羽翼長成，變爲「黑白天鵝」（即係「日哦夜又哦」）也。

日哦夜哦

「屋企個黃面婆日哦夜哦，好難頂也。」

「唉，搵食艱難，俾老細哦咗成個鐘頭！」

「你哦我有乜用嘅，根本就唔關我事！」

沒錯，近十年趣怪香港話好流行此個「哦」字，當吟吟沉沉在耳邊罵不停口或者滔滔不絕的教訓着，就叫做「哦」了，例如怯內者愛稱老婆做「黑白天鵝」——意思謂「黑夜又哦」、「白晝又哦」，而「哦」與「鵝」同音，屬非常之搞笑俗話也。

不過，無巧不成話，此欺人太甚之「哦」竟然有古老之出處，眞係信不信由你。

「哦」，舊時中國地方俗話乃係「俄」……據丁惟汾先生《俚語證古・語叢》：「俄人，化人也。以無禮欺凌人，謂之俄人。俄字當作化（古音讀俄）。《（春秋）公羊傳・桓公六年》：曷爲慢之，化我也。何注，行過無禮，謂之化，齊人語也。今鄉俗凡乘車馬行過村鎭者必下，否則村鎭人以過客爲無禮，且以爲凌辱，蓋猶是古之遺俗也。」

嘿，似乎趣怪香港話的「哦」，係來自很古來的「俄（人）」，「俄」係「化」，「化」既是欺凌，亦是教化——「細佬，教精你喇！」通常「哦人」，除了教訓，還帶有「教精」之意，難怪會「日哦夜哦」了。

依依哦哦

「最憎人辭不達意，依依哦哦！」

「做就做，唔做就算，咪喺度依依哦哦！」

趣怪香港話，但凡混淆其辭，隨聲附和及顧左右而言他的語態，就稱作「依依哦哦」。

其實，廣東話有好多疊音詞，例如「霹靂啪勒」、「叮零噹啷」之類，它們的出處眞係無從稽考。不過，「依依哦哦」，據一位方言研究家指出，係源自唐宋流行之漢語「依阿」。

「依阿」詞例，最早出現於《文選》晉干寶的《晉紀總論》，談到當時士風只愛空談，苟安，沽名釣譽：「其倚仗虛曠，依阿無心者，皆名重海內。」

「依阿無心」，就係當時說話依依哦哦。

《新唐書・蕭瑀傳附蕭復》：「（復）因述君臣大端，即自言：『若使臣依阿偷免，不敢當宰相。』」

「依阿偷免」，用趣怪香港話翻譯，就係「依依哦哦，做嘢又吞泡」之意也。

歐陽修的《歸田錄・自序》講及修仁義之道：「又不能依阿取容以徇世，使怨嫉謗怒，叢於一身，以受侮於羣小。」這裏的「依阿取容」，其意係「依依哦哦，睇人面色，投其所好」也。

水皮

「佢呢個人，大字都唔識多個，眞係水皮。」

嘿，但凡物件質量差、次、劣或者爲人無能、冇本領，我們趣怪香港話就會封贈之曰：「水皮」。

此「水皮」系列，諸如「水嘢」、「水貨」、「水蟹」、「水到死」之類，簡直林林總總，但留下胡塗賬一筆：何解「水」與劣等扯上如許密切之關係？唉，廣州話借音字最多，此「水」其實借古字「苴」（音「狙」）而來的。

《集韻・馬韻》：「苴，側下切，土苴和糞草也，一曰糟粕，或作柞。」又曰：「土苴，糟粕，一曰不眞物。」

這都解釋得很清楚，「苴」係賤物，等如「水嘢」，後來引伸到衣物上去，例如《墨子・兼愛》：「昔者晉文公好苴服。」又例如《莊子・讓王》：「顏闔守陋閭，苴布之衣而自飯牛。」

「苴服」、「苴布之衣」，「苴衣」，意即粗布衣服。無巧不成話，香港舊時有此俗語稱衣服爲「皮」（讀若「披」），「着起西裝」就叫做「着番套皮」。所以，會否「苴衣」突然變咗「苴皮」，又會否借音變了「水皮」？哈……哈……太大膽的假設了，且當爲趣談吧。

滑口

「佢講說話好滑口㗎，死嘅都俾佢講翻生！」

「佢飲咗生油，所以咁滑口！」

沒錯，趣怪香港話但凡言人之口甜舌滑，口齒伶俐等，就會形容爲「滑口」，而「滑口之人」，最佳職業當然係靠把口搵食，例如經紀、講古佬、唱片騎師等，總之要滑口，最好連樹上小鳥都可以騙下來也。不過，「滑口」又有另一個意義，就係一時講得性起，連唔應該講嘅，都講咗出嚟，我們時常聽得人說：「慘，講滑咗口，爆晒啲嘢，呢回死硬！」

我相信此俗話「滑口」，係出自古時中原方言「口滑」。據胡竹安編著《水滸詞典》之「口滑」係：「說話或吃東西自禁不住。」

吃東西自禁不住用例，《水滸傳》：「武松吃得口滑，只順要吃。」（第二十三回）；「阮小七吃得口滑，一連吃了四瓶。」（第七十五回）。

說話自禁不住用例，《水滸傳》第七十二回：「酒行數巡，宋江口滑，擰拳裸袖，點點指指，把出梁山泊手段來。」《古今小說》卷十：「只怕姪子家口滑，引出是非，無益有損。」

廣州和香港俗話經常愛把詞語倒轉，「口滑」就變成「滑口」也。

有本事

「移民？我冇本事呀！」

「亞陳仔眞係有本事，炒股賺咗一百萬！」

我們香港人好重實際，「冇本事」就會俾人睇低，「有本事」就會令人眼紅。

「總之，有本事就放馬過來！」

這俗話「本事」，意謂「本領」、「技能」等，係源出於古老戲行術語。大抵廣東人愛看戲，所以吸納之爲俗話。

宋代金盈之《醉翁談錄》講到其時之散樂雜班（即「戲人」）：「夫善樂色技藝者，皆其世習。以故絲竹管弦，豔歌妙舞，咸精其能。凡朝貴有宴聚，一見曹署行牒，皆攜樂器而往，所贈亦有差。暇日，羣聚金蓮棚中，各呈本事，來觀者，皆五陵年少及豪貴子弟……」

元曲《賺蒯通》：「我想韓信，淮陰一餓夫，他有甚麼功勞，甚些本事？」

「各呈本事」，攞啲本能出來俾人睇下；「甚些本事」，則懷疑佢有冇本事。

在戲行術語中，「本事」還有另一個意思，指一齣戲的故事提要，我們俗稱「戲橋」是也。

「我冇本事㗎，請多多指教！」

唔中用

「我老了，唔中用了！」

唉，人間哀愁，莫過於英雄遲暮。所以，「唔中用」，最冇志氣香港話，少聽也罷了。

「唔中用」除了相等「冇用」之外，又等如「不可觀」或「不濟事」，例如某商人給問到舖頭生意如何，他無奈的答：「唔中用了，濕濕碎喇！」意謂「唔生唔死」也。

表面看來，「唔中用」係廣州俗語，其實好有歷史，相當古雅，來自古語文的「不中用」。據《希通錄》說：「但談以不可用爲不中用，晉時已有此語。」

其實漢時已有講「不中用」，單就《史記》已有兩條。其一，《史記・外戚世家》：「武帝擇宮人不中用者，斥出歸之；衞子夫得見，涕泣，請出，上憐之，復幸，遂有身，尊寵日隆。」其二，《史記・秦始皇本紀》：「始皇聞亡，乃大怒曰：『吾前收天下書，不中用者盡去之。』」

《史記》以外，《漢書・王尊傳》亦有：「掾乘功曹，各自底厲，其不中用，趣自避退。」

這可見秦漢時，「不中用」一語已極流行，而大史家兼文學家的司馬遷與班固，更不以爲俚俗，而形諸筆墨了。

牙擦擦

香港人有時幾囂張，牙尖嘴利，理論多多，誇誇其談，而睇唔順眼者，不禁罵之：

「咪喺度牙擦擦，做出嚟睇過至知！」

「咁牙擦做乜嘢，想我剝你棚牙係嘛！」

「正一牙擦大王，我眞係頂佢唔順！」

冇錯，講說話「沙塵」，俗話就叫做「牙擦擦」，而且收入饒秉才等著《廣州話方言詞典》（商務印書館出版）之內，這「牙擦擦」就成爲「官方」寫法，總不能寫成「牙刷刷」吧。不過，諗眞下，這「牙」字加個「擦」字，實在起唔到乜嘢意思，點解會等如「牙尖嘴利」或者「巧言多辯」？既然起唔到乜嘢意思，點解唔可以寫成「牙刷刷」？實在令人費解也。

我的大膽假設，可能「擦」字係另有字源，只是日久淹沒吧了。

於是，翻開古老的字書，找到一個線索，就係「齜」字。《玉篇・齒部》：「齜，初八切，齒利也。」《集韻・黠韻》：「齜，初戛切者察。齒利，一曰噆也。」沒錯，講得好清楚，「齜」，係「察」者，解作「牙尖嘴利」。所以，「牙擦」應源自「牙齜」。

唉，「齜」字咁複雜咁難寫，學來作甚，還是讓它消失吧！

奀

「冇法喇，人工奀，儲唔到錢結婚！」香港打工仔慨嘆曰。

「人工奀」，即係「薪金少」。這「奀」字，係很傳神的廣州方言，它由「不」和「大」組成，就是小、瘦小、弱小、稀少等，多數形容人物，例如：「奀仔」（「瘦小的孩子」——還變爲花名如「奀豬」、「奀狗」等）、「奀嫋鬼命」（多數指婦女十分之瘦弱者）、「奀嫋嫋」（即「又瘦又高」咁解）、「奀雌雌」（指又矮細又瘦弱之小孩）等。

「奀」，古字書是沒有的，顯然屬某地域之方言，甚至讀音都沒有一定。例如清朝鈕琇撰《觚賸》：「粵中語少正音，書中俗字，人物之瘦者爲奀，音茫。」

嘿，「奀」讀成「茫」音。

但范成大著《桂海虞衡志》：「奀，讀如動。」

而《搜眞玉鏡》這「奀」又讀成「尺止切」，可見此方言音韻之混亂情況也。

不過，有一個線索指出，「奀」字源出廣西方言，好值得留意，宋朝周去非著《嶺外代答》：「廣西俗字甚多，如夥音矮，則不長也……奀音勫，言瘦弱也。」

嘩，咁複雜混亂，簡直俾佢激奀也。

溝女

「落尖東溝番條女！」

經常聽聞市井之徒如是說。

唉，香港話好多時係非常鄙俗，以上之「溝女」或「溝仔」（意謂「鬼混上男女」），簡直應列爲「三級」語言也。

不過，廣東話之「溝」字其實係好正氣，意思係指將多種物質摻和、聚合起來，屬經常用到的廣州口語，例如「溝溝埋埋」、「溝勻佢」、「忌廉溝鮮奶」、「威士忌溝冰水」等，而且還有個趣怪俗諺：「好就糖黐豆，唔好就水溝油。」

如非近年香港市井流行「溝女」或「溝仔」，此「溝」字就不會習染邪氣……

其實「溝」字只是俗寫的記音字，源流甚爲古遠，亦反映出廣東話與中原文化關係深厚。「溝」本字應作「匌」，那是秦漢之際出現的形聲字，在經傳古籍中則作同音假借，字作「鳩」、「逑」。

《說文・勹部》：「匌，聚也。從勹九聲，讀若鳩。」

《說文・辵部》：「逑，斂聚也。《莊子》作九。今字則鳩行而匌字廢矣。」

「鳩」字流行之後，最古的「匌」字就給代替了。

「鳩」係一種鳥，《說文・鳥部》指出：「鳩，鶻鵃也。」

可能將「鶻鳩」兩字急讀，就變了「鳩」音，鳩鳥性好羣居，所以詞義就引伸爲「聚」也。

《爾雅・釋詁》曰：「鳩，聚也。」

沒錯，聚集、聚居，而且混雜的聚起來。見於《左傳・隱公八年》記載：「君釋三國之圖，以鳩其民。」意謂春秋霸主征服三個國家，打碎其國界版圖，使三國之民混雜一起聚居，以破除人民之間的隔膜。

同書，昭公十七年：「五鳩，鳩民者也。」混雜之民就叫做「鳩民」。順邏輯推論，還可以「鳩女」、「鳩男」……（未知古籍有否此類證據）。

唐宋都通用「鳩」字（如辛棄疾《美芹十論》云：「臣嘗鳩衆二千……與圖恢復。」）後來衍化爲複音詞，如「鳩合」、「鳩採」、「鳩聚」等。

而「鳩」字作爲單音詞的這個古意，今之普通話已不再用，唯獨廣州話還使用着，更被香港話渲染着性的意味。

敲竹杠

「慘，個衰仔揸住我把柄，得閒就俾佢敲竹杠！」

沒錯，「敲竹杠」，此俗話目前香港仍有用到，所以好值得一提。

何解但凡向人勒詐就稱「敲竹杠」？有兩個傳說。第一個傳說，源自四川，當地之人上山要坐滑竿（港人稱之爲「山兜」），乘者坐其上，由兩人抬着上山，一到半山，「敲竹杠」就開始了，抬者「篤、篤、篤」的用手敲竹竿，表示抬不動了，要重新講價，目的就是要乘者加錢，否則只好停下來「休息」，總之就按兵不動……

「加唔加錢？唔加錢就到此爲止！」

唉，人到此時，不上不下，卡在半山，正是進退維谷的時刻，實在無奈，只好應「敲」而加錢，於是那「竹杠」也就敲成了。

第二個傳說，源自清末時候的紹興師爺。據浙江文藝出版社主編《紹興師爺的故事》（一九八五年）：「現在，民間常常用『紹興師爺』一詞，來形容人的刁鑽刻薄。其實，原先……他們有學識，有心機，辦事認眞。後來，有一樁偶然的事情，使『紹興師爺』和『敲竹杠』無形地聯繫在一起，故而使『紹興師爺』這個詞帶有貶義性質……」

清末時候，沿海一帶販賣煙土成風，而清政府在各地設立

關卡，嚴禁販賣鴉片。有個狡猾的雲南走私客，將煙土收藏在粗大的竹竿裏，由商船運到浙江紹興碼頭……

關卡檢查官照例上船檢查，但搜不到甚麼，正準備開行時，一位紹興師爺正吸着管旱煙，吞雲吐霧，一邊走進船艙，提起長筒煙管，向竹杠「篤、篤、篤」地敲了幾下，準備把煙灰磕掉。

誰知此「篤篤篤」一敲非同小可，嚇得雲南走私客神色慌張，以爲該師爺看出了他窩藏禁物的秘密，敲敲竹杠，是打個暗號給他。

雲南客商早有準備，忙從懷裏掏出一包銀子，假稱雲南旱煙，悄悄地塞給師爺，並打着笑臉說：「這是包上等雲南旱煙，煙味醇厚，請師爺笑納。」

紹興師爺接過旱煙，但感分量沉重，知道裏面是銀子，立刻明白對方是在賄賂他，便悶聲不響地將之塞進腰包，管自上岸去。後來，雲南客船的煙土被別的關卡查獲了，才知道煙土暗藏於竹杠之內。從此，「敲竹杠」就在民間流傳開來了。

六十年代時期，香港一般勞苦大衆，都以抽「大碌竹」的水煙爲主，與紹興師爺的精緻名貴的煙管，確有雲泥之別。

搭撒

「搭撒」此廣東方言，香港新一代唔多講，有必要在消失之前記下來。

「呢個人眞係冇搭撒！」

「佢做嘢冇厘搭撒㗎！」

所謂「搭撒」係冇着落、冇目標、冇結果之意，多數用來形容唔負責任之人也。

「搭撒」這個詞，原來係古老語言，早在元朝時代，中原人已講在口邊了，不過，從前是把「搭撒」寫成「撻煞」，字面上雖然有點差異，但在作用上，兩者係相通，甚至相同。

元人雜劇《李亞仙》有此一句：

「這人眞是沒撻煞的了。」

其注解指出：「事情不歸着，謂之撻煞，沒撻煞是沒有歸着，無着落的意思。」

還有《古今小說》第三十九卷「汪信之一死救全家」那一句：「後來做了一場沒撻煞的笑話，此乃命也、時也、運也。」這個「沒撻煞」，係冇下文，冇結果咁解，落得笑話一大個。再查字典睇下，「撻」係解「迅速」，「煞」係解「煞住」，「撻」與「煞」加起來，意謂「好快解決」，「沒撻煞」就即係「沒能夠解決」。可以肯定，廣東俗話「搭撒」係從「撻煞」的諧音而來也。

我在想，這「搭撒」從字面看是毫無意義的，難道別有出處？

偶然翻閱《遵義縣誌》的方言篇，竟然發現「搭撒」還有出處，就是變化自「傝摋」：「不謹曰傝摋，音搭撒。」

嘿，嘿，太好了，原來「搭撒」最早是寫成「傝摋」的。再追查字書，《玉篇・人部》有錄：「傝摋，惡也，一曰不謹貌。」既然從「人部」，當然說的是人了。

《辭源》亦有解釋「惡劣、沒出息，一曰不謹愼。」看來，從音和義，這「傝摋」與今之「搭撒」完全脗合也。

不過，元明清的俗文學作品，不用「傝摋」而用「搭撒」。

例如《西遊記》三十九回，孫行者遇見太上老君，想起偷仙丹之事，立刻作禮笑道：「老官兒，這等沒搭撒，防備我怎的？我如今不幹那樣事了。」

反斗

「嘩，乜個細路咁反斗㗎！」

「呢間學校啲學生出名反斗星！」

「呢個大良阿斗官嚟㗎，唔好得罪佢！」

但凡講到小孩之頑皮，趣怪香港話就會說成「反斗」，而頑皮之人就叫做「反斗星」，傳說晚清廣東省順德出了個惡名遠播的二世祖叫做「大良阿斗官」的，似乎亦與「反斗」有關也。

何解頑皮叫做「反斗」？

有人認爲頑皮孩子愛翻筋斗，所以就有趣怪俗話「反斗」了。此說暫作保留，因爲我要引用著名考據學家丁惟汾著《俚語證古》的論點，藉此而指出「反斗」係源出自古老之北方俗話「反登」……

《俚語證古》：「反登，版蕩也。皮僻也。小兒盲動謂之反登。反（古音讀版），字當作版。登爲蕩之雙聲音轉。又謂之皮，皮（古音讀坡），字當爲僻（古音讀頗）。《爾雅・釋訓》，版版蕩蕩，僻也。《說文》僻，從旁牽也。」這一段文字大概是說，俗話「反登」二字，又轉音爲「版蕩」，係用來形容孩子的「皮僻」（今義即「頑皮」）或「從旁牽」（即「多手多腳」），保留到廣州方言就是「反斗」了。

靚溜

「佢老婆好靚溜，做過模特兒㗎！」

「嘩，着到咁靚溜，去邊呀？」

「搵番個靚溜男仔做老公先！」

沒錯，趣怪香港話但凡講到男女之「美麗」、「漂亮」、「英俊」形貌時，就愛說爲「靚溜」。

外省人說「美麗」，廣府人謂之「靚」，計有「靚仔」、「靚女」、「靚姑」、「鬼火咁靚」、「靚嘢」等。但「靚」字早見於古代文獻，並非俚俗字眼，宋徽宗《燕山亭》詞：「新樣靚妝，豔溢香融。」

「靚」字雖古，但靚溜的「溜」更古。原來寫法係「懰」，很早就見於《詩經・陳風・月出》：「月出皓兮，佼人懰兮，舒慢受兮，勞心慅兮。」這「佼人懰兮」趣怪香港話譯法就是「靚女靚溜兮」。

何解「懰」演變爲「溜」？

我相信因爲「懰」與「瀏」同音，所以混淆來用。

據陸澹安編著《戲曲詞語匯釋》：「瀏，同『溜』。逃走。【例】《岳陽樓》三郭馬兒白：好兩個後生，拿一個先生，被他瀏了。」

就這樣，「靚懰」過渡爲「靚溜」也。

冇厘神氣

香港好多人習染着末世心態：

「一片混亂，冇厘神氣。」

「處事不清，冇厘手尾。」

「返工上班，冇厘心機。」

唉，趣怪香港話但凡講到「毫無」，或「沒有一點兒」之意思，就會稱爲「冇厘」了。此「冇厘」究竟有乜來頭？

有一個講法係來自古漢語詞「莫釐」。「莫」音古讀如「暮」。而「釐」的古字義有二：一、理也，治也；二、禧也，福也。

「莫釐」大約是指「沒有管理」。

最早用例，漢朝蔡邕的《樊惠渠歌》：「我有長流，莫或閼之。我有溝澮，莫或達之，田疇斥鹵，莫修莫釐。饑饉困悴，莫恤莫思。」其大意是歌頌修理渠道，做好水利工程，而「莫修莫釐」，當然係指沒有修整和毫無管理了。

南朝宋范曄撰《後漢書・皇后紀論》：「漢興，因循其號，而婦制莫釐，高祖帷薄不修，爲文祖無辯……」文中所說的「婦制莫釐」，就是指三宮六院的制度無人管理，一片混亂。

後來，「莫釐」的用例不多見了，甚而消失，但卻落在廣州俗話中得到保留，寫作「冇厘」，我相信這是大有可能的。

架勢

「自己人打自己人，好架勢咩！」

「架勢」，好風光，好威猛咁解。不過，我們好多時係利用來唱反調，即係講時帶着鄙視的語氣，例如上面所提到的「好架勢咩」。

這裏再舉多個事例：「佢如今就架勢喇，發咗達，有錢唔識人囉！」

嘿，這「架勢」係有古來源的，出自較僻的詞語「假勢」。「假」者，借也，憑藉也。「假勢」即係借助別人威力，狐假虎威一番。

「假勢」，最早見《後漢書・孝和帝紀》，論暴君所爲：「……競爲苛暴，侵愁小民，以求虛名，委任下吏，假勢行邪，是以令下而姦生，禁至而詐起。」

「假勢」雖然冷門，但時不時都會有用到，甚至到近代太平天國的洪秀全所下的《整頓屬員詔》也有用例：「業經保封者，宜聽現在理事衆權節制，以免假勢妄行，希圖庇護也。」

嘿，「假勢行邪」、「假勢妄行」，簡直豈有此理也。

姣

「個死姣婆，又喺度發姣嘞！」

「佢年紀一大把，仲着到鬼五馬六，正一姣屍腩豚！」

但凡女人生性淫蕩，趣怪香港話謂之「姣」，如果作風接近發花癲，就叫做「姣屍腩豚」了。

不過，「姣」最早的字義，以《說文》爲首，其解釋曰：「姣，好也。」而《廣雅・釋詁》亦都說：「姣……好也。」顯然與今日用語，在意思上有很大的出入。

「姣」爲淫蕩，出自《左傳・襄公九年》，其中有一段文字描寫襄公祖母穆姜早年與叔孫僑如通姦，擾亂國政，後被成公幽禁別宮時，她講過一番話：「今我婦人，而與於亂。固在下位，而有不仁，不可謂元。不靖國家，不可謂亨。作而害身，不可謂利。棄位而姣，不可謂貞……」

這「棄位而姣」句，晉杜預注曰：「姣，淫之別名。」唐孔穎達疏曰：「今時俗語謂淫爲姣，故以姣爲淫之別名。」

大概隋唐以來，「姣」代表淫之語意相當流行，所以《玉篇》正式如此收錄：「姣……嫋也。又音狡，妖媚也。」

沒錯，發姣既係媚術，又係狡猾手段也。

蠻雷

「佢呢個人蠻雷雷，非常唔講道理㗎！」

但凡言人之橫蠻暴躁，就稱「蠻雷」（或「蠻雷雷」），究竟出自何經何典，嘿，非常不易解釋，要不是偶然翻看地方誌書……

《電白縣誌》卷三：「人之情性狠戾不常者謂之蠻雷，道書云，雷有五，其一曰蠻雷，蠻雷者倏然起，倏然止也。」

所謂「雷有五」，即是雷公（或雷神）係有五位之多，當然這是民間傳說，其中一個雷公叫做「蠻雷」，因爲性情狠戾不常，倏然起，倏然止，人間子民最怕是他。

行雷閃電好得人驚，不過，自春秋戰國以來，人們已給雷公加上了許多社會職能，認爲它能代天執行刑罰，殛殺有罪過之人，主持人間正義，例如《西遊記》五十回：「傳旨敎九天府下點鄧化、張蕃二雷公，與天王合力縛妖救難。」

俗話之中有「好心着雷劈」，本來就冇做過錯事，奈何雷公要懲罰，唯一解釋就係遇着「蠻雷」也。

「雷有五」之說，見古籍者不多，例如《三教源流搜神大全》有「五雷神」一條，但沒有解釋。不過，翻閱《古今圖書集成・神異典》卷二十一的《神仙感遇傳》則有一段精采的描寫，可作參考也：

話說信州人葉遷韶，幼年採樵，避雨於大樹下，忽見雷公

爲樹枝所夾，奮飛不得，因該樹被雷劈後，樹枝卻合起。遷韶取石楔開枝間，雷公脫身，約他明日在此見面以作餽謝。

果然，次日雷公贈他一本天書，說道：「此行之，可以致雷雨，祛疾苦，立功救人也。我兄弟五人，要雷聲，喚雷大、雷二，必即相應。然雷五性剛暴，無危急之事，不可喚之。」

自此葉遷韶行符濟世，爲太守所忌，某日乘他酒醉擒之，正準備施行刑罰，遷韶階下大呼雷五一聲，時方旱，日光猛熾，凌空霹靂巨響，嚇得衆人心膽盡喪，遷韶便脫險了。

上面所說「雷五性剛暴」，即指雷公五兄弟排行第五者就是「蠻雷」了。

蠢蠹

「嘩，佢賭得好奸蠢呀！」

「呢條友正一蠢蠹，唔信得過㗎！」

沒錯，對一些奸險狡詐，損人利己行爲，趣怪香港話就稱之謂「蠢」、「奸蠢」、「蠢蠹」等，但一般都不懂此字，而以「茅」代替，不過，其正寫應該係上古之「蠢」也。

《說文》最早解「蠢」：「從虫虫，矛聲。」《爾雅・釋蟲》：「食節，曰賊；食根，曰蠢。」所謂「食節」係指食禾節的害蟲，「食根」更厲害，可見這是絕等的害蟲。

《詩經・小雅・大田》：「不稂不莠，去其螟螣，及其蟊賊，無害我田穉。」自此以後，文籍都以「蠢」、「賊」比喻爲危害國家人民的害羣之馬也。

《左傳・成公十三年》描寫晉侯使呂相絕秦，其陳辭曰：「我之自出，又欲闕翦我公室，傾覆我社稷，帥我蠢賊，以來蕩搖我邊疆。」

《後漢書・岑彭傳》：「我有枳棘，岑君伐之；我有蠢賊，岑君遏之。」

總之「蠢」與「賊」，都屬於蠢蠹之類，係應該審愼處理，否則好易上當。所以，蠢蠹係「過街老鼠——人人喊打」也。

詐假意

「詐假意講幾句好話，佢已經開心死囉！」

「詐假意咋，乜你當眞㗎！」

趣怪香港話，但凡講到狡猾男女「假細心」、「假意思」、「欺欺詐詐」之類，就叫「詐假意」（而這個「意」又讀成「依」）。

我認爲這「詐假意」係與客家話「詐故意」有一定之淵源。

羅翽雲著《客方言・釋言》：「謂故意曰詐故意，古謂詐爲故，晉語多爲之故，以變其志……」

原來，「詐」和「故」係共通語。

《呂氏春秋・論人篇》：「去巧故。」高誘注曰：「巧故，詐僞也。」

《淮南子・主術訓》：「上多故，則下多詐。」高誘亦云：「故巧也。」

這裏看到「巧故」又可調轉爲「故巧」。後來「故巧」又變成了俗語「故意」。

羅翽雲的《客方言》還指出：「今俗語則詐故連言，謂巧者曰詐故意。」他認爲「詐故」變化到今天，已經可以連用，當施「巧計」時，便加個「意」字，就成「詐故意」。

「詐假意」的「假」，相信因與「故」屬同一意思，所以有此變奏也。

叻

「佢眞係精叻嘞，咁細個就識得搵錢！」

「正一鈍胎，叻唔切咁！」

香港人至鍾意係個「叻」字，成個系列咁多，例如「叻仔」、「叻女」、「叻歸左」、「阿叻」諸如此類，一大堆也。

不過，此「叻」字係近世新鑄字，以前沒有，甚且東南亞亦用到，好像新加坡就曾俗稱「叻埠」了。

研究方言的學者，都想了解「叻」字的起源，有人從《康熙字典》找到了個「𠊎」字：「音勒，《說文》材十人也。」

「材十人」之意，大抵係指以十人之力或力抵十人，非常勇猛也。

《說文解字注》解「𠊎」：「十倍於人也，十人爲𠊎，千人爲俊……力亦聲。」段氏同時間是解釋了兩個字，如果你抵得上十個人，你就係「𠊎」，如果你抵得上千個人，你就是「俊」——所以古時英雄人物，全都稱「俊傑」，就是因爲有此出處。

這「𠊎」，讀音與「叻」接近，而字形又似「叻」，所以被列爲熱門字選。不過，講到「精叻」二字時，又有唔同睇法，有人認爲係源自廣州方言「精懇」。

精叻

「撈世界要醒目，搵食要精叻！」

沒錯，講過個「叻」字，亦提到「精叻」另有出處，就係「精黐」也。

《番禺縣續誌》指出：「精，猶銳利也。利之反，爲鈍。精，不鈍也……晉謂之黐……廣州謂人敏慧曰精黐，俗寫作精乖，誤也。」

《康熙字典》解「黐」：「音埋，《博雅》：慧也。」

但丁惟汾著《方言譯》則認爲「黐」與「狸」是音義相通的，他指出：「黐與狸通，《詩・豳風・七月》篇，取彼狐狸，字亦作蜮。《小雅・何人斯》篇，爲鬼爲蜮，則不可得，傳云，蜮短狐也，狸似狐而小，胡謂之短狐，日照（作者別名）呼之爲野狸子，其性鬼黠，善蠱惑術，故字又從或，或爲惑之初文，獸之慧黠者，謂之黐，人之慧黠者，亦謂之黐……」

《方言譯》的一大段考證，主要係指出，古代的時候描寫狐狸「爲鬼爲蜮」，「蜮」就是蠱惑，也即狐之特性也。

但身體短小的一種狐狸又叫「蜮」，屬野狸子（或狸貓）類，甚爲蠱惑。後來引伸爲人性，亦都稱「精黐」也。

吹牛皮

「呢條友講大話，吹牛皮，唔信得過㗎！」但凡罵人滿嘴謊言，除了愛稱其「車大磨」之外，還會責之「吹牛皮」。

此「吹牛皮」並非地道香港話，而是因爲戰後北方人南移多了，才吸納過來的。

據說，「吹牛皮」是中國黃河上游地區自古流傳下來的一句方言。

黃河上游水急灘險，船隻行駛非常危險，過去所用的渡河工具都是皮筏。皮筏是將羊皮或牛皮製成一口口的皮袋，使用時只要充氣使之飽滿，再以細木條或竹枝相互連接在一起，這東西入水不沉，隨渡上下，看似驚險，實則十分安全。

至於皮袋的充氣，一般都在河邊進行。羊皮袋較爲容易，只要用口盡力吹便能辦到；而牛皮袋呢，由於大而厚，需氣量多，就不這樣簡單了，因此吹牛皮袋總是將羊皮袋作爲氣囊，在羊皮袋的一頭繫上鐵筒，把筒塞入牛皮袋之口，然後在另一頭充氣；羊皮袋氣滿後，通過鐵筒一次次地壓入牛皮袋，好像打車胎般，其費力可想而知。

所以當地人對於那些好說大話者，出言譏之：「咁大口氣，點解唔去黃河邊吹牛皮啫！」

另一個講法，係來自古語「吹牛庇」（而正式寫法係「吹蝓蚾」）也。

丁惟汾著《俚語證古》力主此說：「吹牛庇，吹蝓蚹也。大言不慚，謂之吹牛庇。牛字當作蝓（古音讀牛）。士冠禮釋文、蝓音由。庇爲蚹（古音讀比由切）之雙聲音轉。吹牛庇，爲吹蝓蚹……」

嘩，講咗一大輪，咁究竟乜嘢叫做「蝓蚹」，字書並沒講得清楚，例如《爾雅・釋魚》：「蚹蠃蜬蝓。」同字同用，而郭注云：「即蝸牛也。」其實係指有個大螺殼的生物，而這螺殼在古時是很有用的……

且看丁惟汾解釋：「蚹蠃蜬蝓，上古用爲吹器，其爲聲也大而宏。故謂大言者爲吹蝓蚹。夏聲流傳，波及東夷，故日本謂大言者吹法螺，法爲蚹之雙聲音轉。螺爲蠃之異文，法螺即蚹蠃也。」

這丁惟汾說得有趣，吹蝓蚹（古時祭儀或通訊）之用，吹起個螺殼聲音宏大，後世就拿來形容講大話之人（「大言者」），此語竟東渡日本，而日本話則演變爲「吹法螺」，是否如此？要找個日本通請教一下。

（編者注：《香港話大系》的另一姊妹著作——《次文化語言》，彭志銘編著，對「吹牛皮」和「吹法螺」的關係，另有詮釋，可作參考。）

哨牙

「哨牙仔，西瓜刨，個樣鬼咁醜！」

「佢有少少假哨牙，樣子仲俏喇！」

當人之長相門牙露出唇外，廣東話就稱之爲「哨牙」，拿來侮辱人時就叫他做「哨牙狗」了，哼！眞是豈有此理。

「哨」，吹口哨的「哨」，吹哨子的「哨」，應用到「哨牙」上，似乎係寄音字，是否意味着有古老的出處！非請教專家不可。

專家羅翽雲著《客方言・釋形》有「閜牙」一條：「齒露不正曰閜牙，《集韻》閜，所稼切，開也，讀若沙去聲，然非語根，閜牙者，齜齷之聲轉……」

原來，「哨牙」正統寫法係「閜牙」，但「閜牙」又有更古出處，就是「齜齷」。

《說文》：「齹，一曰開口見齒兒。」

《廣韻》：「齜齹，齒不正。」

《玉篇》：「齹，齜也」

古時這「齜」，音近「牙」，又可寫作「啀」，例如《管子》篇：「東郭之狗啀啀，旦暮欲嚙我椑。」

段氏《說文解字注》：「啀啀，露齒之兒。」

總結羅翽雲之推論，「哨牙」出自「閜牙」，而更古老的就是「齜齷」也。

發朗捩

「小姐，乜妳又刁蠻又朗捩㗎！」

「呢條友好狼胎，發起朗捩嗰陣唔同人咁品㗎！」

嘿，但凡指人之蠻橫霸道、粗暴狼狠、刁蠻無理、亂發脾氣，趣怪香港話一律稱之爲「發朗捩」也。

「朗捩」這組合頗爲奇怪，「捩」就係「捩橫折曲」（或「捩橫拗直」）的「捩」，有無理拗捩之意。但「朗」（讀如英文LONG）又作何解釋？似乎與「捩」無法配合的。

近日讀羅翽雲著《客方言》，我大膽肯定：「朗捩」是古語「狼戾」的變種。

《客方言・釋言》指出客家話有「狼賴」一語，其解釋：「散漫不檢曰狼賴，狼賴即狼戾，狼戾古語也。《孟子》：樂歲粒米狼戾；趙注，狼戾，猶狼藉也，饒多狼藉棄捐於地也。」

這個「狼戾」，解作「散漫不檢」，雖然與今之「朗捩」有點出入，但相距則不遠矣。

但何解變到客家話成爲「狼賴」？首先看鄭注《大學》：「戾之言利也。」

「戾」可作「利」解。「利」與「賴」舊時可互用（甚而「利賴」一起用），所以就有「狼賴」了。

眼睩睩

生猛香港話層出不窮，最佳例子之一就係「眼睩睩」，任何場合都會用得着也。

三姑六婆如是說：「個細路眼仔睩睩，好趣緻呀！」而江湖人物又會咁講：「做乜企喺度睩大雙眼，五行欠打呀！」但老闆界又會嘆氣：「我哋呢行競爭激烈，周不時被班客激到你吹鬚睩眼！」

唉，唔講你唔知，這個「睩」又係古字。《說文》已有載：「睩，目睞謹也。從目汆聲，讀若鹿。」段氏有注：「睩睩，謹貌也。故睩爲目睞之謹。言注視而又謹畏也。」根據以上意思推論，眼睩睩咁睇人，係帶有畏懼和防範之心理，屬謹愼行爲也。

「睩」字，較多見於漢代文獻。宋玉《楚辭・招魂》：「姱容修態，絚洞房些，娥眉曼睩，目騰光些。」而後漢王逸《九思・憫上》：「哀世兮睩睩，諓諓兮嗌喔。衆多兮阿媚，委靡兮成俗。貪枉兮黨比，貞良兮煢獨。」

這王逸的「哀世兮睩睩」好有警世意味，叫我們睩大雙眼看清楚那些阿媚、委靡、貪枉之類不良的社會現狀，特別適用於今之世紀末香港，因爲時代令人盲目，唔眼睩睩謹愼觀察好易做咗社會犧牲品也。

眼䁖䁖

「做乜眼麗麗呀？打得少呀！」

「離遠麗住佢，唔好俾佢走甩！」

「嘿，麗佢一眼，佢當堂就唔敢郁了！」

沒錯，趣怪香港話「眼麗麗」有以上三種用法：第一例解作「眼睩睩」望着人；第二例解作「偷偷監視」着人；第三例解作「帶有責備」的看人。

不過，此「麗」係美麗的「麗」，怎可能有「用眼看人」的意思？於是有方言專家探其淵源，認爲古老廣州話曾經出現的「䁖」就是了，所以「眼麗麗」原本是寫作「眼䁖䁖」的。

《方言》卷十：「瞭、貼、闚、䁖，伺視也。凡相竊視，南楚謂之闚……或謂之䁖。」

古時湖南南部至廣東一帶，都可以叫做「南楚」。《方言》特別將「闚」與「䁖」勾出來，認爲解作「竊視」，而後來這「闚」就改寫作「窺」了，但「䁖」就不知所終也。

不過，從漢代到晉朝年間，南楚相當流行此「䁖」字，如郭璞・《江賦》：「爾乃䁖雰浸于清旭，覘五兩之動靜。」在這裏，「䁖」又與「覘」並用，「覘」（音「耽」）後來又變成廣州方言：「覘高頭睇下」、「頭覘天，眼望地」可也。

單料銅煲

「同佢交朋友最容易，一次生兩次熟，佢出名係單料銅煲也！」

唉，「單料銅煲」，似乎已被遺忘之趣怪香港話，不過好值得鉤沉一下。

「煲」字來源無可稽考，翻遍《康熙字典》的火部，休想找到甚麼；再在《辭源》和《辭海》這兩套辭書上翻，才有「煲」是廣東俗字一條，其解釋是「以緩火煮物也」。由此解釋，「煲」原屬動詞，不知怎地後來又變了名詞。

中國在很古老時期已懂製造銅器，所以沙煲以外就有銅煲，但何解銅煲又會單料？嘿，這「單料」也是不見經傳的名詞，只是那些「製藥無人見，存心有天知」的藥局宣傳用語，他們推出甚麼「雙料七七藥膏」、「雙料每服七七丸」、「單料七七藥圓」等。大概這「單料」、「雙料」的語源是出於藥局吧。

照語意來看，「雙料」有「材料多而且好」的誇示，而「單料」則係「材料單薄」。照此推論，「單料銅煲」決不是個好傢伙，然而又不能跟那些膏丹丸散同日而語，它雖然單料，但用之於烹煮，就有「易熱」，或「易熟」這些好處。

總之，男女關係，相逢萍水，一見鍾情，或者相見恨晚，一見傾心，此之謂「單料銅煲」取其易熟，容易混熟之意也。

鋸雞

「嘩，個女人咁惡死，正式鋸雞婆呀！」

「女呀，妳咁鋸雞，第日冇男人娶㗎！」

但凡「刁蠻」、「打橫來」、「蠻橫無理」、「惡到生根」等，趣怪香港話一律稱之爲「鋸雞」。

「鋸雞」之外，還有一句「蠻澄鋸」，同樣非常趣怪，但出處何來，不易追查也。

翻閱《廣東通誌》卷九十二，赫然有所發現：「聲呵橫恣者，曰蠻澄鋸，劉鋸、龔澄樞，古粵人之橫逆者也。」

劉鋸和龔澄樞都統治過廣州，因爲手段殘暴，粵人就創有俗話「蠻澄鋸」——「澄」，係指龔澄樞，而「鋸」就係劉鋸了。

特別劉鋸，他是後漢主，最愛珍珠做飾物，這便策動人民到處採珠——甚至來到香港大埔海域採珠，不但勞民傷財，而且漠視人道，因爲強逼採珠者潛入十丈深海底，很易受鯊魚襲擊，亦會窒息而死，其時海域上遍布冤魂。

這劉鋸又醉心鬥雞，甚至把雞封了爵號，由「雞奴」服侍，還要打道巡街，由「雞奴」捧着上街，連路人也要避道，「嘩，鋸雞來了！」

沒錯，劉鋸之雞，霸道之極，此乃「鋸雞」俗語之來源也。

拋生藕

生鬼香港話有「拋生藕」一詞。藕係蓮藕嘅「藕」，「生藕」即係未煲熟的蓮藕，嘩，成碌生蓮藕拋過嚟，咁算點嘢？

首先解釋「拋生藕」係乜嘢意思，係指春心動之女人大拋媚眼，亂咁放電，魅力沒法擋，引死班男士也。

好了，或問：「生藕與放電有乜關係？」

極大關係。舊時香港人有一句俗語：「男食韭，女食藕。」兩大天然「性食物」（SEX FOOD）也。

韭又叫「起陽菜」，韭菜據傳能增加男人性能力，食後雄風加倍。至於藕，生食散血，熱食補血，婦人生產後，經後，多食生藕片，可以使她們在生理上，有着莫大的補益，更能發揮美態哩。

「拋生藕」大抵是由於產後，經後，當時婦人多食生藕，自自然然魅力無法擋，在這時候，女人遇上了男人，嘩，很容易就發出電力，而對方立刻觸電……。

順帶一提，有關生藕的古老解暑凍品，叫做「凍蓮藕片」，把嫩嫩的生蓮藕切成薄片，然後雪凍，吃起來簡直凍透胸膈，還可以加點糖水加點冰拌着藕片吃。古時文人有此佳句形容：「公子調冰，佳人雪藕。」香豔之處竟不下於「拋生藕」也。

石罅米

「你問佢借錢？佢有名石罅米，生出俾雞啄嘅啫！」

沒錯，言人之孤寒兼鹹濕，舊時趣怪香港話有一句「石罅米」（這「罅」係讀成「喇」音），相當傳神也。

舊時農村經濟，米糧矜貴，眞係粒粒皆辛苦，假如曬穀時有幾粒米落在石罅之中，和泥土混在一起，你有甚麼方法拾它起來？唯一辦法就是拿着一把掃帚從罅裏掃出來，否則這一粒粒辛苦種來的米就像落在大海裏一樣，你只好望洋興嘆了。

可是你猶豫未已，隔壁一隻雞踱着的過來，走到石罅旁邊，側轉頭來看了一眼，提起一隻爪來，遲疑了一下，用爪抓了兩下，接着就俯頭去，篤篤篤幾聲，一下子就把米啄完了。唉，掃帚呢？掃帚還不及拿呀。

所以，石罅米，只有雞吃得着。

這「石罅米」，像上海俗話所謂「鐵公雞」一樣，任憑你打也好，罵也好，軟也好，硬也好，要想拔他一根汗毛，萬萬也不能，他的錢就像深埋石罅中的穀米，怎樣你也撈不到。偏偏這種人又愛不正經的女人（俗稱「雞」），肯爲她一擲千金，名副其實的「雞啄石罅米」也。

搞笑

「嘩，乜你啲衫着到咁搞笑㗎！」

「哼，我會怕佢，搞笑喇！」

沒錯，八十年代趣怪香港話「搞笑」，係源自「搞GAG」，指態度不認眞，處事開玩笑，視人生爲笑話一個。

我國古代辭書中，並沒有「笑話」這一詞條，直到一九三七年出版的《國語辭典》才作過界定。一九六五年，《現代漢語詞典》對笑話的解釋：「一、能引人發笑的談話或故事；供人當作笑料的事情。二、恥笑、譏笑。」

但新《辭海》對「笑話」的說明，比較特別：「文體名。形式短小，有簡單故事情節。歷代笑話著作頗多，以三國魏邯鄲淳《笑林》爲最早，好的作品，能揭發事物矛盾，對社會中不合理現象，加以嘲諷。其末流則追求低級趣味，甚至醜化勞動人民。」

沒錯，「對社會中不合理現象，加以嘲諷」，顯然帶有以嬉笑怒罵形式抨擊政治和社會。過去，在中國和歐洲，流浪的喜劇藝人因爲講笑話譏諷朝政，而被獨裁者一聲喝令，推出去斬首。

咯口水

「大吉利是，咯口水講過！」

香港人之比較迷信者，認爲亂講嘢屬好邪門，每逢發現講錯嘢，定必講聲：「唔該你咯口水講過！」

查此趣怪香港話原來係出自廣東人一種迷信習俗，但凡撞邪或講錯說話，就要唾口水於地上，而且連唾三次，就會逢凶化吉（相等於西方人要搵塊木頭連摸三次——英文叫做TOUCH WOOD）。

原來「咯口水」辟邪，並非廣東人「專利」，古代的希臘人和羅馬人都流行，便有所謂SPITTING FOR LUCK的動作，而羅馬作家PLINY（編著《博物誌》）認爲唾口水可對抗巫術，還可藉此給敵人重重的打擊。希臘詩人THEOCRITUS有此一句：「咯口水以自保，咒語之前而不懼。」

所以「咯口水」，今之不潔行爲，古時文明之邦非常睇好，竟差不多任何場合都會「咯口水」，例如小販每朝早做第一單生意，所收的錢就要咯口水落去，例如拳師想打勝就要咯口水於掌上，又例如賭徒要贏錢便向骰子咯口水等，其目的都係想獲得幸運，而且也輾轉斷絕地流傳至今。我們香港人格言：「唔怕亂嗡，至緊要識得咯口水講過。」

講手

香港六十年代末期掀起功夫熱潮，曾一度被視爲過氣的武館又再「高手雲集」，經常發生踢館打鬥事件……

「吓，同我講手，你未死過呀！」

嘩，「講手」，唔係「講口」，趣怪香港話又有新招數也。

一談打架，就叫「講手」，何解？

據香港某前輩報人指出，「講手」此一名詞，第一次是由記者報道白鶴派的倪沃棠與詠春派的黃淳樑比較功夫而起。時爲五十年代初期，當年記者在文中簡稱此事件爲「倪黃講手」，此後「講手」一語，被新聞界用爲「打架」的代名詞。

「講手」原是廣東武林人物的常用語，「講」，即係「說話」的意思，但也有「教授」的含義在內，如「講學」就是了，是以南派武林人物口中的「講手」，就是互相切磋的意義，並無仇怨成分。當時記者是從詠春門派朱頌民而知之，覺得名詞新奇，便加以渲染，其他報章紛紛跟風，說起來，未免有點侮辱國術界。

世事往往如此，習非便可成是，時至今日，提起「講手」，就認爲係「隻揪」、「開片」等代名詞也。

磨爛蓆

「嘿，陳仔嗰個爛賭二，打親麻雀就磨爛蓆，冇幾十圈唔肯起身㗎！」

香港人好賭者甚衆，而且沉迷其中死纏爛打亦大有人在，特別打麻雀打到唔肯起身，屁股「磨爛蓆」也。

沒錯，趣怪香港話「磨爛蓆」要登場了。你會問：「既然坐的是椅子，何解不叫磨爛櫈呢？」這要看此俗話之出處了。

舊時香港主要娛樂就係去戲院睇大戲，大堂前座之「靚位」係擺了一二十張牀——乃酸枝製造的貴妃牀，每張可坐四人，牀上鋪一張蓆，使大家坐得安穩一點。其時之塘西阿姑，甚至大家閨秀，都愛看大戲，甚至係瘋狂戲迷，爲捧戲子，日夜不離座，屁股下面那張蓆可受罪了，簡直不堪磨擦呢。

時人譏之爲「磨爛蓆」，而這種女戲迷就譏爲「蓆嚟」了。「嚟」，英文MARK（商標），舊時香港俗話愛稱人爲「嚟」，例如酒店開門侍應叫「B嚟」，蠢笨者便是「豬嚟」，而「磨爛蓆」之女人當然就係「蓆嚟」。

不過，塘西舊侶名著《塘西花月痕》指出「蓆嚟」還有性意味：「甘心情願做『戲子蓆』，即獻身給戲子，抱衾與裯，甘自作蓆也。」

收科

當事情搞到亂七八糟，失去控制，唔知點埋尾之際，我們香港人就一定會這樣說：「嘿，單嘢搞成咁，睇你點收科？」

「收科」係「收場」之意，又即係結果；「收到科」，搵到個好結局，而「收唔到科」，即係結局甚差，屬慘到極也。

既然又講「收場」又講「結局」，這「收科」難道是與戲劇有特別關係？

對得很，確是如此，「收科」果然源於中國古代之戲劇術語。

先講甚麼叫「科」，此乃元雜劇「科范」或「科泛」之簡稱，指劇本中關於動作、表情或笑料（又稱插科打諢）之處理。而「收科」，就是表示這種場面的結束，英文ENDING是也。

「收科」來自劇場，落到民間語言。

元曲《竹葉舟》有此一句：「俺若不是打這訛，怎生着衆仙眞收這科。」

名著《水滸傳》第三十六回：「那漢子得了這兩白銀，托在手裏，便收科……」

特別後者一條很有世紀末香港心態，有乜搞唔掂，眞金白銀可以擋災，對方拿了銀兩，拍下你的膊頭：「呢單嘢同你搞掂……嘻，嘻……擔保收科！」

神棍

「神棍無良，俾佢棍到眼坦坦！」

趣怪香港話但凡講到詐騙或向別人開過分的玩笑，都稱之爲「棍」。

例如：「俾個老千棍咗幾十萬。」此詐騙意。

「佢好大話㗎，周不時棍人。」此開玩笑意。

既然「棍」係「騙」，「騙徒」就叫做「光棍」，還有，呃神騙鬼的就叫做「神棍」，教人走法律罅取巧者被稱「狀棍」了。

但最令人百思不得其解者，「棍」本乃木棒，何來咁趣怪之意思？我相信此「棍」係借音字，應該源自古漢語，正寫係「諢」也。

《集韻・圂韻》：「諢；譈；諼，玩人也。古困切。」

《廣韻・恩韻》：「諢，摩人」也。「譈，順言謔弄貌」也。

沒錯，「玩人」、「摩人」、「順言謔弄」等，都帶着詐騙之意，所以「棍」的前身，會是「諢」，或「譈」或「諼」等。

何解我們香港人愛將「諢」誤寫成「棍」，好可能與另一俗話「光棍」（或「光棍佬」）混淆上了。「光棍」者，騙徒一名，詐騙手段就叫做「棍」，似乎順理成章也。

頂櫳

「我最多借一萬銀畀你，已經頂晒櫳。」

嘩，講到錢失感情，連咁古老嘅趣怪香港話「頂櫳」都搬埋出來應用也。

「頂櫳」，意思指「去盡」、「爆棚」咁解，其出處係同舊時粵劇戲院有關。早期香港戲院並非放映電影（最古老首推「高陞」及「同慶」），而是上演大戲的，放電影的通稱「影畫院」，後來因「高陞」兼映電影，始打破名稱界限。因其時市民流行睇大戲，戲院生意非常興旺，粵劇戲班就稱全院滿座爲「頂櫳」，加強語氣時就叫做「頂晒櫳」。

何解有個咁趣怪之俗語？

這與中國南方建築物的格局又扯上關係，「頂櫳」的「櫳」，就係指「檻櫳」——由堅硬的木條做成打橫拉的木閘。原來當時的粵劇戲院，在大堂進入戲院內部座位之前，裝有一幢大「檻櫳」，入場時收票員拉開檻櫳，守在進口處收票……

其時政府無甚娛樂法例，戲院滿座之後，仍可賣票，但聲明沒有座位，只許站在座位後面睇戲。很多戲迷，遇到好戲，連企位也不計較，於是售出的企位票數極多，越站越多人，站到背頂着檻櫳橫木，甚至有觀衆攀上橫木上面看戲的，此之謂「頂櫳」也。

不過，關於「 樘櫳 」，有必要講清楚一點，因爲年青的讀者多數未見過。上世紀及以前，當未有鐵閘出現，廣東大部分有錢人家的屋宇，都用「 樘櫳 」作爲關攔門口的閘子。這種閘門是用坤甸木製造，非常堅實，就算用大刀砍下去，也不易砍斷；先製成一個木框，然後鑲上一條條坤甸橫木，在木框上下都有木轆，以便將這座木閘拉開拉合和上鎖。

廣州話稱「 拉開 」爲「 樘 」，稱「 拉合 」爲「 櫳 」……其實都係古字，「 樘 」在《說文》：「 柱也。 」而「 櫳 」則是窗框的檻木。於是，木框加上橫柱，就是「 樘櫳 」也。

香港開埠初期所建的住宅，都沿用廣東屋宇格局，大門口都裝着「 樘櫳 」，然後隨着城市現代化，拆去舊樓改建新樓，這「 樘櫳 」就被淘汰了。

大約十年前，香港島上環尚有兩條街的古屋保留着「 樘櫳 」——就是「 普慶坊 」和「 普義街 」，現在相信沒有了。如果大家還想追尋，新界有極少數古屋仍可得見。

搵外快

「打份牛工雞碎咁多，唔搵外快好易餓死也！」

「你都SHORT嘅，係打工仔都想搵外快喇！」

沒錯，世紀末港人心態，「搵外快」，搵得就搵，兼職多多，因爲搵到錢可盡情享樂也。

「外快」，陸澹安編著《小說詞語滙釋》解作：「額外的利益。」

從通俗小說反映過來，舊時中國人亦一樣勇於搵外快，例如《鄰女語》第八回：「這班鎮守都統手下的營兵，打聽得未出亂子，反在衙門裏做生意，以爲又有外快可得，漸漸都回來應卯吃糧。」

嘩，「在衙門裏做生意」，分明係假公濟私，貪污舞弊也。

其時唔搵外快又會怎樣？

《官場現形記》第四十八回有此事例：「除了幾兩薪水之外，外快一個不要，這兩年把我的嫁妝都賠完了。」

可見爲官者兩袖清風，餓死老婆，此乃晚清悲劇（《官場現形記》，李伯元著於光緒二十七年）。

進入七十年代，「搵外快」衍引出另一趣怪香港話叫做「秘撈」。

秘撈

「電視台人工夭，被迫秘撈也！」

「總經理有命，嚴禁職藝員秘撈！」沒錯，趣怪香港話「秘撈」，意謂「搵外快」、「搵兼職」，在八十年代末期始出現，而且最先是由電視台講流行的……

「秘撈」，即係「秘秘密密咁撈」，因與南美洲國家秘魯音近（而言「魯」，香港人愛講成「撈」），所以很容易就留下趣怪印象，甚而搞笑的說：「我們香港人勤於搵外快，個個變咗『秘魯』括弧海外公民！」

無巧不成話，「秘撈」亦有英文同義詞，就係MOONLIGHTING。

據《美國文粹大辭典》：「MOONLIGHTING，搵兼職，通常在夜間，正職以外秘密工作也。」何解要秘密？因爲害怕正職老細知道，大興問罪之師，一於革職查辦可也。沒錯，月光下工作，此之謂MOONLIGHTING。

另一辭典《BREWER'S DICTIONARY OF PHRASE AND FABLE》指出：「MOONLIGHTING，澳洲之夜間趕牛也。」要知道，澳洲地大物博，班牛郎趕着牛羣去市集售賣，要好幾日時間，如想跑多轉，搵多啲，當然係不眠不睡，披星戴月，馬不停蹄了。

現今大陸經濟開放，人民爲了生活開支，也興起「兼職」、「搵外快」的秘撈行爲，叫做「抄更」也。

開刀

我們香港人進醫院做手術就叫做「開刀」，舊時醫學未夠昌明，港人一聞開刀，害怕到極：「嘩，生剖呀，怕怕囉！」

其實，以前的流行講「開刀」，唔係因爲好多人要去醫院做手術，而係語源自塘西花月。

原來當時塘西大寨之紅牌亞姑，係好難追得到手的，鴇母們把她們當足係搖錢樹，恩客們需要花很多錢執寨廳和擺房，始有機會做到該亞姑之入幕之賓，一享銷魂之豔福……

這種亞姑的丁娘十索行爲，當時就稱係向飲客（或追求者）「開刀」了。

形容「開刀」之手段，有「被斬到一頸血」者，有「斬到甩頭甩爪」者，有「刀刀到肉」者，嘩，簡直場面悲壯到極也。

有時就算飲客肯讓她任意開刀，做了入幕之賓，留宿房中，而那位亞姑有感不滿者，大可以過鄰房姊妹處嬉戲夜談，冷落房中的男人，大吊其胃口，這種滋味好難受，因爲慾火焚身，而又無處發洩，時稱「乾煎石斑」（或「乾煎石板」），實在苦悶之極。

「開刀」帶出另一趣怪名稱——「托刀」。當人客因不能應付需索，便會「托刀」而逃，不敢再來，此客花名叫「周倉」（此君專替關公托住把大關刀）也。

金裝

近十年香港話興講「金裝」，但凡靚嘢、豪華包裝之產品，都冠上「金裝」二字，例如金裝七七牌香煙、金裝豪華電視劇集等等。

「金裝」，照字面是解得通的，黃金裝潢，仲唔矜貴至奇咯。不過，「金裝」似乎係現代香港話，舊時係冇嘅，相信係由公煙（政府列鴉片爲專賣）時代的「金庄」變化出來的。

上世紀，香港政府公營鴉片，設鴉片煙製造廠（位於今之摩利臣山道與大道中交界），並且在港島遍設公煙分銷處。因公煙來自「咖喱吉打」（即印度加爾各答），屬上品，再加上官家煙廠有品質管理，所以甚受煙客愛好，簡直供不應求，分銷處經常大排長龍。

公煙好講究包裝，初時用小銅罐載煙，時人稱「金庄」，通常是「三分庄」、「六分庄」和「一兩庄」，最特別的設有「三兩庄」，乃專供應給殷商名流，滿足其煙癮，要由海關發簿領購，無須排隊。這「三兩金庄」，又稱「金山庄」，因爲海外華人大吊煙癮，於是當年有人爭相搶購「三兩庄」的運去金山行銷，可謀厚利也。

一九三二年，當局停止製鴉片，委由星洲代辦，改裝作牙膏型，以錫片爲外殼，稱爲「錫條」，而「金庄」沒有再提了，很久之後，才變稱爲「金裝」哩。

解纜

「行船爭解纜，買賣佔先頭。」

此廣州俗諺，舊時香港人亦講，其意謂做事要講求效率速度，否則執輸行頭慘過敗家。

「解纜」，已被遺忘，雖然間中搭小輪渡海仍見，當今只流行講「馬纜」、「狗纜」、「斷纜」等語。不過，舊時省港澳之大小碼頭，「解纜」之聲此起彼落，行人搭客等一聞「解纜」，就知道船隻即將啓航也。

其實，「解纜」又係好古老語詞，自六朝至唐宋都通用。《舊五代史・梁書》描寫王彥章被晉兵追到河畔：「大軍隔河，未赴援，彥章援槍登船，叱舟人解纜……」

而唐宋詩詞每講到送別辭行等，「解纜」就出現了。例如：「天寒遠山淨，日暮長河急，解纜君已遙，望君猶佇立」（王維《齊州送祖三》），又例如：「老向巴人裏，今辭楚塞隅，入舟翻不樂，解纜獨長吁」（杜甫某飄泊詩）。

不過，用得有新意之「解纜」，我要推舉謝靈運的詩句：「解纜及流潮，懷舊不能發」（《鄰里相送方山》詩），係好有現代精神，有積極之做人意義：「我們不應縛束自己，應該追上潮流，只緬懷過往，乃落後不能發也。」

硬淨

「佢八十幾歲仲好硬淨呀！」

「呢張枱又幾硬淨嘅！」

嘿，趣怪香港話的「硬淨」，最使人疑惑還是個「淨」字——此乃「乾淨」之「淨」，「青靚白淨」之「淨」，與硬朗或硬梆梆冇乜關係也。

所以，饒秉才等編著《廣州話方言詞典》認爲應該寫成「硬掙」才對：「硬掙，掙，讀音ZANG，又音ZENG，硬朗、結實……」。

「淨」，當讀成ZENG，就是「淨」了。

我翻閱陸澹安編著《小說詞語滙釋》又發現有新線索，他解釋「礙掙」一條時指出：「即『硬掙』，是身體健康的意思。（吳語）」

原來，「硬掙」（又變化爲「礙掙」）乃係中國南方吳語來的，而且散見於古小說裏。

例如《醒世恆言》第二十七回：「那時李承祖病體痊癒，身子礙掙，遂要別了老嫗，去尋父親骸骨。」

例如《紅樓夢》第九回：「他是東街裏璜大奶奶的姪兒，那是甚麼硬掙仗腰子的，也來嚇我們。」

例如《二刻拍案驚奇》第十回：「有見識，不枉叫你做鐵裏蟲，眞是見識硬掙。」

如此看來，「硬淨」應寫成「硬掙」才對了。

孻

「孻仔拉心肝，孻女拉五臟。」

在廣府話及香港話，形容最後產生的事物曰「孻」，非常趣怪也。

最小的兒女叫「孻仔」和「孻女」；一羣小鴨的最小一頭叫「鴨孻」，一巢雛鳥的最小一頭就是「雀孻」了。

「孻」字在明朝時代已經出現。

明代陸容撰《菽園雜記》：「廣東謂老人所生幼子曰孻。」

清代鈕琇著《觚賸》：「閩粵之俗，謂末子爲孻。」

清李調元輯《粵東筆記》：「子女末生者，則名曰孻。」

可見明清之際，粵地民間普遍流行「孻」字口語。

關於孻仔和孻女，還有兩句趣怪俗話：「做仔莫做大，做女莫做孻」（指長男和幼女在傳統家庭裏責任較重，負擔大）；以及「孻仔拉心肝，孻女拉五臟」（指最小的兒女通常獲得父母鍾愛，視如心肝寶貝）。

後來發展到有「孻尾」的俗話，用處更爲推廣，例如「走到孻尾」、「考孻尾」、「孻尾嗰次」、「孻尾點呀？」等。

趣怪香港話「孻尾」，又有兩個變音讀法，就是「摟尾」及「欄尾」。

研究嶺南掌故的陳澧，認爲「孻尾」係由古語「婪尾」

變化而來的。「婪尾」爲古代形容殿後事物的用語，在唐代文人常把最後飲的酒稱「婪尾酒」。《仇池筆記》載：「以酒巡匝爲婪尾，一作藍尾。侯白酒律謂：『酒巡匝到末坐者，連飲三杯，爲婪尾酒。』」

這「婪尾酒」其實可在字意去解，婪是貪婪，尾係酒到末巡，即係飲到最後仍然唔肯走，貪婪餘瀝，和今之香港話「包尾」沒多大分別。

「婪尾」何解又稱「藍尾」？

明朝胡震亨撰，專錄唐代詩話的《唐音癸籤》：「藍尾酒之藍，借用闌字，取闌末之義。」按「闌」字一義，表示晚和盡，像「歲闌」、「夜闌」、「更闌」等都是。

到宋代，「婪尾」仍有用（如周必大《元日》詩：「賭酒彈碁眞夢爾，膠牙藍尾亦悠哉。」），跟着這以後就失落了，保留在粵省方言裏，就是「磡尾」。這點，陳澧是堅信的。

朱義盛

間中還可聽得上一輩之三姑六婆說人閒話：「你哋有冇睇眞亞黃師奶啲首飾呀？嘿，朱義盛嚟咋，眞係唔知衰！」

今之後生仔一定問：「朱義盛點解？」

係「假嘢」咁解，特別指金器飾物之作僞。其出處可追源自一八二四年佛山，該處有個叫朱義盛的人在「筷子路」開設「朱義盛號」，他發明以紫銅鍍金，製成首飾，工藝精巧，而色澤與眞金無異，又不易變色，歷久仍是金光燦然。於是，買不起眞金者，就來幫襯朱義盛了，自始「朱義盛」就成爲「假嘢」之代名詞。

後來，朱義盛在廣州「狀元坊」設店，發展業務，專做鄉下佬出城之生意。據說，那些鄉下佬來到省城，目迷五色，花天酒地一番，囊空如洗，想起要替老婆買金飾，這怎樣是好呀？遂買些朱義盛首飾返鄉慰妻，皆可瞞天過海，所以造成該號生意奇佳，結果分店開了十多家，而員工竟有九千人之多。

但凡在朱義盛店內所買的東西，皆是贋品，因而令致「朱義盛」，從人名兼舖頭名，變爲廣州俗語，「假嘢」的代名詞也。

唉，五十年代香港風氣，先敬羅衣後敬人，沒錢裝扮得身光頸靚者，亦惟有幫襯朱義盛，裝假狗可也。

一鑊粥

「慘，單嘢搞到一鑊粥，杰撻撻！」

「嘩，納納亂，呢鑊粥點收科呀？」

趣怪香港話好喜歡用「一鑊粥」形容事情之亂七八糟，一塌胡塗也。

粥，辭書界定，稀飯。但煮粥考工夫，煮得不好，糊不糊水不水的，亂七八糟，很難吃的。不過，人窮起來，吃不起飯，有點粥水到肚，已經歡喜若狂。

例如《後漢書・馮異傳》：「昨得公孫豆粥，飢寒俱解。」

至於俗話「一鑊粥」，前身係「一鍋粥」，散見於中國舊小說裏，據王利器主編《金瓶梅詞典》：「一鍋粥，形容一塌胡塗。【例】四十六回：『像人家漢子在院子裏嫖妓來，家裏老婆沒曾往那裏尋去，尋出沒曾打成一鍋粥？』」

這「打成一鍋粥」，當然係「打到納納亂」、「打鑊杰」、「打鑊金」……

「鍋」，廣東人愛稱之爲「鑊」，所以「一鍋粥」南來就變成「一鑊粥」了。

五十年代我們香港人亂世浮生，經常食粥水度日，所以用「粥」做趣怪話頗多，例如：「煲冇米粥」、「有飯食飯，有粥食粥」、「連粥水都冇得食」等等。

擺烏龍

「弊，搞錯晒，大擺烏龍！」

「乜你咁烏龍㗎，唔識路就早啲開聲！」

「嘩，佢有名烏龍王，跟親佢梗撞板呀！」

嘿，精叻之香港人，簡直視「烏龍」爲洪水猛獸，因爲執輸行頭慘過敗家也。

「擺烏龍」，就即係表錯情，搭錯線，會錯意，一時胡塗，誤會重重。搞到一片混亂之人，倒也名稱多多，例如「烏龍王」、「烏龍大少」、「烏龍警伯」、「烏龍大盜」之類紛紛出籠……

其實「烏龍」之龍，並非指龍，而是指黑狗，早在唐朝時代的詩文中得見。如韓偓詩：「洞庭深閉不曾開，橫臥烏龍作妒媒。」又云：「相風不動烏龍睡，時有幽禽自喚名。」

如李商隱《獻贈任秀才》詩：「遙知小閣還斜照，羨煞烏龍臥錦茵。」

如白樂天《和元微之夢遊春詩》：「烏龍臥不驚，青鳥飛相逐。」

這些「烏龍」，都是指中國種黑狗，英文叫做CHOW（或CHOW CHOW），樣子肥胖可愛，有點傻氣，混混沌沌（甚麼「相風不動烏龍睡」、「烏龍臥不驚」），越看越覺得胡塗。

唐朝人愛狗，元朝人愛貓，兩個中國歷史僅有的繁榮昌盛的朝代（起碼享有五十年之太平），衣食無憂，飼養寵物，也就成爲一種閒情逸趣也。

既然唐朝的人愛狗，視之爲佳品，就以龍稱之，所以有「烏龍」之謂。

宋朝時代的人不明白，章淵著《稿簡贅筆》有「烏龍」一則，說他的朋友祝子權窮深古詩，無不貫通，偏偏不明白「烏龍」何所指，便問教於章淵。

章淵便引白樂天《和元微之夢遊春詩》句（「烏龍臥不驚，青鳥飛相逐。」），說道：「當是犬爾。」

祝子權問：「何所據見？」

章淵戲之說：「豈不聞俚語云，拜狗作烏龍！」

嘿，簡直講得很清楚，「拜狗作烏龍」，以狗爲龍，唐朝人搞混亂了，令後世人感到胡塗，甚而引起誤會。

「拜狗作烏龍」，雖然今之北方無此俚語，但我認爲此乃趣怪香港話「攞烏龍」之語源所在：狗非龍，皆因黑色，結果表錯情也。

暈陀陀

「昨夜猜枚，飲酒飲到暈酡酡。」

香港人好酒，唔止飲到暈酡酡，甚至人仰馬翻，醉死地上……

不過，好多人不識「酡」字正寫，通常都用「暈陀陀」代替了去，其實係有不同意思的。

先說「酡」，很古老，甚而不再用了。

《廣韻・歌韻》：「酡，徒河切。飲酒朱顏貌。」

《集韻・戈韻》：「酡，唐河切。食而赭色着面。或作醝。」

嘿，解釋得很清楚，「飲酒朱顏貌」，即喝到臉紅耳赤，當然暈酡酡了。或「赭色着面」，都係反映着醉態。

「暈酡酡」帶出的是「昏沉沉」的感覺，這「酡」字形態，已經是天旋地轉，腳步輕浮。

自從功夫喜劇《醉拳》流行之後，另一句趣怪香港話在談到暈酡酡時，便好興這樣開玩笑：「耍套醉拳你睇下！」

至於另一「陀」字，是沒有醉意的，通常用法：「我俾佢指（或點）到陀陀攞！」

此「陀」乃童玩「陀螺」，「俾人指到陀陀攞」，即係說任人愚弄，好像「陀螺」一樣地轉。人轉得多，也會昏暈欲墜，亦屬「暈陀陀」也。

食大圍

「今餐食大圍嘅，大家最緊要食得開心啲呀！」公司之老細間中請打工仔食番餐飯時就會咁講了。

「食大圍」，即係食公家嘅，係源於舊時香港的戲班。

「圍」，指席，亦指桌，圍起來進食之謂。

戲班開伙食，老倌的一圍，叫「大圍」，樂師雜工的一圍，叫「細圍」。

傳統戲班做法，班主方面只供應大鑊飯，老倌各有「伙食箱」，由徒弟或衣雜箱人員去煲，各適其式……

五十年代初期，香港粵劇非常昌盛，其中身兼班主及編劇的李少芸（名旦余麗珍之丈夫）當時得令，風生水起，犒賞三軍，不僅班方供大鑊飯，首創供應餸菜。「大圍」三菜一湯，「細圍」二菜一湯。風氣影響，其他戲班亦照着做。「食大圍」等如「食公家」的俗語不脛而走。

當時班中流行的口頭禪：「食大圍，無懼畏。」係用來嘲笑一些身份尷尬的探班者或半班方人員，不甘在細圍就座，而面懵懵的走到大圍前，搭訕兩句，逕自坐下來，同享大圍的好菜色（例牌有海鮮）。班中人愛用此句「食大圍，無懼畏」以此嘲人外兼自嘲也。

順便一提，現今將舊時的「食公家」一詞，改叫做「食亞公嘅」，甚爲流行呢！

大雜會

「移民去嗰處？嘩，制唔過㗎，嗰處人種大雜會，好得人驚也！」

唉，九七期近，港人唔理三七二十一，總之有地方收容就飛身撲上，懶得理會如何人種大雜會。於是，趣怪香港話又登場，今次就係「大雜會」了，何解？

一般認爲，「大雜會」係來自中國吃的文化「雜燴」——將好多種食物混合在一起燒，例如香港酒樓茶室有「雜燴飯」、「雜燴炒麵」等，還有所謂「一品煲」（或「一品窩」）都係「雜燴」的一種……

而此「雜燴」曾在上世紀揚威美洲，這就是「雜碎」（CHOP-SUEY）了，相傳係清代李鴻章訪美國時而引進的，此乃後話，暫時不談。

我在想，「雜燴」係菜式之一，加個「大」字又似乎順理成章，但似乎在一般菜譜裏，並無「大雜燴」。那麼，難道趣怪香港話的「大雜會」係另有出處？嘿，實在頭痛也。

要不是偶然翻閱香港粵劇史料，就不會有新發現，原來此「大雜會」係戲班慣用語，指不同戲班之大小老倌混雜起來一同演戲，此之謂「大雜會」。

在世紀初，香港粵劇全盛，新班埋到三十六班之多。粵劇亦有旺季與淡季，年中炎夏之際就係戲班放暑假，散班之期。

散班之後，大老倌輩找地方度假，但那些二三級老倌卻有唔同睇法，搵錢要緊，一於組織起來，下鄉做神功戲，因爲他們來自不同戲班，屬「雜牌軍」，會合一起做戲，此之謂「大雜會」也。

雖然年中戲院停演粵劇，但官紳名流或慈善仁翁，總會利用這個機會假座戲院，發起籌款賑災，義演劇目，當然又係「大雜會」，所不同者，亦有大老倌應邀參加，因爲戲人迷信，認爲多做善舉，事業會一帆風順。

結果，各戲班之紅伶不分敵我（戲班一樣有「同行如敵國」之心態）滙集一起，爲善舉而奔赴使命。於是，「大雜會」因爲名伶多，分外熱鬧，捧場者必衆，夜夜爆棚。

其時戲院上演「大雜會」，簡直名稱多多，例如「名優大雜會」、「慈善大雜會」、「榮華大雜會」，以及「添花大雜會」等，總之要有「大雜會」三字，而久而久之，結果，成爲趣怪香港話的一分子了。

爆棚

上世紀香港冇乜娛樂，粵劇戲班也就大受歡迎，特別是過年過節，必然搭起棚來上演「神功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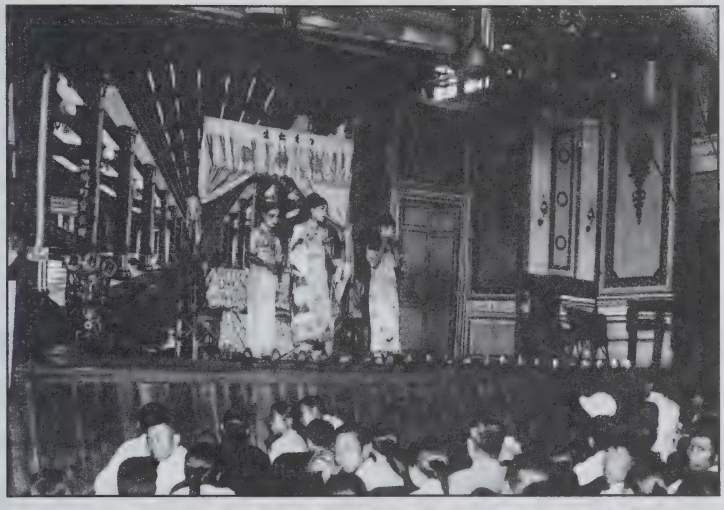
未有戲院的年代，戲班與戲棚關係密切，其時有此俗話「搭起戲棚，就有戲班到」，乃形容人們做事有計畫，只要把局面布置好，就不愁辦不成功了。

戲棚比戲院來得簡陋隨便，沒有布景，好多時台下並無椅子，需要村民自備板櫈，不過，只要係好戲，就算站位一樣照企，甚且塞滿人，水洩不通，戲棚快難以負荷，「嘩，爆棚！」

從此「滿座」淪爲趣怪香港話「爆棚」了。

好了，神功戲演畢，老倌們抬走棚後邊的戲箱（用來載道具服飾等），匆匆上路，這就叫「棚尾拉箱」，後來用以比喻一件事到結束階段，但帶點草草收場之意。

記得以前香港人有說：「嗚嘩，火燒戲棚，老倌冇戲做。」那是比喻人們辦事謀生的處所或場地發生事故，大大影響而波及自己的事業，惹來一身麻煩也。



每逢老倌演出大戲，票友必定如期捧場，坐無虛席之場面，是爲爆棚。每年七月盂蘭節，現時香港有不少球場或鄉鎮曠地，仍會搭棚祭祀及請名伶表演，這些臨時戲棚，多數是用竹竿搭建，便於事後清拆，戲迷擠滿，名副其實的「爆棚」也！

矇查查

「好心你咪咁矇查查做人喇！」

「嘩，佢做嘢好馬虎嘅，矇查過矇查！」

沒錯，趣怪香港話譏人之胡塗混沌，就稱之爲「矇查查」，而且品種好多，有「矇查查做人」、「矇查查搵食」、「矇查查生仔」等，唉，人生難得胡塗，就讓它矇查查下去吧。

無巧不成話，舊中國小說有俗話「夢夢查查」（或「夢夢乍乍」），我相信這就是趣怪香港話「矇查查」的起源也。

據陸澹安編著《小說詞語滙釋》：「夢夢查查，迷迷糊糊。」

《西遊記》第五十二回：「慌得那些妖精夢夢查查的，抱着被，矇着頭，喊的喊，哭的哭，一個個走頭無路，被這火燒死大半。」

這「夢夢查查」又作「夢夢乍乍」，都是迷迷糊糊之意，仍然見於《西遊記》，第九十二回寫道：「那獃子喫了自在酒飯，睡得夢夢乍乍道：『這早備馬怎的？』」

趣怪香港話「矇查查」進入七十年代之際，演變得更趣怪，因爲竟然轉化爲英文MCC，相信係番書仔把「矇查查」音譯爲英文MO CHA CHA，再簡寫爲MCC也。

啱啱線

「又會咁啱線撞到你嘅！」

兩個相熟者，陌路相逢，「啱啱遇着剛剛」，如此巧合，趣怪香港話就叫做「啱線」或者「啱啱線」也。

「啱線」的「線」係乜嘢線？

此「線」係與中樂有關，但凡弦樂師，在演奏之前，例行手續，彼此校啱樂器的弦索，免得走音；蓋弦樂多數是兩條線，一條「合」線，一條「尺」線，雙弦譜中之「合尺線」只得五個音階「合土乙上工」；樂師一邊調校弦索，一邊猛彈猛拉，「合尺」、「合尺」，撞啱音了，啱弦索，就叫「啱線」。

引伸開來，湊巧之事，謂好似校到正咁啱者，遂曰「啱啱線」。又因爲「合線」撞啱「尺線」，同意思的另一個趣怪俗話就此誕生：「啱晒合尺」。

此「啱晒合尺」有好多唔同講法，例如「啱晒何車」、「啱晒何扯」等，何解有咁多變化？皆因樂師試弦索，猛彈猛扯，「合尺」之聲就拉得像「何車何車」或「何扯何扯」等。

「啱晒何車」，其意思與今之香港話「啱KEY」非常脗合，而所謂「啱KEY」都係出自樂師試音也。

赤柱

在赤柱尚未變成遊客及「優皮」（YUPPIE）聖地時……

香港的老人家每遇後生仔女練精學懶，定必如此說道：「咁識嘆世界，點解唔喺赤柱搵定間向海大房，風涼水冷！」

嘿，今之青年人一定唔會明白，仲以爲班老嘢有好提議，其實係諷刺語：「遲早幫襯赤柱監獄咁解呀！」

六、七十年代之趣怪香港話，「赤柱」經常與「監獄」同解（亦因該處有所監獄，赤柱才出名），江湖人物坐牢多過吃飯者，就常常戲言曰：「我要入赤柱避暑！」

而對於那些頂好玩火的邊緣少年男女，就被戲稱「赤柱年華」也。

好了，有必要講吓「赤柱」地名來源。未開埠期間，此處係一片荒山野嶺，既無耀眼的赤色，也無天然石柱。何解叫「赤柱」？原來該地盛長木棉樹，這種健榦高軀的樹，盛開赤紅似火的花，遠看就如一根根赤紅的撐天巨柱，故名「赤柱山」。

遠在清初乾隆年間，有人在木棉樹下建村聚居，便把村名叫做「赤柱村」，這地名便沿用下來了。

近十年赤柱才成爲洋人「趁墟」去處，連帶吸引港人消費，「品味」既變，俗話也要遺忘。

打斧頭

「嘩，伙頭將軍又打斧頭呀！」

趣怪香港話，有時會係好生猛，但生猛得來又會莫名其妙（如果唔知其出處），其中一例就係「打斧頭」也。

舊時香港商戶人家愛聘請伙頭煲食開飯，他們爲撈點油水，經常扣起買餸錢，此舉就叫「打斧頭」，有時食水深，開飯之際冇啖好食，搞到班伙計譁然。於是，這些好撈油水的伙頭大叔，就給贈上「忽必烈」之雅號。

「忽必烈」？嘿，點解用到元朝開國之君嘅名字呀？

如果略讀過中國歷史的話，大概都應該知道忽必烈大帝開創元代，就係吞金國滅宋朝，簡稱「吞金滅宋」。伙頭大將軍吞嘅係金錢的「金」，滅嘅係餸菜的「餸」（與「宋」字同音），比喻得非常抵死也。

好了，講完「忽必烈」，就要講番「打斧頭」，亦係十足謎語咁喫，試翻看中國通俗小說，誰者爲民間所熟知而好使斧頭爲武器者？

有了，《水滸傳》李逵，但對不起，非影射此人。

《說唐全傳》的程咬金專打三十六度板斧，就係佢呀，「咬金」同「吞金」一樣的意思。哈，哈，趣怪香港話竟然趣怪到可以猜謎語也。

「打斧頭」一詞，並非因伙頭大將軍「吞金滅餸」而來。

然則此「打斧頭」有何來源？

羅翽雲著《客方言》有答案：「用人財而陰有所乾沒曰打斧頭……斧頭即花頭之轉語，打斧頭猶言起花頭……今人謂狡獪弄術曰起花頭，乾沒人財，僞作計簿曰開花帳……」其意係指出，「斧頭」乃北方俗語「花頭」變出來的。

「花」有狡獪的意思，何解？

章太炎曾考據過，這騙人錢財的「花」，其實係楚鄭之間古方言，寫作「蔿」，原字更複雜，係「蘤」——古代的「花」字。

此「蘤」記於《方言》這本漢代的字書裏，羅翽雲的推測，此狡獪的「花」，後來變成「訛」：「御史張瀲言京師奸宄叢集游手成羣有謂之打訛頭者，顧亭林曰，偵知一人作奸則尾隨其後陷入於罪從而嚇詐金錢，謂之打訛頭。」

沒錯，「打斧頭」好可能乃來自「打訛頭」也。

新澤西

繼「打斧頭」之後，趣怪香港話又一「偉大」貢獻，「新澤西」來了。

唉，今之香港人只知「新澤西」係美國地名音譯——NEW JERSEY，唔會知道「新澤西」此語係用來指責那些「打斧頭」之伙頭也。

事情要追溯到一九五三年，美國第七艦隊有隻主力艦叫做「新澤西號」，負責巡邏太平洋亞洲區海域，八月二十日訪港。

該艦司令卡拉克中將好識扮嘢，竟不進入維多利亞海港，只下碇於鯉魚門外將軍澳海面，隨即係威係勢地宣布：「本艦因船身過巨，重四萬五千噸，駛入港灣，誠恐不便……」

時人不忿者譏之「未入港亂發炮」，但「新澤西號」公開歡迎市民登上巨艦參觀，嘩，一時之間統一碼頭大排長龍，等候登上小輪接駁去主力艦。實在太多人了，當局惟有公布：「如想方便登艦，自備來回交通工具。」

一時間，私家遊艇、出租快艇、電船、木船、舢舨等傾巢而出，投奔怒海，爭相登艦，整個將軍澳一片混亂，輪艇環繞如蟻附羶……

擾攘了幾天，新澤西號終於開走，大家才鬆口氣，但心水清者創造口頭禪，泛稱「打斧頭」者爲「新澤西」，取其「食水深，唔入得口」之意也。

走後門

「冇話唔掂嘅，一於走後門喇！」

隨着大陸新移民劇增，七十年代末期趣怪香港話多了一句「走後門」。

唉，中共官僚制度腐敗不堪，「走後門」大行其道，行賄貪污，比比皆是。但「走後門」的典故可追溯至北宋時代，由此可見由封建到共產，後門繼續走……

話說宋朝哲宗皇帝死後，徽宗繼位，以察京爲相。此奸相拚命排斥和貶謫元祐（哲宗年號）舊吏，還規定其子女不得出仕和入京，引起時人強烈不滿。

於是，在一次朝廷舉行飲宴，藝人演出諷刺劇（稱「參軍戲」），劇情是個大官據案而坐，傳判各事。有個和尚要求離京出遊，查看戒牒是元祐年間，立即令其還俗；一個道士遺失度牒求補發，一問又是元祐年間出家的，即命剝下道袍復爲百姓。總之，凡涉「元祐」的一事，一概排斥。這時，一個屬官上前低聲說：「今國庫發下的俸錢一千貫，皆爲元祐錢文，該如何處置？」這大官應變有力，低聲說：「那就走後門，從後門搬進來吧！」

哈……哈……這尖刻的諷刺，據說宋徽宗也爲之忍俊不禁也。

正斗

「呢枝煙槍的確正斗！」

趣怪香港話「正斗」係來自鴉片煙槍的煙斗。何解俗稱「煙槍」，多過稱「煙斗」？因爲吸食鴉片，毒癮攻心，可以奪命，等如係殺人武器也。

達官貴人闊少等最怕死，不惜揮霍千金，尋覓「靚槍」（即「正斗」），一來增加情趣，二來相信會減少病毒。於是，製煙槍之人便投其所好，盡量巧立名目，甚麼的「五音斗」之外，又有「雙溪斗」，斗中有「漁、樵、耕、讀」四幅突畫，十分精緻；又有「七彩譚元記斗」，用金、銀、瑪瑙、玉石等粉末造成，故七彩繽紛。

最取巧者，莫過於「香娘斗」，由一位「香娘」（粵稱「拜神婆」）用元寶灰製成，當然要大佛寺個香爐咁多灰，方可製得一個「正斗」，因元寶灰可耐熱，而且吉利。於是，「香娘斗」大行其道，其時之癮君子有句俗話：「冇香娘唔過癮也。」

傳說後來香娘之子中了狀元，爲免有辱娘親，以重金購回「香娘斗」把它打碎，自始班芙蓉煙民大吊癮。

沒錯，俗話「過癮」又係出自鴉片文化也。

（編者注：「正斗」一詞，另有一個來源，是從黑社會文化引伸而出的，請翻看彭志銘編著的《次文化語言》一書，有詳盡解釋。）

過癮

「成晚對住屋企個黃面婆，冇厘癮頭！」

「套劇好過癮，好笑到極呀！」

鴉片文化在舊時帶給香港好多趣怪俗話，特別與「癮」字有關者，例如「好過癮」、「冇癮頭」、「上癮」、「吊癮」、「爽癮」等，以前曾經有句如此口頭禪：「十一人食一分『煙』（鴉片）。」其意思就係「冇厘癮頭」咁解。

尤其戲班中人，個個都有鴉片煙癮，反映在粵曲裏，特別多描寫吸鴉片的，例如甚麼《戒煙得官》、《煙精掃長堤》、《黑獄紅蓮》、《戒煙得美》等，其中且看粵曲《針針血》一段曲詞：

「我哋食煙人，食吓吸吓覺得周身爽快。對煙燈，出盡丹田力，聽聞居居聲，好比吹簫引鳳來。試問啲，煙舊燈明斗爽槍濃，問誰，不愛……」

既然戲班愛談煙癮，引伸到睇戲便有「戲癮」（或者「上咗戲癮」），到後來甚麼都「癮」——例如打火鍋，「越滾越有癮」等。再引伸下去，又有所謂「火麒麟——周身癮」、「濕水炮仗——死癮」，此「癮」其實係火藥引的「引」，（「火麒麟」應該係一種佛山製造的煙花），與「煙癮」無關，只係入埋佢數而已。

屈蛇

八九年六四後，香港又掀起了移民潮，皆因害怕解放軍嘅坦克車，「嘿，就算屈蛇，都要走呀！」

嘩，「屈蛇」，近年甚少聽聞之趣怪香港話再度捲土重來了。

何解偷渡叫「屈蛇」？此語歷史超過一百年也。

清末民初大量華工出洋，遠赴美洲等地工作，捱得好幾年，有了點經濟基礎，便想把鄉中的兄弟或子女帶到美洲去協助他們工作，但當時各國都不易正式批准華人入境，於是，便想出「偷渡金山」的法子：「屈蛇」。

「屈蛇」的方法是利用遠洋貨船，避過檢查，偷渡客匿在船艙下面，艙中放有好些貨箱，都是用來載人的，有時一箱載兩個人，他們屈在其中，蜷縮起來，仿似籠中的蛇一樣（所以偷渡者稱「人蛇」）在官員查艙時，更有如蛇的冬眠一樣，屈起來毫無半點動靜，用「屈蛇」來形容實在非常貼切。

其時「屈蛇」費用非常昂貴，收三百元美金左右，要籌備如此費用極不容易，而且並非絕對安全，因爲屈在惡劣環境——船艙的貨箱，越洋過海凡數十日之久，未「屈」到金山時，竟屈死於貨箱中，於是「人蛇」就變「死蛇」也。

查香港在一九五〇年之前對於華人入境並無限制（因未有身份證制度之設），所以，那時不會有大陸人「屈蛇」來香

港，只有從香港「屈蛇」到外國去，特別係偷渡金山也。

世紀初屈蛇到外國去，並不是人人能抵達目的地，有些會屈死貨箱中；而有些無良的「蛇頭」，以「人蛇」作「豬仔」，收了昂貴的「屈蛇費」之後，竟然一個「屈尾十」，屈咗去南洋，當「豬仔」（即「苦力」）賣給礦山的工頭，又賺一筆，簡直無法無天，慘無人道。

但自從解放後，中港邊境封鎖，大陸人欲想「投奔自由」，偷渡頻生，以水路屈在漁船貨艙內逃亡者，就叫做屈蛇來港，尤以七十年代最烈，而「屈蛇」在香港俗語竟發展成一個系列，包括：

「蛇船」——偷運「人蛇」之船。

「蛇頭」——偷運「人蛇」之負責人。

「蛇皮」——偷渡者身上所穿衣服。

「捉蛇」——邊境警衛緝捕「人蛇」之行動。

「打蛇」——專門在邊境地方威脅偷渡入境者的歹徒，又稱「打蛇集團」。

唉，「屈蛇」，苦難的代名詞也。

六十年代，大批難民從陸路攀山越境來港，在邊境，被警方「捉蛇」擒獲，此圖是「人蛇」在等囚車押解。

水爲財

「五行欠水，呢個假期唔知點過！」

趣怪香港話，「水」字多多，「水爲財也」，但凡講到錢銀，「水」聲「水」氣。

嘿，究竟「水爲財」之源何來？一向我認爲最費解，但日來翻閱吳漢癡主編《切口大詞典》（上海東陸圖書公司一九二四年出版），茅塞頓開，原來好些行業的「暗語」（即「切口」）一講錢就講水（以「水」代「錢」），例如：

「（偵探之切口）收行水，向賊寇乞丐取錢也。」

「（航船夫之切口）水，銀錢也。」

「（青幫之切口）得水，進財也。」

「（紅幫之切口）水頭，贓財也。」

「（搖寶賭之切口）進水旺，得財多也。紅水，所贏之餘利也。」

嘩，簡直洋洋大觀，有些甚至沿用至今，例如「收水」（由「收行水」變出，來自偵探及警察貪污）、「水頭充足」（來自紅幫），而今之「過水」、「撲水」、「搵水」、「濕水」等，亦應係演變自「得水」（青幫切口）或「進水」（賭檔切口）。由此得見，「水爲財」，出於江湖暗語，傳爲趣怪香港話時，更加鬼馬多端也。

制水

「好慘，老婆制水，冇錢賭馬呀！」意謂老婆唔肯畀錢，賭仔無奈也。

「水」即等於是錢，乃係出自江湖暗語，不過，另有「水」字系列與江湖無關，卻與舊時香港生活扯上密切關係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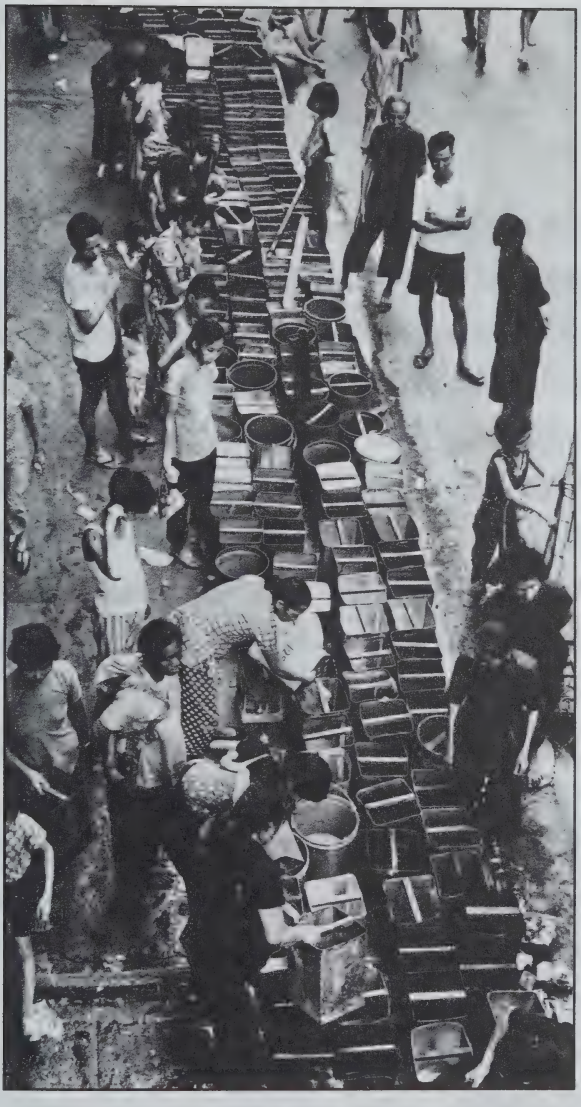
就是水荒問題，香港自開埠以來，人口漸漸多起來，從一八五九年興建第一個水塘（「薄扶林」）開始，食水供應越鬧越嚴重，「制水」之聲此起彼落。

「樓下閂水喉呀！」就這樣一叫竟叫到一九六三年，當年每四日只供水四小時，乃開埠以來，香港最嚴重的水荒，搞到市民苦不堪言……

其時很多「制水」俗語出現，例如：「望天打卦」——等待及期望上天落雨。「發制水財」——商人加價售賣水桶。「輪水惡霸」——輪水者經常在街頭大擺「水龍」（輪水長龍），然後江湖人物霸佔街喉，欺凌弱小。「磅水買水」——輪水惡霸搶奪地盤，霸佔街喉，然後賣水給酒樓茶室及木屋區，只要肯「磅水」（給錢），便有水可買。

唉，磅水買水，後來政府學懂，購買大陸東江之水，才解決當年水荒也。

「制水」，香港人談虎色變，連帶「錢財受管制」都叫它做「制水」了。



這是當年制水期，排隊輪街喉的場面。

住在高層的，因水泵力弱，自來水不能「上達」，所以，當年有一口頭禪出現，是爲：「樓下門水喉！」

一九六三年，香港制水，四日供水一次，每次四小時，當時的住屋，是一樓多伙人家，加上水利設施落後，

濕滯

「呢單嘢認眞濕滯呀！」

香港人至今仍然愛將「濕滯」掛在口邊，連帶許冠傑主演的電影《賣身契》主題歌曲，都有一句「認眞濕滯……」

商品賣極都無法脫手，就叫「濕滯嘢」。

此人難以對付，「嘿，呢個人好濕滯㗎！」

做人做事，拖泥帶水，或「見屎腦郁唔見米白」，勞而無功，也叫「濕滯」。

「濕滯」，由中醫術語而來，完全係說得通的。當中醫說你「濕滯」，你即係感到翳滯、濕熱、易倦等，其感覺頗似上面的描寫也。

不過，又有一個講法，這個「濕滯」來源，係由元朝時代中原語「澀滯」的音近訛讀。這個「澀」字，音如「撦」，廣東俗語有「鞋澀澀」，字書解釋係：「不滑也。」而「滯」者，「停也」，「不流通也」。組成複音詞「澀滯」，詞義係指不能暢順流通，與「濕滯」之意係一樣。

「澀滯」一詞，見於元末明初葉子奇撰《草木子》，形容當時元朝政府濫發紙幣，造成通貨膨脹，「遂與至元寶鈔俱澀滯不行，物價騰貴……」嘩，銀紙唔值錢，認眞濕滯呀！

密質質

「個旅行袋塞到密質質，唔好帶咁多嘢喇！」

「嘩，電梯密質質都係人！」

但凡講到某一有限空間而塞滿人或物，趣怪香港話就叫做「密質質」。此「質」係「物質」之質，照計與「密密麻麻」之意，簡直風馬牛不相關也。那麼，此「質」定必另有來歷……

據羅忼烈教授著《說文解字裏的粵語字》，「密質質」正寫應該係「密𣍐𣍐」。羅教授指出：「『𣍐』字音『執』，是盛多之意……粵語所謂『密質質』，這『質』應該就是廢用了的『𣍐』字，『密質質』應寫作『密𣍐𣍐』。」

《說文》解釋「𣍐𣍐，盛也……汝南名蠶盛曰𣍐……」

「汝南」係今河南南部，那裏的人當密密麻麻，盛滿了蠶蟲的時候，這現象就叫着「𣍐」。

宋徐鍇引《詩經》的「宜樂子孫蟄蟄兮」，說「蟄蟄」和「𣍐𣍐」同義，都是「和集」之意。這「和集」當然等如「混雜」。

《段注》也說在江蘇俗稱「多」爲「密𣍐」。

所以，「密質質」，係有好古老淵源，原來寫法應是「密𣍐𣍐」也。

行貨

「嘩，嗰位編劇大佬專交行貨，你千祁唔好搵佢寫劇本呀！」

「開間夜冷店，搵批行貨賣下！」

但凡講到藝術家創作劣品或廠家推出次貨，都一律譏之爲「行貨」也。

「行貨」一辭有頗古老源流，初時無褒貶之義，乃指一般貨物，例見《水滸傳》第三回：「見這市井鬧熱，人煙輳集，車馬軿馳，一百二十行經商買賣諸物行貨都有。」

後來「行貨」演變爲劣質之貨，相信源於吳越之地，亦是今之趣怪香港話之先驅也。

《客方言・釋言》：「今吳越謂器物楛窳爲行貨。」所謂「楛窳」，就是粗糙惡劣之義。推論，這是清朝時代講起的……

近世之考據學者丁惟汾著《俚語證古》補充以上之說：「行貨，苦貨也，濫惡貨也。壞貨謂之行貨，行，古音讀杭，與苦（古音讀胡）爲雙聲音轉。《管子・小匡篇》辨其功苦，注云，苦爲濫惡者，按濫惡合聲爲苦。」

照丁先生所論，行貨之「行」，係「苦」之轉音，而「苦」又係「濫惡」之合聲，《管子》所說「辨其功苦」，即是要分出「好貨」還是「苦貨」——「苦」，古音讀「杭」，「行貨」之始也。

冚家

「嘩，個演唱會場面好墟冚呀！」

「唉，冚家俾佢害到雞毛鴨血！」

「冚」字，這個字經常被認爲係好粗鄙，例如「冚家富貴」、「冚家祥」、「冚家剷」之類，非常不雅，這似乎有點委屈了這個「冚」字。

其實，「冚」只係「通通」咁解，係冇乜惡意，而且有好古老之出處，據推測乃「咸」字的轉訛。「咸」字的解釋係「皆也」，例如「老少咸宜」亦即爲「老少皆宜」。

《左傳・昭公二十一年》：「窕則不咸。」注曰：「不充滿人心。」

《集韻》：「咸又音憾。」

「憾」與「冚」音是相同的。

而在《番禺縣續誌》內作者詹憲慈，對「冚」，另有見解：「廣州言斪盇，俗作冚盇，冚字，書所無，類篇，斪，物相値合也。凡言斪，有恰當不差之意。斪盇蓋淺，而盇深，以蓋覆盇，適相合而不差，故曰斪盇。斪，口陷切。」

從上述資料，指出「冚」本是

「鼓」。

不過，還有另一個推測，「 冚 」字實即「 闔 」字的轉音，作「 總合 」解。有關漢代之史籍，「 闔 」字經常用到，例如「 今或至闔即而不薦一人 」（《 漢武帝紀 》），「 儉見曹氏世德已萌，乃闔門懸本不與政事 」（《 後漢書・張儉傳 》）。

特別這「 闔門 」（ 發展到有「 闔郡 」），與趣怪香港話「 冚家 」、「 冚世界 」，簡直同出一轍，只是一古一今之別而已。

冚辦爛

香港社會富裕，物資充沛，衣服着舊，物件用舊，就會作此決定：「冚辦爛唔要嘞！」

沒錯，「冚辦爛」，即係「通通」、「全部」咁解，好奇怪的一個語言體，究竟有甚麼出處？

曾經有位教授打趣的說：「『冚辦爛』係阿拉伯話，傳入廣州而變出來的。」信不信由你。

一般方言專家想破譯「冚辦爛」，都是從「冚」字入手，因爲廣州話好興講「冚家富貴」、「墟冚」等，而這「冚」已經有「通通」、「全部」、「好多」之意思。

前文曾指出，「冚」係古漢語「咸」的借音字，而《集韻》又說：「咸又音憾」。

「憾」與「冚」音是相同的，而且讀「憾」音作充滿解，這與「冚」字義完全相同了。

當「冚」字又可能係「闔」字之轉音時，「闔府」就變成「冚家」……。

唉，「冚」係解釋得到，但「辦爛」又何來呢？實在頭痛。

不過，我在中國通HERBERT A. GILES的著作裏找到線索，而且「冚辦爛」曾變爲一個古怪英文HAMPALANG。

上世紀有個洋涇濱英文HAMPALANG，就係由「冚辦

爛」演變而來，好值得研究一下也。

一八八六年英國駐上海副領使兼中國通HERBERT A. GILES所著的字典形式的《與遠東有關事物之參考字彙》（《A GLOSSARY OF REFERENCE ON SUBJECTS CONNECTED WITH THE FAR EAST》），查到「H」字部首時，便有此怪字HAMPALANG，該書替此字注曰：「洋涇濱英語，『喊□□冷』，廣州及汕頭話，『全部』也。」

因爲這是一本洋書，寫到廣州話時，不懂用字，相信這『喊□□冷』（既然解釋着「全部」）實在就係我們今日所寫的「冚辦爛」了。

該書引用了一個叫G. MINCHIN的獵奇客觀察所得：當時廣州的艇家登上洋船服務，替水手們洗衣洗甲板，見到很多被棄的衣物或食物酒水等，當然取之可也。艇家都操不純正廣州話（可能夾雜了潮汕等口音），他告訴伙記們：「咸埋包來！」（其意係「全部包起交來」）。這位G. MINCHIN仁兄就認爲「咸埋包來！」，只要說得快，就會變成「喊□□冷」（亦即「冚辦爛」）了，而船上的洋水手聽得多了，便學着叫HAMPALANG。

油水

「呢單嘢冇乜油水好撈！」

近日我們香港話鮮談「油水」二字，唔係因爲冇機會揩到「油水」，只係愛用「着數」代替之：「呢單嘢冇乜着數！」所以，「油水」已淪爲過氣口頭禪。

「油水」係中國南方俗話，北方卻把它叫做「湯水」。

據明朝張滔著《浣花筆記》載：「湯水，好處也。」又，《古今小說》第三十九卷「汪信之一死救全家」裏有此描寫：「洪教頭薦我兄弟一番，也把個回信與他，使他曉得沒甚湯水。」注解云：「湯水，猶南方人所謂油水是也。」可見把「油水」比作好處，北方則愛稱「湯水」。

而南方俗話「油水」似乎係出自地理典故，這是一條河流的名稱，油水發源於今天湖南省石門縣，由此東流，入湖北長滋縣，直入長江止。在油水流經的兩岸，由於水利關係，灌溉方便，農作生產茂盛，所以油水所至，好處多多。

「油水」傳爲香港話之後，當然又會引起好多趣怪變化，例如「大把油水」（即手頭資金充裕）、「揩油」（即揩點油水）、「索油」（初時指撈番一筆，後來演變爲討女人便宜）、「索油索着火水」或「索油索着電油」等，簡直洋洋大觀也。

介口

「你想我跳槽？得，開個介口斟下啦！」

九十年代香港人急功近利，搵工跳槽，但凡講條件，就愛稱之爲「斟介口」（有時又叫「斟盤」的）也。

乜嘢叫做「介口」？

老一輩的人會告訴你，這是舊時戲班用語，一講到老倌薪金問題，或戲班費用問題，就用「介口」代替，但久而久之，這斟介口不單純指演戲，而所有商談一切事務，都可以叫「斟介口」了。

不過，如果翻閱粵劇資料，最早「斟介口」不是這意思的，是指在度新戲時，老倌與老倌之間研究彼此接駁對白或唱詞，這才叫「介口」的，戲人移作其他用途，純是借用而已。

原來舊日戲班開戲，並無劇本，只有「總綱」一個（即是粗略的分場故事），戲人就依照「總綱」所示，扮演某個角色出場，至於對白歌詞，則由演者自行負責，互相接駁，現在語詞叫做「度對白」，以前就係「斟介口」。

好了，不知何時何月粵劇才出現了「開戲師爺」，即今之「編劇」，寫出完整劇本——最初是叫「班本」的。也許有了「班本」才斟「介口」，「介口」的原意才有所變化。

標青

「今年選美，冇邊幾個標青！」

「嘩，今屆會考出咗個十優狀元，夠晒標青呀！」

市井婦孺輩閒談，交換八卦新聞，一講到有乜人物出類拔萃，引人注目者，就愛形容之爲「標青」了。

沒錯，趣怪香港話以「青」描寫「光彩」，亦有用例，諸如「青靚白淨」，講到「失色」或「冇晒光彩」，就叫做「甩青」（特別舊時流行之搪瓷器皿，很易掉了瓷，變了醜八怪）。

傳統舞獅的「採青」更被視爲武館「攞彩」之道，幾頭獅鬥個你死我活，都爲了爭奪那個「青」（一棵生菜和一個紅封包）。舊時香港新界的鄉村有另類的「採青」習俗，每屆年三十晚，村中少年男女便摸到鄰家的菜地，拔起兩三棵生菜回家，作爲壓歲，象徵把青春活力帶回來，多麼富有詩意呀！

好了，談了一大輪「青」，言歸正傳，應該「標青」了。有人認爲這「標青」亦與傳統農村有關係，當春天秧苗長大，農夫就要移植去大田，舊葉枯萎，新葉茁長的狀態，農民多稱之爲「返青」，而人們多以意解曰「標青」。

不過「標青」又有古漢語淵源——

有研究方言的專家指出過，這「標青」實係來自古漢語「縹青」，且睇下當時之「縹青」係用來形容甚麼……

《藝文類聚》卷九十二鳥部「翡翠」條：「庭陬有若榴，綠葉含丹榮，翠鳥時來集，振翼修容形，回顧生碧色，動搖揚縹青……」

上文所說的「若榴」，即是石榴，吸引了「翡翠」鳥兒飛來集結，牠們羽毛碧色，就算石榴如何「綠葉含丹榮」，一樣無法奪色，所以「動搖揚縹青」。古時人們就愛用這種「縹青」的羽毛做服飾了。石榴與「縹青」又似乎結下不解緣，例如曹植的《棄婦篇》：「石榴植前庭，綠葉搖縹青，丹華灼烈烈，璀璨有光榮……」

曹植的「縹青」用例是指石榴發茁新葉，一片欣欣向榮，頗與前文所講春苗移植，舊葉枯萎新葉茁長（俗稱「返青」）之釋義相近。

所以，是有理由認爲「標青」乃係古漢語「縹青」的遺存。

雨溦溦

香港春天，細雨綿綿，所以有必要搵個應景香港話講下，就係「雨溦溦」了。

沒錯，溦溦細雨，我們廣東人就叫做「雨溦」（這「溦」音近「尾」），當形容「毛毛雨」時就稱「雨溦溦」。舊時廣州兒歌有「落雨溦，灑豆皮……」

其實，「溦」係古漢語，後來就遺留在廣州語裏。最早紀錄，「溦」字見於《爾雅・釋丘》：「夷爲圧，窮瀆，汜谷者，溦。」看來頗深奧，這「溦」似乎係指一些山川地域形勢。不過，《說文》正式解釋：「溦，小雨也。從水微省聲。」

後來「小雨點」又稱爲「浮溦」。《廣韻》指出「溦，浮溦，小雨。」

但廣州話把「溦」字更加發揚光大，唔單止細雨係「溦」，連帶小水點都叫做「溦」，例如「口水溦」就是了。

「嘩，你食剩咁多嘢，邊個執你口水溦呀！」（「執你口水溦」即係「拾人餘唾」咁意思。）

「口水溦」之外，還發展到「甜溦溦」（即「甜絲絲」）、「酸溦溦」（即「酸溜溜」）。

而最可人者，當然係「笑溦溦」也。

好抵

「嘩，乜乜公司大減價，啲嘢好抵！」

「佢咁賤格，抵死有餘！」

「收你五十元，抵到爛喇！」

嘿，一講到物有所值，趣怪香港話就會用個「抵」字，此乃「抵抗」的「抵」，究竟有乜特別來源？

沒錯，又要勞煩羅翽雲著的《客方言・釋言》：「值得亦曰抵，抵者即值，讀古音之轉變也。古讀直如特，從雙聲轉而爲抵，值與直，古字通。值，當也。《說文》當，田相值也。相值爲當，不相當，即不值矣。」

原來，「抵」係古音「值」變出來的，意思亦一樣，「值得」就係「抵」。

《說文》指出，「值」和「當」又係關係密切，所謂「當」，「田相值」——田與田相持，兩塊田靠在一起，而那條田邊就叫做「當」，我們只要量度田邊的「當」，就會知道兩塊田長度是否相等。所以段氏注曰：「引伸之，凡相持，相抵皆曰當……（注當）……凡彼此相遇，相當曰值，亦持之意也……（注當）。」

反轉來說，但凡「不值」、「不相持」、「不相當」就係「唔抵」也。

第一把交椅

「佢喺公司坐第一把交椅，頂呱呱㗎！」

「大哥，頭一把交椅你坐定㗎嘞！」

嘿，唔理係工商界還是江湖幫會，但凡講到「最威水之人」、「冧巴溫」（NUMBER ONE）、「大哥大」之類，都一律稱爲「坐第一把交椅」也。

這「第一把交椅」，《水滸傳》描寫得最生猛，其時梁山泊大執位，好勇鬥狠的林沖非常不滿心胸狹窄之王倫的作風，適逢智取生辰綱的晁蓋、吳用等投奔，索性來一次梁山大火併，一刀殺死王倫，割下首級……

「吳用就血泊裏拽過一把交椅來，使納林沖坐地……」

「林沖把手向前，將晁蓋推在交椅上，叫道：『今日事已到頭，不必推卻；若有不從，即以王倫爲例。』……」

「到得聚義廳前，下了馬，都上廳來。衆人扶晁天王去中第一位交椅上坐定。」

整個過程簡直風起雲湧，首先林沖火併王倫，吳用推林沖坐第一把交椅，但林沖拒絕，退讓給晁蓋坐第一把交椅……

沒錯，江湖最重視名分，第一把交椅係唔容易坐上去，自始之後，「坐第一把交椅」者定必係頭號人物也。

「頭號人物」俗話稱「第一把交椅」。甚麼是「交椅」？

原來古時中國是沒有椅子的，人們都席地而坐，而「交

椅」就是最早的「椅子」，始創於唐朝。

宋朝張端義的《貴耳集》說：「今之交椅，古之胡牀也。」

在漢代時候，北方游牧民族傳入一種輕便的牀，牀面係用繩帶交叉貫穿而成，可以折起，類似今天的「馬扎」，稱「胡牀」，又稱「交牀」（取其由木材及繩帶交錯而成之意）。而唐人仿製爲椅，遂名「交椅」也。

根據宋朝陶穀所撰《清異錄》：「胡牀施轉關以交足，穿綆縧以客坐，轉縮須臾，重不數斤，相傳明皇行幸頗多，從臣或侍駕野嶺，扈駕登山，不能跂立，欲息則無以寄身，遂創意如此，當時稱『逍遙座』。」

這段較爲晦澀的文字，其實是說唐明皇喜好出遊，隨從大臣及車駕人員爲便利皇上休息，便利用胡牀原理，創出交椅，可伸可縮，重不數斤，方便皇上坐下來休息，當時就稱爲「逍遙座」，取逍遙方便之意，而這個唐明皇正式係坐眞正第一把交椅之人物也。

天字第一號

「佢係天字第一號間諜，你即刻發散人追查，一定要捉到佢爲止！」

某夜睇粵語殘片，已遺忘之趣怪香港話「天字第一號」又再勾上心頭也。

現在廣州市河畔還有一個「天字第一號碼頭」，名字何等的古怪呀。但再追尋下去，竟發現此俗話係大有出處。

古代中國商人已懂用較複雜的編號方法，當發現「一二三四」唔夠用時，便在數目之前加個「天」字，再唔夠就加個「地」字等，竟與今之車牌號碼加上「A」或「B」字同一道理也。

「天字」號屬於最大，而「天字第一號」當然係NUMBER ONE（香港舊時直譯「冧巴溫」）。

所謂「猛人」，就叫「天字第一號人物」。

形容物件亦可用「天字第一號」的，例如《初刻拍案驚奇》卷十八：「日日僱了天字一號的大湖船，擺了盛酒。」

舊時這「天字一號」又可以用來描寫事態的絕頂嚴重，例如《水滸傳》第二十一回閻婆惜威脅宋江道：「有那梁山泊晁蓋送與你的一百兩金子，快把來與我，我便饒你這一場天字第一號官司，還你這招文袋裏的款狀。」

頂趾鞋

舊時香港人有此俗語云：「不賢妻，不孝子，頂趾鞋，無法治。」

沒錯，一講到「無藥可醫」之事情，就比喻爲「頂趾鞋」。

「頂趾鞋」者，並非一種鞋的名稱，而僅僅是說那雙鞋子太緊一點，穿在腳上，走起路來頂住了腳趾，痛苦非常，簡直寸步難行也。

這「頂趾鞋」古已有之。

《淮南子・說林》云：「譬猶削足而適履，殺頭而便冠。」

陸游詩云：「昔人亦有之，削足以適履。」

《三國志・明帝紀》注云：「刖趾適履，刻肌傷骨。」

《後漢書・荀爽傳》云：「截趾適履，孰云其愚。」

履就是鞋，鞋之不稱腳而至於要削足、刖趾，或截趾，那麼其「頂趾」可知矣。

鞋子是貼身的東西，眞是「寸步不離」的，就如自己的老婆兒子一樣，所以用鞋子來譬如妻子兒女是非常貼切。家有賢妻孝子，猶如穿着一雙合腳的鞋子，行到那裏都方便順利，「得心應腳」。

反之，如果家有「癲妻狂兒」，那可眞是無藥可醫，猶如

穿上一雙「頂趾鞋」一樣了。

往日香港人好講「口彩」（即「吉利語」），「鞋」字，因與「諧」字同音的關係，認爲好意頭，所以在嫁女時，嫁妝中便有幾對鞋子，用紅紙包着，上書「同諧到老」。

所以這對鞋，是象徵着夫妻兒女的和諧關係，諺云：「妻賢夫禍少，子孝父心寬」；而相反，「不賢妻」和「不孝子」就是「頂趾鞋」了。

還有，舊時港人最忌新春正月買鞋，因「鞋」音近辛苦嘆息之聲，「依依鞋鞋」，在過年時如此就係意頭不好也。

所以，歲晚時節，香港鞋舖特別好生意，人人爭着買鞋過年。嘿，既然熱鬧忙亂，買鞋便買得粗心大意，試鞋的時候覺得緊一點，可是店員對你說：「走走會鬆的。」

唉，這是頂趾鞋，你越走，它卻越緊，腳跟先起個水泡，大足趾上又是一個，不但如此，十隻足趾都屈而不伸，連腳指甲也發痛了，不禁慘叫：「痛死人呀！」

人間苦事，有此俗話：「妻不賢，子不孝，燶燒酒，亂吠狗。」

在此，應該多加一項，就係「頂趾鞋」也。

黑

「近日好黑，賭親都輸錢！」

「佢叫做黑仔強，你跟佢就黑過墨斗！」

「嘩，着到成身黑衫，去送殯呀！」

黑色，香港人向來冇好感，認爲係「大吉利是」。

但在「六四屠城」期間，黑色竟變成香港人的「主題顏色」：上街遊行示威都着黑衫，臂上繫着黑紗，打着黑色橫額，飄着黑色旗號，報章有幾天的報頭係全黑色印刷，汽車的天線還綁着黑色的小布條，黑色黑色黑色……。

自開埠以來，香港有這麼多人「帶孝」可算係破天荒創舉，而且「黑色」不再代表可悲，而是可喜——大家能夠醒覺，團結一致，爲「自由民主」奔赴使命也。

「咁可喜現象，一啲都唔黑！」

黑色係代表死亡，代表哀悼，其實並非中國傳統，係由外洋傳入。中國在過去是以白色爲死衣與哀悼的「顏色」，後來日本也向中國學習。歐洲人最早以黑色爲哀悼與死亡的象徵，係出於一個信念，只要穿着黑色喪服，僞裝自己，這樣死神就不會認出來。古代歐洲許多原始民族中，只要有人去世，死者的親屬立刻在身上塗黑色泥巴，蓋着乾草，假扮死亡，騙過死神……。

早期埃及，每屆帝王貴族葬禮，僧侶們都身穿黑袍進行儀

式以表哀悼；後來羅馬學習埃及，就沿用了黑色。

封建時代的歐洲，有一種奴隸叫做BLACK GUARD（「黑色守衛」），穿着黑服，因黑色較爲顯著，可使人一目了然，身份地位的貴賤就可清楚地畫分了。這些奴隸每遇貴族富人出殯，就要負責抬棺材，未下葬時還要守衛着靈柩。BLACK GUARD之外，還有BLACK DEATH（「黑死病」）、BLACK MASS（巫術的「黑彌撒」）、BLACK FRIDAY（「黑色星期五」），總之，黑色象徵黑暗、恐怖、絕望、罪惡……

至於手臂佩帶黑紗，亦係源自古代歐洲，當一個貴族死了，他的僕役都要爲他穿黑色喪服致哀。而其時英國僕役在購不起喪服的情況下，首倡用一塊黑紗佩帶在左臂上表示致哀。這種節儉易行的致哀形式爲廣大民衆所採用，很快傳遍整個歐洲，普及到全世界。

還有一個「黑色大陸」（BLACK CONTINENT），指落後野蠻的非洲，唉，如今還有一個大陸……

擇駛

「呢件事認眞擇駛，非常令人傷腦筋！」

「收買爛銅爛鐵，收買擇駛銀！」

嘿，趣怪香港話，但凡講到事態「麻煩」和「棘手」，就會叫作「擇駛」。

而「擇駛」有何來源？值得研究一下的。

記得五十年代香港仍有收買佬上街，沿門叫着：「收爛銅爛鐵，收買擇駛銀！」沒錯，這「擇駛」原來是以前一種銀幣的花名呢。

清末和民國初年，中國各地方政府銀號等均自鑄銀幣，重量不一，銀質不一，非常混亂。後來墨西哥的銀元（俗稱「墨銀」，又稱「鷹洋」——因鑄有鷹的圖案）流入中國，這是用機器鑄造的，銀的分量相當準確——銀元每個是用白銀七錢二分。於是，中國政府就規定，一元大銀，須有白銀七錢二分了。

唉，其時政局越來越混亂，銀幣的質量並無保證，「偷工減料」大行其道，於是有摻和銅質或鉛質裝成的，亦即變相鑄造假幣，毫不值錢，用來非常麻煩，交易者會把這些「銀元」揀擇出來拒絕使用：「對唔住，唔使得！」廣州人有時將「使錢」寫成「駛錢」，選擇過才使用，就是「擇駛」了，那些惹麻煩的銀元便叫做「擇駛銀」也。

但凡出街購物，生意交易，人人提心吊膽，收錢時一定要鑑明正身，「擇駛銀」不要。精明的人都會懂得辨別的方法，只要拿一塊錢敲另一塊錢的邊緣，眞銀的鏘鏘有聲，假的會發出木木然的啞聲。

「乜話，你當我啲錢假嘅！」對方大罵。

沒錯，有一種含銅質極少的假銀元（俗稱「銅銀」），用以上錢敲錢的方法是分辨不開的，但卻另有方法，只要以兩手指夾在銀元中心，用口唇向銀元邊際一吹，眞的銀元會發出很輕微而悠長的「殷」一般的銀笛聲，假的就沒有，到時你便指着那剛罵人者喝道：「你好嘢，駛（使）銅銀夾大聲！」

哈，另一趣怪俗話「使銅銀夾大聲」，便是指那橫行霸道者，用假銀元還好似理所當然一般。

假銀幣一個不小心得到，只好自嘆倒霉，惟有收在牀下底，等收買佬上街「收買擇駛銀！」

你就賤價賣掉算了！

花樣

「睇吓佢搞乜花樣先！」

「呢條友蠱蠱惑惑，好多花樣㗎！」

趣怪香港話，但凡講到人詭計多端，整色整水，就會稱之爲「搞花樣」（或「撚花樣」）也。

據說，這「花樣」二字係來自客家話。

羅翽雲著《客方言・釋服》指出：「剪紙爲式曰花樣。古無樣字，《說文》像，象也，讀若養。唐以來，始別造樣，俗又作樣，樣，郎橡，栩實也……。」

首先，它解釋了「樣」之演變，所謂「栩實」，就是跟實物做個樣板，等大家照樣本去製作或生產。

古時，「樣」與「容」又係通用。《客方言》說：「今言樣，古言容，《考工記》函人凡爲甲必先爲容，然後制革，謂必先剪爲甲樣，然後依其樣以制革，猶今爲襪者，先有襪樣，爲鞋者，先有鞋樣，繡花者先有花樣，然後依其樣爲之。」

所謂「容」，《說文》寫作「鎔」，乃鑄金之鐵模。

而「花樣」卻係出自「繡花者先有花樣」，因舊時繡花須有紙模，所以便有「剪紙爲式曰花樣」之講法也。

頭先

「揀咗咁多件衫，都係頭先嗰件靚啲！」

「頭先我仲見佢㗎，嘿，跟住就冇咗蹤影！」

「我先頭都講過喇——」

是了，趣怪香港話一講到「先前」、「起先」、「起首」、「剛才」或「上一次」之類，就一律叫作「頭先」，但香港話有時愛調轉講的，於是「頭先」又可變爲「先頭」——例如「先頭部隊」等。

據胡竹安編著《水滸詞典》：「【頭先】起先，指上一次……【方】嘉慶話，『頭先勿話，到眼下才話』，意爲早先不說，到現在才說。」

嘿，「頭先」竟然係嘉慶方言，所以還散見於中原文學上了。例如：

《水滸傳》第二十八回：「看看天色晚來，只見頭先那個人，又頂一個盒子入來。」

《金瓶梅詞話》第五十回還有用例：「頭先，爹在屋裏來，向廚裏抽屜內翻了一回去了。」

不過，據《水滸詞典》，「頭先」又可解作「事先」，例如《水滸傳》第二十四回：「便是老身十病九痛，怕有些山高水低，頭先要制辦些送終衣服。」但此「事先」之含意，不見於今之趣怪香港話也。

打倒褪

「人衰行路打倒褪」，生猛得頗爲趣怪。

廣東俗語愛稱「後退」、「倒退」、「退縮」、「退步」等爲「倒褪」或「打倒褪」。這「褪」字，根據《韻會》之讀音係：「吐困切，呑云聲。」

行路本應該向前，但衰起上來，竟向後倒退，屬衰到極點，非常傳神，這「人衰行路打倒褪」俗話甚爲抵死也。

「倒褪」和「打倒褪」，都係源自中原文化，可見於元曲及清代小說。

《西廂記》：「往常但見個外人，氳的早嗔，但見個客人，厭的倒褪。」

《三戰呂布》：「但贏的我這馬蹄兒褪可也難上難。」

《延安府》：「罵的我羞答答倒褪身軀。」

《殺狗勸夫》：「我爲甚麼抽也波身卻倒褪？」

《樂府羣珠》卷三：「見着美色身倒褪。」

《醒世姻緣》中的第十八回：「狄希陣聽見這話便打倒褪。」

可見元明清時期，「倒褪」、「打倒褪」係相當流行，而且給廣東話吸納了。

這「褪」字，還演變成「褪後」，例如今之迫電梯迫地鐵，有人哀求：「唔該褪後啲喇！」

直頭

「吓，佢都屬於君子？直頭係賊就眞！」

「吓，佢賣嘢價錢公道？直頭攞住搶呀！」

沒錯，趣怪香港話每講及「其實」、「眞正」、「簡直」等，爲加強語氣，顯得幾分肉緊時，就會爆出句「直頭」了。

不過，唔講你唔會知，此「直頭」竟然係古老的中原方言，散見於元明的民間小說與戲曲之內……

《虎囊彈》：「弗相干，直頭要錢。」

《鉢中蓮》：「堂前掛草，直頭不是畫哩！」

《十五貫傳奇》：「住了，是我家物件，就到我家出脫，直頭欺你是開眼烏龜了！」

《水滸傳》：「直頭既然娘子這般說時，老身權且收下。」

特別以上之「直頭要錢」，即係掃住攞錢，「直頭」係世紀末香港人之搶錢心態也。

究竟，「直頭」最早係何處方言？

胡竹安編著的《水滸詞典》提供一項線索，在解釋「直頭」一條時指出：「實在，眞正……蘇州話『直頭吃勿消』即『眞正受不了』」。

如此看來，「直頭」有可能係蘇州話，後來才南傳到廣州及香港也。

終歸

「嘿，時來運轉，終歸輪到我發達嘞！」

「唉，終歸要死，盡量嘆下世界罷喇！」

但凡講及「最後」、「結果」、「到底」或「終於」之類，趣怪香港話就說成「終歸」，非常得意，因爲「終」與「歸」其實係同義，爲乜會連用呢？

此又係古代所遺留下來的，而且是保存在客家話裏。

羅翽雲著《客方言・釋詞》有「釋終歸」一條：「通語言到底者，今語則云終歸，案王念孫曰，《呂氏春秋》順說，求人二篇注，並曰歸終也。而字書韻書皆不載此訓，今案歸與終同義，物之所歸，即物之所終。雜卦傳曰，歸妹，女之終也。班固典引受克讓之歸運，請終運也……終歸連文二字同義，此訓久失，賴方言存之……此尤古人遺語也。」

羅翽雲指出，「終歸」最早見於《呂氏春秋》，不過，其時係調轉來叫：「歸終」。可惜後世字書和韻書都不見有，資料也就很少，但「歸」與「終」相通互用則常見。

趣怪香港話「終歸」還有個變調，就係「終衰」，君不見有此口頭禪：「終衰有日龍穿鳳，唔會日日褲穿窿」也。

聚財

「間屋唔聚財，不如搬咯！」

香港人最信風水，最怕冇錢，一聽到「唔聚財」，立刻周身唔安樂。於是，不禁自嘆曰：「唉，眞係周身唔聚財！」

所以「唔聚財」除咗係「冇錢剩」咁解之外，還可以解作「冇運氣」、「冇發達機會」，甚至「唔多妥」也。

原來「聚財」係古語來的，曾見於隋唐間的典籍裏，後來被人忘記了，只留存於廣東話之中。

隋王通著《文中子》的《周公篇》有載：「古之好古者，聚道；今之好古者，聚財。」

此語還可應用於今之香港地，港人好懷舊，愛收集古董及舊物（王通之謂「聚財」），而非後古之淳樸之道（王通之謂「聚道」）。

後來，《舊唐書》卷八十記褚遂良上疏唐太宗，談漢之通西域：「漢武負文、景之聚財，玩士馬之餘力，始通西域，初置校尉。」

褚遂良所舉之「聚財」依然係「積存財貨」之意思，未見有其他解釋。而隋唐以後，似乎「聚財」已不見經傳了。

香港人好賭，信運氣，講風水，曾一度相當流行講「聚財」也。

十零

「嘿，佢十零歲仔居然學得咁壞，眞係豈有此理！」

「上賊船輸咗十零萬啫，濕濕碎喇！」

趣怪香港話但凡說及漢語之「十餘」，就會講爲「十零」，而此個「零」字係講成「鯪」音，於是「十零」就變了「十鯪」。

也許廣州音「零」與「靈」（「靈魂」的「靈」）相通，而「靈」用作形容「靈驗」時，就會講成「鯪」，例如「人老精鬼老靈（鯪）」、「盲公陳算命好靈（鯪）」等。

不過，此「十零」舊時在中國很多方言裏出現過，如果翻閱丁惟汾先生著《俚語證古・語叢》，你會看到他的精采考據：

「十啦歲，十烈歲也。二十來歲，二十烈歲也。年齡滿十而有餘，謂之十啦歲。滿二十歲而有餘，謂之二十來歲。來字當作烈（古音讀來），《方言》一，烈，餘也。晉衞之間曰烈，啦亦烈之雙聲音轉。」

丁先生指出同類方言包括「十啦」、「十烈」和「十來」，正式者源出「烈」，因這「烈」字古音係讀「來」，解作「餘」也。

廣州方言提及「餘下之數」就會叫「零頭」，亦與「十零」、「廿零」等，似乎亦係轉音自「十啦」、「十烈」之類的。

死好

「佢眞係死好命，六合彩中頭獎喎！」

「今日天氣咁死熱㗎！」

「嘩，戲院咁死多人㗎！」

嘿，趣怪香港話，連「死」字都有妙用，當講到「非常快」就叫「咁死快」、「非常凍」就說「咁死凍」、「非常擠迫」就說「咁死迫」，總之死死聲不絕……照計香港人「好死」（即「非常」）信邪，不會口邊掛着這麼多「死」字吧。

唉，香港話係方言大拼盤，這個「死」係來自客家話的「肆」，據羅翽雲著《客方言・釋詞》指出：「釋肆，今俗語極好曰死好，極快曰死快……凡極皆謂之死，死即肆字，《說文》肆，極陳也……肆好，專取極義。肆好與孔碩相對成文，孔碩即甚碩，《爾雅・釋言》好，甚也。肆好，即極好也，肆轉爲死而言者……」

沒錯，這《客方言》實在考據得太好了，「死」係古語「肆」的轉訛，最早見於《說文》已解作「極」（或「非常」），其時之「孔」字係解作「甚」（或「甚爲」），「肆好」（「極好」）便與「孔碩」（「甚碩」）相對成文了。

後來，「肆好」保留在客家話裏變了「死好」也。

矜貴

「吓，好矜貴咯嘅？咁矜貴就唔好出嚟做舞女喇！」

半夜睇粵語殘片，女主角淪爲舞女，受苦含冤，被人盡情侮辱，好慘也。

沒錯，「矜貴」一詞，廣東話經常會用到，例如：「呢啲藥好矜貴㗎，慢慢飲呀！」

香港話也不例外，間中亦將「矜貴」掛在口邊，特別睇唔順眼嗰陣整番句：「好矜貴咩！」

「矜貴」，在粵語中有兩個意思：一指物品的貴重、珍貴；二指人物的自我尊貴、自負賢能，甚至「吊起來賣」也。

唉，此「矜貴」一語又係來源於古漢語而今之用法，與古代全然相同。

《列子・楊朱》：「不逆命，何羨壽；不矜貴，何羨名……」

《晉書・王恭傳》：「自在北府，雖以簡惠爲政，然自矜貴，與下殊隔。」

《隋書・牛弘傳》：「時楊素恃才矜貴，輕侮朝臣，唯見弘未嘗不改容自肅。」

不過，以上的三個證據都係指人，而非指物，可能言物之矜貴，係較後才出現的。

最矜貴者，還是廣州方言把它保留至今。

冇符

「冇符，我唔識點做！」

「係女人對佢都冇晒符喇！」

趣怪香港話「冇符」，意謂「沒辦法」或「冇法子」，又係有好古老歷史。

先講下乜嘢係符：其一係指一種手令，如「兵符」之類，早在先秦已有一種朝廷用作傳達命令、調兵遣將的憑證；其二指道士驅邪治鬼的符法；其三是「符瑞」（或「符命」），乃秦漢間出現的「天命論」所用的術語。

所以，「合符」係好重要，有正確兵符才可調軍，畫適當之符才可治鬼，而天人相應才合「符瑞」。

不合符也就等如「冇符」，遇到困難便無法解救。

「冇符」故事有此一例，見於《藝文類聚・列女傳》，係講楚昭王夫人之貞烈：

「昭王出遊，留夫人漸台之上而去。王聞江水大至，使使者迎夫人，忘持符。使者至，請夫人出。夫人曰：『大王與宮人約，命曰：召宮人必以符。今使者不持符，妾不敢從使者而行……』大水至而死，乃號貞姜。」

此夫人之貞烈，「冇符不出」，亦可算得係「愚貞」耳。

符弗

「想唸弗，冇符弗」。

嘿，趣怪香港話有時又眞係嚇死人，例如以上嗰句，簡直集古今中外於一身也。

「唸弗」，自英文KEEP FIT音譯過來，流行於八十年代初，係由美國健身潮影響而至的。

但「符弗」則非常古老。

或者先說乜嘢叫做「符弗」，舊時廣州及香港人，對道士或術士所施之法術，就叫它做「符弗」，因爲有時可能係裝神騙鬼，冇料到，就經常被嘲笑爲「冇晒符弗」，此俗話發展到後來，「符弗」相等於「辦法」，「冇晒符弗」就係「冇晒辦法」也。

我相信「符弗」其實係古漢語「符法」所變化出來的。「符」和「法」，是道教某流派的術語和宗教手段，初時兩字是分開用的，後來才相連的用，可見於《太平廣記》卷四五五引《稽神錄・張謹》條：

「道士張謹者，好符法，學雖苦而無成……謹東行，凡書囊符法，行李衣服，皆付歸寶負之。」

這個「符法」在道家書籍中多有，但給現代漢語淘汰了卻保留在廣州話裏。

擺膽

每遇驚心動魄的危險遭遇，我們趣怪香港話就會爆番句：「嘩，子彈橫飛，認眞擺膽也！」

「擺膽」，好得人驚之意思，應該源於香港人每屆秋冬時興食蛇——更有愛吃蛇膽，視爲補身精品。蛇要生劏，膽才至佳，於是劏蛇佬手執活生生之蛇，剖其腹，把蛇膽扯出來，睇落相當得人驚，認眞擺膽也。

這個「擺」字亦係有漢語之源，宋朝時代出現。《玉篇》：「擺，揀也。」而《集韻》增加一項意義：「裂也。」所以古老相傳，「擺」這個動作除了「拿起」，還有「扯裂」的意思。

元代的俗文學，多用到「擺」字。

《殺狗勸夫》雜劇：「將一條舊褡褳扯做了旗角，將一領破布衫擺做了舖遲。」所謂的「舖遲」即抹枱用的布，這「擺」，就係撕開，撕一片出來的意思。

《燕青博魚》雜劇：「穿的那衣服拖天掃地，一腳踹着，不險些絆倒了？擺起衣服，走走走，赤赤赤！」所謂的「擺起衣服」，當然係指拿起（或執起）衣長的一端，使走動容易。

「擺」字系列，有「擺膽」、「擺命」、「擺苦嚟辛」、「擺嚟衰」、「擺命博」等，洋洋大觀也。

大鑊

「佢打死人呀，呢鑊杰嘞！」

「嘩，大鑊，今回實死冇生也！」

趣怪香港話但凡講到事態嚴重，搞到成身蟻，就會稱之爲「呢鑊杰」或「大鑊」，究竟有何出處？實在好值得推敲一下也。

「鑊」，北方人叫鍋，高誘《淮南子》注曰：「有足曰鼎，無足曰鑊。」不過，古時之鑊，除係煮食用具之外，還是一種刑具，把人活生生的擲進大鑊裏烹煮，然後吃其肉……

《周禮・天官・亨人》：「亨（烹）人，掌失（供）鼎鑊，以給水火之齊……辨眡羞之物。」又《淮南子・說山訓》：「嘗一臠肉，知一鑊之味。」這都表明，古時之暴君好以大鑊烹人，吃其人肉，中國文明常見原始面貌也。

干寶《搜神記》卷十一《楚干將莫邪爲楚王作劍》云：「客有逢者，謂：『子年少，何哭之甚悲耶？』曰：『吾干將、莫邪子也。楚王殺吾父，吾欲報之！』客曰：『聞王購子頭千金，將子頭與劍來，爲子報之。』……客持頭往見楚王，王大喜。客曰：『此乃勇士頭也，當於湯鑊煮之。』……」豈料，人頭自鑊中飛出，復仇雪恨……

所以每逢事態嚴重，就叫「大鑊」。

山卡喇

「嘩，住到山卡喇咁遠，點探你呀？」

「慘，喺山卡喇迷咗路，今晚點過夜？」

但凡論及山野偏僻之地，趣怪香港話就叫做「山卡喇」，雖然現今高度城市化，山區或邊遠之地越來越少，不過「山卡喇」仍然聽到有人講也。

嘿，唔講你唔信，「卡喇」兩字竟然收錄今之漢語辭典，但寫作「旮旯」。

《辭海》：「旮，音GĀ 嘎，旯，音LÁ 拉。旮旯，北京方言，角落。如：牆旮旯。指偏僻的地方。如：山旮旯；背旮旯。」

原來此「卡喇」竟然係源自北京方言，用來形容不爲人見之牆角，不爲人找到荒野，不爲人搔到的身體部分等等。

《辭源》亦有同樣解釋：「角落。方言。也泛指狹窄偏僻之處。」

在過去的俗文學，「旮旯」間中可見，例如清人文康著《兒女英雄傳》第二十七回：「（何玉鳳）姑娘無法，只得咕嘟着嘴，背過臉去，解扣鬆裙，在坑旮旯裏換上，一面低頭繫着汗巾兒……」

「旮旯」，北京方言，老遠的南來，可見地方語言互相滲透融合也。

金叵羅

「呢啲古董嚟㗎，件件都係金叵羅！」

「亞黃師奶好緊張佢個仔㗎，當正佢係金叵羅咁呀！」

唉，趣怪香港話「金叵羅」（「叵」係讀如「頗」），五六十年代仍舊流行，不過，如今已鮮爲人講也。

雖然少講，不等如冇講，所以「金叵羅」仍有必要作一下鉤沉。

以前，香港婦女界閒居敍話，每把珍貴的物品稱作「金叵羅」，更多的情形是指逗人喜愛的孩子。

何解有如許趣怪俗話？又與中國傳統文化有關也。

首先解釋「叵羅」，這是古代的一種酒杯，一種敞口的淺杯。千多年前《北齊書・祖珽傳》載：「神武宴僚屬，于座失金叵羅，竇泰令飲酒者皆脫帽，于髻上得之。」顯然，這金酒杯一定非常珍貴，做大臣的祖珽貪心起來，順手牽羊，暗中收藏在頭上的帽子裏，但結果還是給搜了出來。

到清代程正揆《孟冬詞》：「西洋新進葡萄渌，宣賜百官金叵羅。」

可見古時皇宮飲宴喜用珍貴的金杯，後來落到廣州方言，「金叵羅」才被用來形容人物之矜貴也。

魚腩

魚腩？有乜嘢咁趣怪啊！

「哈……哈……佢輸咗二十底麻雀，做咗超級魚腩呀！」

沒錯，但凡譏人之軟弱無能（特別在賭局上），任對方蠶食侮辱，就一律稱之爲「魚腩」，因爲魚腩好肉柔軟，甚爲好吃，故人們形容之好欺也。

腩，是指肚子上和近肋骨處的鬆軟肌肉，自古以來，牛、羊、豬、魚的腩都屬美食，例如《齊民要術》卷九有一味「腩炙」：「牛、羊、麋鹿肉皆得，方寸臠切，葱白研令碎，僅令相淹，少時便炙。」

其中最特別之處，舊時廣州方言已經以「腩」稱軟弱的人，《開平縣誌》這樣曰：「肉熟透謂之腩，人軟弱亦謂之腩。」

原來，最早時「腩」解作煲熟的肉，《廣韻》曰：「腩，煲肉。」

《開平縣誌》解釋：「觀孔子言寬柔爲南方之強，則南是軟弱之方，熟透必軟弱也。人軟弱爲腩，是肉熟透爲腩之假借。」

該縣誌指出，孔子認爲南方人特性寬柔、軟弱，十足熟透的肉，故稱之爲「腩」。所以，趣怪香港話「魚腩」，是有其方言的歷史基礎也。

餓鬼投胎

「嘩，你睇佢食嘢，飛擒大咬，十足餓鬼投胎咁樣！」

沒錯，趣怪香港話每譏人之貪婪食相狼吞虎嚥，「好似餓咗幾世代咁」，就會贈送一句「餓鬼投胎」也。

我們中國人好信鬼神和輪迴轉生之說，而且最怕死後做「餓鬼」，因爲地獄已苦，還要經常遭受飢餓折磨，實乃鬼界慘事也。

「餓鬼」，梵語PRETA的意譯。這PRETA本意是「死者」，在佛教裏特別指死後沒有舉行法會超度的亡靈。印度人相信，凡死後沒有後人供奉祭物者（即「身後蕭條」），在陰間就會經常受着飢餓痛苦。

根據佛教的鬼靈說，餓鬼形象恐怖，例如《大智度論》三十：「餓鬼之腹如山谷，咽如針身，惟有三事，黑皮與筋與骨也。無數百歲，不聞飲食名，何況能得見。復有鬼火自口出，以飛蛾投火爲飲食，食糞涕唾、濃血、洗器之遺餘……」

如此得見，做「餓鬼」非常之慘。每屆盂蘭盛會，祭壇必設「餓鬼棚」，讓餓鬼有餐得食。

所以，舊時譏人「餓鬼投胎」，係屬於相當尖酸刻薄之語也。

滾水潲腳

「喂，你呢頭嚟到，仲未坐定啫，就滾水潲腳話要走囉，誇唔誇張啲呀？」

沒錯，但凡講到某人來去匆匆，急急而遁，趣怪香港話就會贈上一句「滾水潲腳」也。

火燒熱的水叫做「滾水」，滾水燙在腳上就叫做「潲腳」，雖然屬於地方俗話，但卻有甚古老之來源。

先秦時代，「滾」字作「滾」。

《說文》：「滾，沸也。」而所謂「沸」這個怪字，其實就係「沸」字的前身。

唐宋以來，「滾水」才由「滾水」代替。段氏《說文解字注》：「《周禮》注曰：『今燕俗名湯熱爲觀。觀即滾；今江蘇俗語沸水曰滾水。滾水即滾語之轉也。』」

好了，講完「滾」，再講「潲」。

羅翽雲先生著《客方言・釋言》推論：「水沸傷人曰潲人，潲當爲烙，《說文》烙，灼也。灼下，云炙也。本謂火傷，然水沸滾，由火而來，故亦云烙；烙，潲，一聲（轉）。」

俗字「潲」原來源出於「烙」，眞係唔講你唔知也。

其實，「滾水潲腳」意象相當生猛，一燙腳立刻縮起，「雞咁腳鬆人」也。

吊起嚟賣

「佢咁靚女，好多公子追，當然吊起嚟賣！」

「呢個樓盤唔好放住，仲可以吊高啲價！」

近年香港炒樓之風甚盛，最識如何吊價了，嘿，樓有樓吊價，物有物吊價，連人都可以吊價，因爲人有「身價」（名譽地位美貌等），而趣怪香港話就稱之爲「吊起嚟賣」也。

據羅翽雲著《客方言・釋言》，吊價之「吊」係出自客家話：「故抬高價曰弔，弔者，靳之轉語，靳與僞義同……」

「吊」（「弔」是另一寫法）原來是「靳」的轉音，而「靳」與「僞」係同義字。

於是翻閱《說文》：「靳，當膺也。」即是當胸勒着馬的皮草，後來發展爲「吝嗇」之意，例如：「靳而不與」、「靳價」等。

又再看《說文》：「僞，引爲賈也。」段注：「賈者，今之價字，引爲價，所謂豫價也。」這「豫價」當然等如今之「吊起嚟賣」了。

古時官位也可以吊起來賣的，例見《後漢書・崔寔傳》：「崔烈入錢五萬，得爲司徒，及拜，靈帝顧謂親倖曰，悔不小僞，可至千萬。」這個漢靈帝也實在貪心，他認爲「司徒」這官位，五萬錢賣得便宜，應該吊價至千萬，非常誇張也。

照田雞

「去廟街照田雞。」

舊時香港人好興叫睇相做「照田雞」，何解？

如以現代心態想了解箇中情況，實在不容易，因爲今之睇相越來越高級，乜乜居士之類，辦事處設於高樓大廈，燈明火着，實在無「照」之必要也。

不過，過去之江湖相士多數只能在大笪地或榕樹頭擺檔，打起火水燈，鼓其如簧之舌：「嘩，先生，你面有黑雲，過來等我照清楚吓你，睇下有冇得救！」那位先生當然嚇了一跳，急忙駐足，他就舉起火水燈，一邊照着貴客，一邊口若懸河，其狀甚似鄉下人提着火水燈，到田間捕田雞一樣。

原來，鄉下人想煲田雞粥宵夜，非常簡單，拿着一盞火水燈到田間去照田雞，那些蛙類生物一見燈光，立刻以前肢掩目，蹲着不動，也就任捉唔嬲，尤其是交配期間，大可一手擒雙蛤，話咁容易就有田雞粥可吃也。

踎在路邊代人睇相，還有一句歇後語：「沙基睇相——第二位」。

舊時廣州沙基有不少相士在路邊睇相，十分旺市，顧客幾乎要排班輪候，相士快刀斬亂麻，不停叫着：「第二位！」所以「沙基睇相」係屬於「旺相」也。

用電池光管燈矣！

替人看相的術士，不一定是男人的專利，女相士也不少；圖中「照田雞」用的打氣大光燈，現在已沒有人使用了，大家改

祭五臟廟

「嘩，好肚餓呀，一於搵間食店，祭下五臟廟先！」

嘿，趣怪香港話但凡講到吃東西充飢，就叫做「祭五臟廟」。

廟，是需要人去拜祭的，一點不奇，不過，「五臟廟」是甚麼廟？有必要了解一下。所謂「五臟」，當然係指人體內之重要器官，就是心、肝、脾、肺、腎。

以五臟爲廟，古已如此。王利器主編《金瓶梅詞典》：「五臟廟，喻人的臟腑。【例】第十二回：『珍羞百味片時休，果然都送入五臟廟。』」

「祭五臟廟」，舊時是叫「修五臟廟」的。

既然五臟變了廟，廟裏就要有神，否則拜祭甚麼？

不如就叫這些心、肝、脾、肺、腎做「神」吧，於是就有「五臟神」的出現。

元鄭廷玉《金鳳釵》第二折：「百忙里要饅頭麵糕，枉把你五臟神虛邀。」

沒錯，祭神係需要食物，吃東西就變了「祭五臟神」，可見此趣怪俗話眞係神出鬼沒，變化多端也。

嗲嗲帝

「外母見女婿，口水嗲嗲帝！」

此趣怪俗諺，今之香港人間中亦講，不過寫到「嗲嗲帝」時，又似乎係有音冇字，非常頭痛。

所謂「嗲嗲帝」係指水滴流個不息，廣州話用例頗多，譬如聽得人說：「成晚落雨，落到嗲嗲帝。」

一位方言專家認爲，這「嗲嗲帝」應該是古時宋人口語的遺留，所引例證見宋代話本《快嘴李翠蓮記》，話說這李翠蓮將要出嫁，她爹媽爲她的「快嘴」毛病，會給婆家和娘家帶來麻煩而擔心，翠蓮見父母唉聲嘆氣，她只道是女婿不好，於是反過來勸說：「……這門婿要如何，愁得苦水兒滴滴地。」

沒錯，「滴滴地」，該專家就認爲係「嗲嗲帝」的原裝版本。他還指出「愁得苦水滴滴地」的「地」字應作「啼」，因宋元話本多是民間才人所寫，多用簡便的「地」記音。

《集韻・霽韻》：「啼，丁計切。泣貌；一曰滴水。」所以，「愁得苦水滴滴啼」最配合到文義。

「滴滴地」、「滴滴啼」，然後「嗲嗲帝」，看來又似乎是脈絡相承呢！

趁墟咁早

「嘩，趁墟咁早起身，做乜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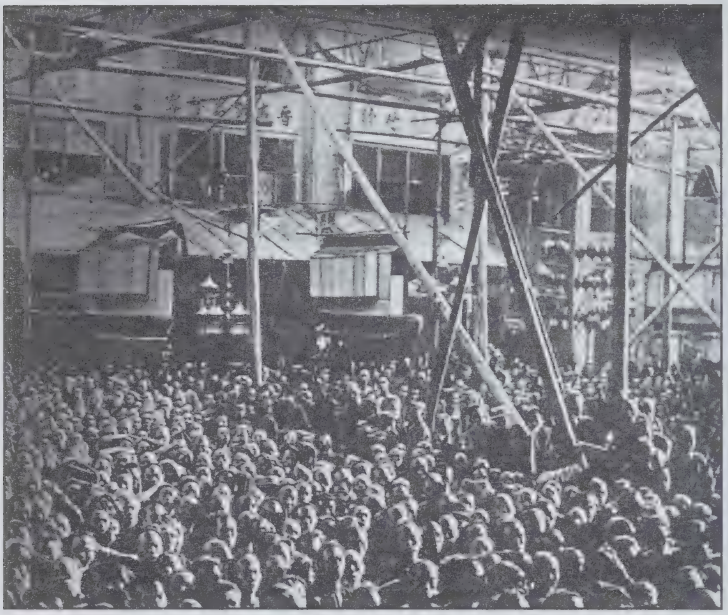
傳統鄉鎮生態，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所以早早起來擺市，當然成爲一種規律了。當時都是農業社會，農夫們一早開市或趁墟後，還可趕上田間作業，正如范成大的詩句：

「趁墟猶市井，收潦再耕桑。」

沒錯，南宋范成大的《范石湖集》寫有頗多的「趁墟」詩句，甚有鄉土氣息，例如：「癭婦趁墟城裏來，十十五五市南街」；「趁墟漁子晨爭渡，賽廟商人晚醉歸」等。嘿，特別這一句「趁墟漁子晨爭渡」，可以反映出「趁墟咁早」之景象也。

香港雖然邁向超級現代化大都會，但「天光墟」的傳統鄉鎮生態仍然保留着。深水埗花墟市場，深夜十二時開到翌日凌晨五時；旺角盆栽、熱帶魚市場，每日凌晨五時開市；香港仔漁市場更加「墟冚」，每日凌晨五時買賣海鮮，成千買手早已雲集，眞係「趁墟咁早」了。

最保留舊習俗風情，應該是元朗「雞地」的「三六九墟」，每逢三日、六日、九日，上午凌晨四時到七時賣雞，下午四時到七時售鴨，對香港民俗學有興趣者不妨去睇下。



趁墟，是要藉「墟期」（墟市）的日子，才有墟冚的場面。通常，除了每周每月有特定的墟期之外，過年過節的大日子前，也是大家聚首購物的時分；甚或，有客自遠方來表演，尤以戲班老倌下鄉演出，大夥兒亦會趕住去趁墟也！

趕住趁墟

「嘩，急急腳，趕住趁墟呀！」

香港已邁向現代化都會，鄉鎮生態習俗所餘無幾，「趕住趁墟」之原意已成明日黃花，但每屆百貨公司大減價搞到人山人海，此壯舉仍然屬於「趕住趁墟」也。

「趁墟」者，北方話叫做「趕集」，係有相當古老源流，早在長江以南地區通用此語，宋朝時代錢易的《南部新書》有載：「端州以南，三日一市，謂之趁墟……」

大抵中國在宋代城鄉鎮的生態規模已定，墟市亦成一規律，「三日一市」，每隔三日就擺一次市，此古老習俗曾一直傳到今之新界（有所謂「三六九墟」之設）。

另外，宋朝吳處厚著《青箱雜記》：「嶺南謂村市爲虛……蓋之所在，有人則滿，無人則虛，而嶺南村市，滿時少，虛時多，謂之爲墟。」

這段話解釋了「趁墟」的特色：沒市的時候，沒有人，空地一片，就係「虛」；擺市的時候，人頭湧湧，就係「滿」；正所謂「今日水靜鵝飛，明日人山人海」也。

很可笑之處，「墟」者原義指「冇人」，與今之趣怪香港話「三個女人一個墟」或「墟冚」等語意上乃完全調轉。

濕浙浙

「落得水多了，啲飯煲到濕浙浙嘅！」

「嘩，春天回南，地方濕噠噠！」

「落完雨，啲衫濕納納，貼住喺身，好易冷親㗎！」

嘿，講到潮濕，趣怪香港話好多花樣，上面已有三例，如果再加埋客家話「潤浙浙」，就有四例了。

羅翽雲著《客方言・釋言》曰：「物受潮濕曰潤浙浙。《釋名・下》濕曰隰，濕蟄也。蟄蟄，濕意也。浙浙者，蟄蟄之音轉。」

原來「濕浙浙」這話，最早係「濕蟄蟄」。

該書再引《廣韻》，認爲「蟄」字又「音轉爲噠，爲答，故又曰潤噠噠或曰濕答答，亦有謂濕納納。」

濕納納，這個「納」，《說文》有解釋：「納，絲濕，濕納納也。」所以，又係好古老之語詞。劉向的《九歎》：「衣納納而掩露」，王逸注曰：「納納，濡濕貌。」

《客方言》還指出：「更有謂之納漬漬者，通俗文水浸日漬。」

嘩，統計一下，「濕浙浙」、「濕噠噠」、「潤浙浙」、「濕納納」、「濕答答」、「納漬漬」（或「納浙浙」），簡直一大堆也。

流嘢

「吓，呢塊係玉？流嘢咋！」

「嗯，你個古董手表流定堅㗎！」

但凡講到假首飾、假名牌、假功夫，趣怪香港話一律稱之爲「流嘢」。

「流嘢」，即「假嘢」，相反，「堅嘢」，即「眞嘢」，原本出自賭檔暗語。

據一九五四年版《社會黑幕》雜誌的專欄《偏門生意經》：「經營賭檔偏門生意之類……則賭檔之中，乃有『堅』（眞）與『流』（假）之分，所謂『堅』者，則開賭者之勝負，純視乎運氣，即俗語所謂『賭五行』也，而一般撈家所集資經營之『大檔』，則均屬於『賭五行』，蓋此種賭檔之組織係爲集股開檔者，其與經營正行生意無異……開『流』攤之賭檔，多爲黑社會中人及地痞之流……非若撈家輩（『大檔』）先集合資本而後經營，其賭本既薄弱……故除開『流』攤外，殊無必贏把握也……」

這段文字反映出當時香港的兩種賭檔，「大檔」賭「堅」，「流檔」賭「流」。其時關於這類「流嘢」，有整個系列咁多，賭大小出術叫「流盅」、賭骰仔出術叫「流骰」、賭番攤出術叫「流攤」、字花師爺亂放貼士叫「流電」。

因此，但凡「假嘢」就稱「流嘢」也。

流電

「嘩，我畀你嗰啲馬仔貼士害死，全部流電，鋪晒草皮呀！」

唉，眞係慘，「流電」害人，因此，趣怪香港話一講到「假消息」、「假新聞」、「假貼士」，全部稱之爲「流電」。

「流」即「假」之意，源自賭檔暗語，但「流電」何解等如「假消息」？難道這「電」係指「電報」或「電訊」而言？非也，只係與賭字花有關……

原來賭字花，係要投注落三十六個古人身上（等如六合彩之號碼），但爲吸引婦孺賭仔沉迷，每日由字花廠發行一張紙條，上面印有「晨電」（或「申電」——因字花廠每日開賭兩次）及「花題」。

舉個例，紙條印着：「晨電：魔王崩潰。火沖沖，焚化阿房宮。」這「魔王崩潰」就是今日「花題」，而描寫崩潰情形之「火沖沖，焚化阿房宮」就是「電文」。

其時一般婦孺不識字，於是字花帶家全憑口頭把貼士傳開去，這就是「口電」了，有時故布疑陣製造氣氛，臨時有新貼士，這就是「急電」了。

唉，字花騙人，否則政府不會禁止，所以全部皆「流電」也。

成個

普通話「整個」，到了廣州話變咗「成個」，而「全身」就變咗「成身」。

我們香港人講說話有時好用誇張態度，此「成」字更加得到活用：

「嘿，好慘呀，惹到成身蟻，周身屎！」

「睇佢惡得幾耐？竟然同成個世界敵對！」

「豈有此理，成世對住個衰神！」

「打咗成晚通宵麻雀，連雞餸都冇得食！」

很奇怪，這「成」有「整」、「全」義，係出於古代漢語，最早見於《左傳》：「成師以出，而敗楚之二縣，何榮之有焉？」

「成師以出」，《左傳・成公六年》和《左傳・宣公十二年》都有此語，即今語「出動成支軍隊」咁解，以大軍鎮壓，欺凌弱小，「何榮之有」？

《左傳・成公八年》又有另一語描寫衆諸侯欲賄賂知識分子，出賣當權者，爲晉士燮所齒冷：「君命無貳，失信不立，禮無加貨，事無二成。是寡君不得事君也。」

此「事無二成」即係「事無兩全」之意，晉士燮唔肯做「騎牆派」，堅拒一腳踏兩船，知識分子係有骨氣嘅！

梳

「間火鍋店咁貴㗎，幾梳菜收成二十元一碟，直情攰住搶呀！」

「喂，冇錢買嘢，整住幾梳嘢洗下喱？」

「嘩，呢梳友仔點信得過㗎，幾多人俾佢托水龍呀！」

趣怪香港話每講到「一條」，總愛稱「一梳」，例如「一梳菜」或「一梳樹枝」。俗稱「十元」爲「一條嘢」，所以順理成章又稱「一梳嘢」；又稱「一個人」爲「一條友」，當然可稱「一梳友」也。

「梳」（音「兜」），現在聽來頗爲粗鄙，但卻有古老淵源，最早見於宋代《集韻》和《類篇》，「當侯切，木名。」

明朝張自烈撰《正字通》有兩個解釋：「一、木名。二、木根入土無枝椏曰梳。」

這第二個解釋「木根入土無枝椏」，分明就是光棍一枝，亦由此衍變爲「條」或「棵」相當的量詞，於是便有「一梳嘢」、「幾梳菜」等數量俗話出現。

到後來，《康熙字典》沿《正字通》收錄，正音爲「兜」。《現代漢語字典》有另一「菟」字，認爲與「梳」相通，並注明是方言——也許指是廣東方言。

乜

「乜事呀？」「乜人呀？」「乜乜物物呀？」香港之俗話常用語「乜」，每人每日都講上十次八次之多，所以好值得作「乜」字來源考。

地方誌書論及廣州方言者，相信只有一九一六年刊本《番禺縣續誌》對「乜」之解釋最爲詳盡：

「乜」，什沒也。常語以甚麼爲問詞，由甚麼轉爲什麼，由什麼，轉爲什沒二字，其音如乜。什沒之爲乜，猶不可之爲叵也……廣州語有曰係乜者，即是勿也，因語錄元宗問黃繙綽是勿兒得人憐，對曰自家兒得人憐。注是勿兒，猶何兒也，蓋古音勿讀如沒，是勿即什沒……」

縣誌的推論：（一）「乜」，係「什沒」之轉音；（二）「乜」，係「勿」之轉音，「勿」之古字義係「何」（即「甚麼」）。至於那段「因語錄元宗問黃繙綽」，有講清楚一點的必要——

《因話錄》（縣誌誤作「語」），是唐朝德宗時人趙璘所作，原文：「玄宗（縣誌誤作「元宗」）問黃繙綽：『自家兒得人憐？』對曰：『是勿兒得人憐？』」

「是勿兒」即「是何兒」，楊貴妃認安祿山爲「契仔」，所以「自家兒得人憐也」。

唐段成式撰《酉陽雜俎》：「姜楚公皎，嘗遊禪定寺，京

兆辦局甚盛，及飲酒，座上一妓，獻杯整髮，未嘗見手，衆怪之。有客被酒，戲曰：『勿六指乎？』乃強牽視。妓隨牽而倒，乃枯骸也。姜竟及禍焉。」

嘩，這簡直係時下恐怖片之橋段，好色酒客欲看妓女之手，並譏之「勿六指乎」，即係「乜你生有六隻手指嘅咩」的意思也。

這位酒客強牽她的手，剎時間該妓化爲枯骨，倒在地上，嚇到酒客們魂飛魄散，「嘩，救命呀！」

正式的「乜」字，據專家指出，係元朝時代自西域傳入，例如元曲及通俗文學有「乜斜」（同今之俗話「歪斜」同義），例如西夏語稱巫師爲「廝乜」。

《番禺縣續誌》有論「乜嘢」：「廣州語問何事曰乜野，問食何物曰食乜野。所謂乜野即米野也，米野者乜之切音……」

此「米野」，亦即係「咩嘢」，後來講得多，就成爲「乜嘢」了。

乜東東

香港話仍然有句「乜東東」。即是問人此事何物，甚麼東西。

如果說「乜嘢嚟㗎」，亦無不可，只係唔夠說「乜東東」來得生猛哩。

或問何解只有「乜東東」，爲何無「乜西西」、「乜南南」、「乜北北」等，此廣東俗話究竟有沒有來源？

一般人解釋，講呢句話可能係外江佬講「東西」嘅「東」字變出來，「乜東西」喺喺下就喺咗「乜東東」。此解釋雖略有邏輯，但未夠圓滿，我便在古書裏尋找……

嘿，找到了，「東東」係一隻怪獸呀，原名係寫作「㺄㺄」，見於《山海經・北山經》：「奉戎之山，無草木，多金玉。有獸焉，其狀如羊，一角一目，目在耳後，其名曰㺄㺄，其鳴自訓。」這「㺄」字，郭璞注曰：「音屋棟之棟。」

我的兩個推論：一、既然係怪獸，有生猛感覺；二、既然異相，羊唔似羊，獨角獸唔似獨角獸，大有此物何來之感。呢隻怪獸冇乜人識，故此凡冇乜人知之物，或者存疑之東西，要問人者，動輒就拉這個「㺄㺄」來講，「究竟乜東東呀？」

爲使此語更加生猛傳神，好多人鍾意咁講法：「乜東東，芫茜葱？」

香港俗語中，仍有很多不明來歷的「乜東東」詞語，將來有機會再與各位研究吧！

參考書目

楊爲珍、郭榮光	《紅樓夢辭典》	山東文藝出版社	1987 年
饒秉才	《廣州音字典》	廣東人民出版社	1983 年
湯草元、陶雄	《中國戲曲曲藝詞典》	上海辭書出版社	1981 年
饒秉才、歐陽覺亞	《廣州話方言詞典》	商務印書館	1981 年
胡祖德	《滬諺外編》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9 年
劉正琰	《漢語外來詞詞典》	上海辭書出版社	1985 年
仁赫	《俗語典故精選》	北京農村讀物出版社	1991 年
溫端正	《中國俗語大辭典》	上海辭書出版社	1989 年
吳開斌	《簡明香港方言詞典》	廣東花城出版社	1991 年
趙榮光	《現代粵語》	雲華語文學苑	1972 年
周振鶴、游汝杰	《方言與中國文化》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6 年
上海南滙縣文化所 上海民間文藝家協會	《哭喪歌》	上海文藝出版社	1988 年
丁世良、趙放	《中國地方志民俗資料滙編》	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	1991 年
中華民俗方言文獻	《方言等號》	文海出版	1985 年
舒蘭	《中國地方歌謠集成》	渤海堂文化公司	1989 年
武占坤、馬國凡	《諺語》	內蒙古人民出版社	1980 年
王樹山、尙恒元	《古今俗語集成》	山西人民出版社	1989 年
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	《中國民俗方言謠諺叢刊初編》	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	1989 年
王捷、徐建華	《中國俗語》	上海文藝出版社	1992 年
羅翽雲	《客方言》	台灣文藝出版社	1984 年
丁惟汾	《俚語證古》	齊魯書社	1983 年
羅肇錦	《講客話》	自立晚報社	1990 年
張洪年	《香港粵語語法的研究》	香港中文大學	1972 年
莊世光	《廣東話指南》	文史哲出版社	
李鑑堂	《俗語考原》	文海出版社	1937 年
馬學新、曹均偉	《上海文化源流辭典》	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1992 年

波多野太郎	《方志所錄方言滙編》	橫濱市立大學	昭和 47 年
陸澹安	《小說詞語滙釋》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 年
王利器	《金瓶梅詞典》	吉林文史出版社	1988 年
上海市紅樓夢學會 師範大學文學研究所	《金瓶梅覽賞辭典》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0 年
溫瑞政	《中國俗語大辭典》	上海辭書出版社	1989 年
吳漢癡	《切口大詞典》	上海東陸圖書公司	1924 年
曲彥斌	《江湖隱語行語的神秘世界》	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1 年
胡竹安	《水滸詞典》	漢語大詞典出版社	1989 年
張龍虎	《人稱稱謂詞滙釋》	廣東人民出版社	1988 年
孔仲南	《廣東俗語考》	南方扶輪社	1933 年
張孝忠、閻德年	《古今稱謂語詞典》	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	1988 年
劉廣和	《熟語淺說》	中國物資出版社	1989 年
尙英時	《俏皮話精選》	常春樹書坊	1980 年
富宗	《風趣俗語 6000 條》	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2 年
馬國凡、高歌樂	《歇後語》	內蒙古人民出版社	1979 年
譚永祥	《歇後語新編》	山東教育	1984 年
張平	《歇後語 8000 條》	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2 年
寧榘	《古今歇後語選釋》	湖北教育出版社	1982 年
施寶義、盧堯逸	《歇後語例釋》	商務印書館	1985 年
閔彥文	《歇後語大全》	甘肅人民出版社	1989 年
鄭世忠	《歇後語 2000 條》	中國城市出版社	1991 年
香港中文大學 中國文化研究所	《中國語文通訊》	吳多泰中國語文研究中心	1989 年
HERBERT A. GILES	《A GLOSSARY OF REFERENCE ON SUBJECTS CONNECTED WITH THE FAR EAST》	KELLY AND WALSH	1886 年
屈大均	《廣東新語》	中華書局	1974 年
李洞兄	《粵東筆記》	上海今文堂	1915 年
陳昌齊	《廣東通誌》	——	清道光2年

作者簡介

吳昊，影評人、編劇、電視監製、專欄作家、電台節目主持、舊文物收藏家、香港歷史民俗研究員、大學講師、傳媒顧問。

此人，研究香港社會史經年，出版「香港學」的書籍已有多本，《香港老花鏡》、《懷舊香港地》、《亂世童眞》、《風月塘西》、《香江風塵史》、《香港回望》、《回到舊香港》、《香港怪談》等。

「香港俗文化語言鮮有人研究。」吳昊說：「它一樣記錄於香港社會生活面貌。」

於是，吳昊妄自尊大，發放宣言，要把香港俗文化語言一網打盡，當然又要經年累月的搜集功夫，請大家可憐一下他，幫幫他吧！

香港話大系

《俗文化語言》

姊妹作

《次文化語言》

香　港　新　方　言　概　論

彭志銘著

已經出版・各大書局有售

次文化堂・現象文化

1.《移民心事》	作者：馬　遇	定價：$25
2.《醜陋的香港人》	作者：何　羚	定價：$35
3.《末代香港人》	作者：何　羚	定價：$38
4.《岑逸飛的文化探索》	作者：岑逸飛	定價：$42
5.《岑逸飛的男・女・性》	作者：岑逸飛	定價：$42
6.《史文鴻的大衆文化批判》	作者：史文鴻	定價：$45
7.《史文鴻的電影評論》	作者：史文鴻	定價：$45
8.《電視戰國時代》	作者：馬傑偉	定價：$45
9.《文雋的跨媒界接觸》	作者：文　雋	定價：$45
10.《次文化語言》	作者：彭志銘	定價：$70
11.《俗文化語言》（上、下册）	作者：吳　昊	每册定價：$60
12.《媒介縱橫》	作者：李少南	定價：$55
13.《史文鴻的社會文化批判》	作者：史文鴻	定價：$55
14.《媒介與文化》（增訂版）	作者：史文鴻	定價：$55
15.《放筆莊諧雅俗間》	作者：陳耀南	定價：$55
16.《色情現象・我看見色情看見我》	作者：周華山　趙文宗	定價：$55
17.《同志神學》	作者：周華山	定價：$60
18.《假如上帝是個女孩子》	作者：周華山	定價：$60

已經出版・各大書局有售

- 何謂「屎艇扒第一」？原來與香港掌故有關的！
- 「鹹蝦撐」和 PAN CAKE 有何相干呢？
- 點解有「豬頭丙」，而無「豬頭甲」或「豬頭乙」？
- 唔講唔知，「拉柴」原來是黑社會背語。
- 「拋生藕」和「放生電」有何關係？
- 「咯口水」相等於 TOUCH WOOD？
- 「開刀」一詞，並非在醫院施手術，而是在妓寨……
- 「烏龍」的「龍」，不是指龍，而係指狗？
- 「矇查查」點解會叫做 MCC 呢？

4 892160 000039

次文化
現象文化
時代見証

962・7420・05・22B
SCB 165 $60
Printed in Hong Kong